國聞周報

第十三卷　第三十四期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蔣委員長與馮玉祥氏在廬山時出遊情形。

匡廬盛會↓

右起邵元沖，張默君，蔣作賓，李烈鈞，太虛法師，居正，夏斗寅。



↓新任駐瑞典挪威公使王景岐(×)出國。



↓七科學團體在平開聯合年會。



↓右起任鴻雋，李書田，梅貽琦，蔣夢麟。

↓日大使川越(×)抵津與歡迎者攝於機場。



西班牙內戰



↑上圖為西政府軍與叛黨最近在杜里多砲戰情形，結果叛黨敗退，政府經此役後，地位獲得鞏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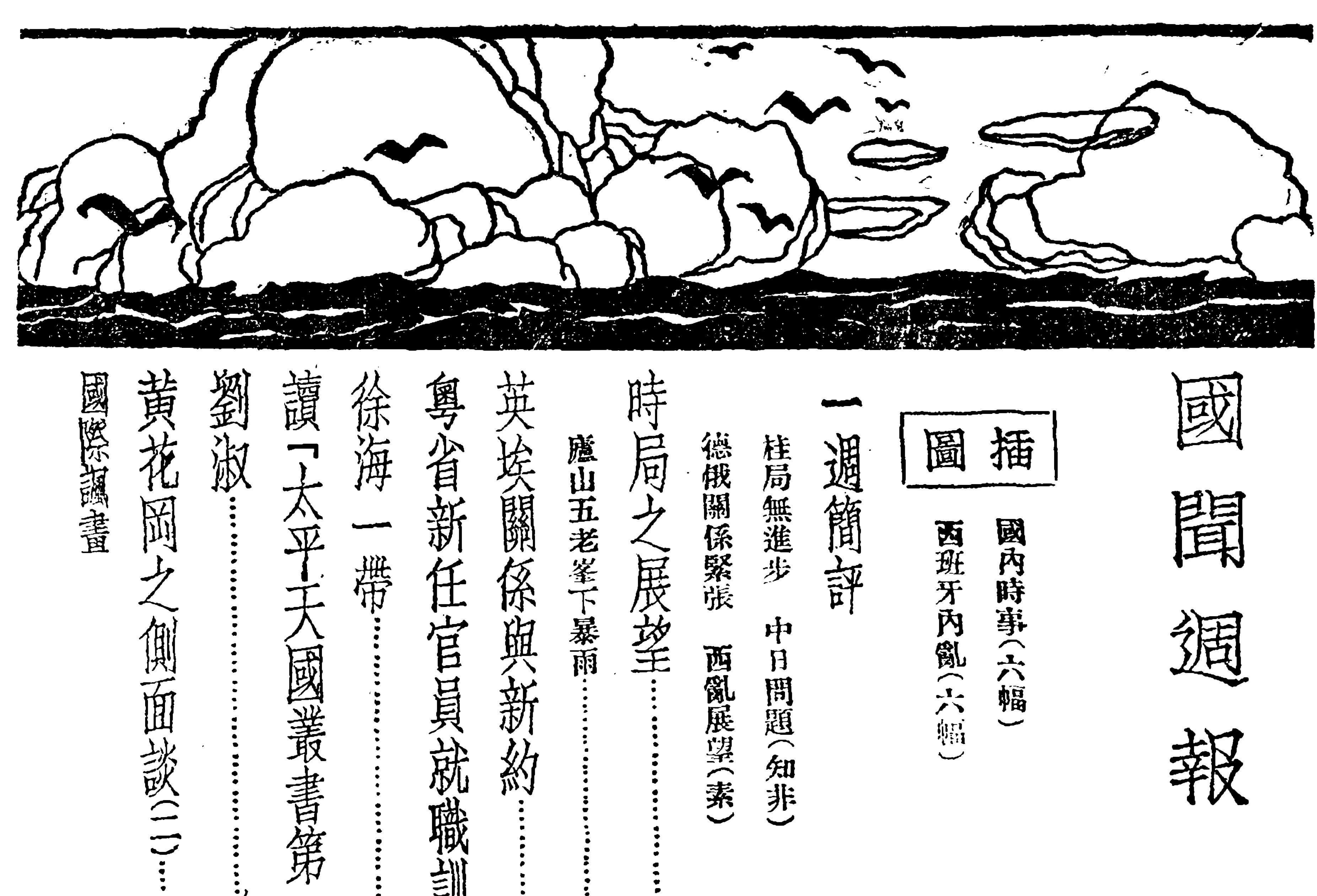
→內戰剛發生時，馬德里叛黨在市上以死馬為障蔽，與政府軍巷戰，叛黨不支而退。

攻占拉蒙塔那營房之一瞥。

←巴希隆那政府軍在旅館前監視被繳械之叛黨。

↑巴希隆那之共產黨青年與叛軍巷戰情形。

↓西京組織之討逆婦女義勇軍。在此次西亂中，婦女參加作戰，較男子尤為勇悍云。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四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外論介紹

論評選輯

文藝



桂局無進步

本星期的桂局，又混沌過去。

綜合敘述，大概是這樣：廣西內部，異常緊張，雖否認組織政府，但高唱對日抗戰及鋤除內奸。白崇禧積極作軍事上的指揮，有分三路侵粵的形勢。就南寧每日的宣傳品看來，是不像可與中央妥協的。蔡廷楷的入桂，十九路軍的再興，給形勢上更增加了緊張。至中央方面，對桂已提過兩次條件，大概對李宗仁留桂，已可以承認。最近命中央軍向後移撤，又發表取消陳銘樞李濟深的通緝令。劉爲章最後帶着蔣先生對李白條件的答覆回桂去了，還不知結果怎樣？

中央防範異動的軍力，甚爲雄厚，不過最近的形勢，仍是力求和平解決，避免用兵。除非桂軍出犯，應該是打不起來的。中央所以極力愼重的理由，甚易明瞭。國家環境惡劣，前途莫測，當然不願發生內亂。所可危者，李白等已有一定的冒險計畫，那麼相持日久，恐最後仍不免演成抗命的內戰。現在判斷，因的成分較多。

中日問題

中日問題，此時在重要的歧路上了。

北方形勢目前最可危的，是綏遠。這幾天，問題沒有，但已形成了隨時可以惡化的形勢。察北僞蒙軍，正積極整頓，得到軍械等的補充，近來逐漸西移。就形勢判斷除非中日外交眞正好轉，恐不久定有大舉擾綏之事發生。

日使川越氏到平津後，日方文武要員開了幾天會議，聽說關東軍的意見，依然十分强硬。雖然川越氏依然提倡經濟外交，但要使日本軍界一致同情對中國用和平合理的政策，這不是幾句話所可做到的。

還有可慮的是突發的事件。本星期二，成都發生兩日僑被暴徒殺害之事。四川民間，近來反對成都設領的空氣甚烈，日方本已向外交部提出交涉，現在又發生此案，這些本是中日重要懸案以外的事情，但有時也很可以變更外交上的形勢。（知非）

德俄關係緊張

本週的歐局，形勢忽呈緊張，除西亂外，德俄關係又發生了新的變化。上週蘇俄政府宣佈，將人民入伍年齡，自二十一歲減至十九歲，結果使陸軍員額，增加了一倍，本週德

國即繼起將兵役年限，自一年延長至兩年，以示不甘退讓。下月國社黨開會時，德方將用「與共產黨奮鬥」做他們的主要口號。又日前匈牙利攝政霍才訪問希忒拉，據稱其任務之一，即爲討論共產主義的危險。在另一方面，蘇俄最近又發生驚人的黨獄，牽涉到德國秘密偵探，蘇當局對反革命派，已處以槍決，而將牽涉德方的問題，則置諸不問。觀上述的消息，使我們感覺到現前危機的重大。第一，德俄兩國是世界的強大國家，他們代表兩種互相衝突的主義，兩國一旦開釁，勢必引起世界的大戰。其二，蘇俄在歐洲外，同時也是一個遠東的國家，蘇俄在西方作戰，必將影響到遠東的和平，這是與中國具有切膚的影響的，蘇俄在遠東作戰，無論勝敗，其結果對於中國，均屬不利。

再進一步研究，德俄兩國現在果否有作戰的決心？大家全知道，蘇聯的政策一向是側重防守的，她對東西兩方，態度不二，所以除非被侵外，她是不願意起釁的。看她對於黨獄的處置，就可証明她的態度。其次據蘇俄可靠的消息，她在歐西方面的國防，尚未完備，所以預料她更無甘爲戎首之意。從德國一方面觀察，自德奧協定成立後，德國在國際的勢力，雖有增進，但一旦戰事發生，英義的協助，俱是很難依恃的。重要資源與食糧的供給，亦成問題，德當局鑒於此等情勢，恐亦不至貿然的干冒不韙。因此我們對德俄公開的衝突，以爲時期尚未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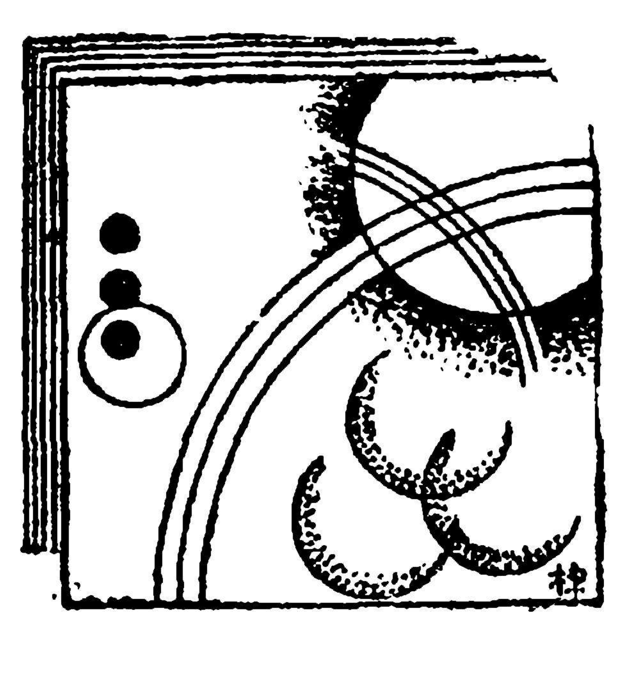
那末，德國反俄運動的忽趨熾烈，目的究竟何在？推論她的用意，大概不外下列：第一，最近英蘇關係頗呈接近，德國高唱反共，當可博得一部分英國人士的同情，藉此可收離間英蘇親交的效果，至少的限度，她希望英國對於德俄衝突時，能持中立態度。第二，藉防俄的名目，更進行大規模的擴軍。第三，用作對內宣傳的資料。根據上述的理由，我們認這個世界的嚴重問題，尚未達到最嚴重的階段。

西亂展望

西亂延長，現已達五星期，政府軍雖在竭力支持，但形勢顯然不利。

在國際方面，禁運軍火一舉，頗有進展。英國首先自動禁運，爲他國倡導，德政府繼起踵行。義大利對於法國的建議，亦已正式接受。觀察此舉的效用，與其謂爲足以止遏內亂，毋寧謂爲對於預防國際的糾紛，有較大的貢獻。

關於戰事的結果，預料倘使右黨得勝，獨裁恐將不免。倘令現政府勝利，則人民陣線內部的團結，恐亦將發生問題。總之西亂的展望，是悲觀得很。(素)



時局之展望

鑄成

在廣東問題解決以後，全國普遍地發生一種欣慰和自尊的心理，大家覺得我們的國家究竟現代化了，雖然依舊荊棘滿途，而我們的民族意識加强；從此努力，必能走上一條復興的出路。最近，因爲廣西問題的遷延不决，大家的心理上，也許又起了新的動搖。至少會覺得過去的判斷，不免太樂觀的。我也是過去對時局最抱樂觀的一個，但最近我依舊並不悲觀。據我的觀察，桂局前途，無論能否避免戰事，其必能以最少之犧牲於最短期內解决，是可以斷言的。進一步講，桂局解决以後，除非當局甘於自暴自棄，不知振作；否則國內决不易再起內亂，而必將漸入於一個大一統的局面。我這種看法，自信並不是武斷。一個國家，民族，走到存亡歧途危急的關頭，那時候，顯然祇有二條路可走：一條是認爲統治者絕對失去担當這莊嚴責任的力量和可能，便自然會暴發一種流血，革命，很迅速的推翻了現政府，重新樹起復興的旗幟。一條是用忍耐和寬恕的態度，以全力督責擁護統治者，向自强不息的路上邁進。前一條路太紓緩，而且有時外患逼迫得過分嚴重，使你不再有這個餘裕；必然的祇能致你走上第二條路。於是一切的不滿，一切的恩怨，都會減消；一切個人的享受，自由，祇要和國家利益有衝突時，都甘於犧牲；大家從先天的血液裏，發生出埋頭苦幹奮發自强的精神，政府用一分的努力，便會得着二倍或二倍以上的擁護。即使有些過失，國人也便很寬恕放過去了。這樣，國家便很自然地走上眞眞統一的路，形成自强初步的基礎。這個公式，在舊的說法，便是「一亂以後，必有一治。」在新的說

法，便是：「國家遇着外患嚴重的時候，自然形成堅強的民族意識。」

這幾年，我們的國家也顯然爲着上述的種種原因，而向第二條路上邁進。完整，統一，是我們最低限度的期望；凡是和這個期望相反的，必遭毀滅。正如一個龐大的石柱，從高山上向下滾動，任何阻力，定被摧毀。幾年來，閩變的平定，川湘黔等省的整理，以至赤匪的逐漸消滅，都是這個原因；而這次廣東問題得以迅速解決，更是有力的明証。我們本着這一點自信，對於桂局的解決，實在沒有可以悲觀的理由。

（一）

我常常感慨在這二十五年中，有兩個很好的機會，可以統一自强的，但是多輕輕的失去了。第一個機會是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繼中山先生任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那時在三百年外族統治和數十年列强割宰以後，民氣蓬勃，全國奮發；加以北洋兵力，壓倒一切。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未成，袁之勢力，已儘足支配全國。果能及時自新，有所表白，國家必能早早步入正軌。可惜竟帝制自爲，自掘墳墓，其影響所及，乃使全國產生無量數袁世凱型的軍閥，引起了十幾年爭權奪利的內戰，國力消損，奄奄一息，乃有十五年來國民革命之發動。第二個機會是國民革命軍克復平津，國內復趨統一，東北易幟，全國氣象一新；適當五三慘案以後，全國民衆沒有一個不引領盼望國家從此努力自强。西山祭靈之一幕，悲壯熱烈，有聲有色。蔣馮閻李祭告中山先生之文，尤懇切動人。「今總理不旣不可復作，而全國同胞，困窮凋敝之餘，又何堪再受劇烈之犧牲，是惟闡明主義，戮力自强。」「今不獨國家財政，不勝巨額軍費之負担；人民膏血，亦不能再應無量之供給。幸北伐完成，久困之民，渴望天日。値玆更始之際，合國防計劃及兵工政策，爲整個之計議；以裁兵促全國庶政入正軌，此實千載一時之良機。」可惜墨漬未乾，而編遣之暗潮已起；因政分會之存廢，引起桂系之反叛；復因山東之接收，而有二集團之異動；接着便是宋石事件，唐張等之先後發動，擴大會議，中原大戰，非常會議，不斷的一幕接一幕表演着；結果對內養成共黨勢力之滋蔓勃發，對外造成對俄戰事之失敗，伏九一八禍亂之根。不僅這個「千

載一時之良機」，輕輕失去，因此引動外侮之來，且如排山倒海。至今半壁江山，幾盡易色。撫今追昔，可為一慟。

現在經過幾年的「安內攘外」，國內的阻力，已逐漸消除；尤其可珍貴的，全國上下，已形成了一個團結不可分的偉大力量；中央幾年來在建設上的努力，和在國事上應付的苦心，已深深地引起國人一致的同情，擁護。從頭算起，這時可以說是第三次統一自強的好機會。嚴格講來，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機會，因為環境已不容我們再猶豫，嘗試了。

這次蔣先生於北伐十年後，重回革命策源地之廣東；追懷十年來在內憂外患夾攻中苦鬥的經過，必將廢然而歎，瞿然而興，時乎不再，短促的人生，漫漫的長夜，茫茫的前途，國運如此，有多少偉大的工作，期待着努力領導去做。目前可以放開的事，自然應該珍惜精力。最近以來，對於桂事的一再遷就，始終以和平處理，未始不是發動於這種情緒。我們更希望李白諸先生，應赶快澈悟，何必為一時的憤激，而做這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笨事。廣西幾年來困苦建設的精神國人決不會輕易遺忘；廉潔自持之操守，也早已得國人的同情；報國之道不一，何必斤斤目前的得失。記得李先生曾對人講過：「我們不知道造過多少寡婦孤兒，這些失敗的教訓，實在是應得的果報。」希望李白兩位，不要忘了這句名言。那末，現在恰恰正是一個懺悔和反省的好機會呢。

（二）

關於今後全國政治的如何改進，已成為最近知識界討論的中心，國內有名的許多雜誌報章上，都連篇累牘的記載着許多名論，而且裏面還夾着許多論戰：聯邦制和中央集權制。獨裁政治和民主政治。此外更有現在中央政治機構是否急應改造？憲政應否急宜開始等等。這無疑的足以証明國人對於國事的熱望。我所懷疑的，就是這些「補方」，對於久病初愈羸弱不堪的病人，是否確有神效？能否避免因此而引起的「虛邪之症」。我覺得在這時候，與其服「十全大補」「乾坤再造」一類峻補的藥，還不如先吃點稀的粥湯，或雞汁牛乳之類，使元氣恢復了，再加根本的調理，恐怕還比較有益些。我們不要忘了過去的教訓；二十五年來，許多政論家，沒有一天不為着總統制，內閣制，聯邦自治，黨治，憲政，省長制，委員制等等聚訟盈庭，結果始終沒有摸着實際政治

的邊緣。祇讓野心的政客，竊取了這些名詞，去做合縱連衡的勾當，以陞官發財，因緣利祿。最好我們還是就目前的環境，能力，想出幾個切實易行的問題來，讓當局好好的去做。我覺得這幾年政治的有些進步，還全發始於二十一年剿匪總部成立，以至改組爲委員長行營這幾年間的努力。而這些努力，表面上看來，全是一鱗一爪的；如行政專員制之創設，縣府組織之單一化。保甲清鄉之推行，農村合作事業之試辦，縣黨部組織之縮小，禁烟單行法規之頒布，特種教育師資之培養，省政費之獨立與縮減，以及省府實行合署辦公，匪區公路之修築等等，多行之有效，因地方政治的進步，推動及中央政治。蔣先生就任行政院長後的一切設施，無寧說還是承繼着行營所做的一切工作，加以擴大齊一；使之範圍更廣，效率更大。在這大一統局面甫將造成的時候，希望大家能提出「庶政一新」的口號（這名詞的含義，當然和「友邦」的原意完全不同）多想出幾項具體的辦法來，督促當局好好的去做，下面便是我個人所想到的幾件事：

一，地方行政改進之單一化　行政專員制之推行，是近年庶政的一大進步。使省縣間之關係格外密切，使中央與地方間多一重聯繫。省政府合署辦公制，也能補助委員制之弊害，縣府組織之改善，尤足提高低級官吏之行政效率。不過過去因爲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甚至因人制宜，致各省推行之程度多有不齊，利害因此亦互異。兩次各省廳長專員會議的召集，所改進的仍多未能澈底，希望今後能由中央定出一普遍有效的辦法，使各省一律實行。附帶的如保安隊制度的如何改進，而能使民衆得悍衛之實益，減少經費之負担等等，都是民衆急盼中央能早日改進的問題。

（二）注意邊區政治　我國現行省區的劃分，多犬牙交錯，而失其自然，且以區域過大，省政推行，每感困難。尤其是兩省或三省交界的地方，多爲政令所不及。如川鄂湘邊區之施鶴一帶，湘川黔邊區的鳳凰一帶，豫皖邊境的立煌一帶，向爲「三不管」之區域，或爲小軍人所割據，或爲匪類所聚居。前幾年共黨便利用這些區域，嘯聚騷擾。近來雖設了許多邊區剿匪總司令總指揮，但效力祇限於防匪。關於教育以及一切庶政，多未能推行，應該在這些地方設置一職位更大，權力更高於行政專員的官吏，使其能放手做事。

（三）建設之合理化　中國急需要建設，同時建設的經費

又很少，因此對於建設計劃，不能不更周密，建設的費用，更不能稍有浪費。過去如公路鐵道，修築之孟晉，最爲人所稱道，但究不免因環境之困難，緩急輕重之間，少所斟酌；今後全國統一，應進一步定一嚴密之計劃，使重要幹線，能尅期完成。再如水利一項，近年修堤建閘，十分努力，成效亦日著。惟人事之支配，仍多未能完善，同一黃河，各省修築堤防之成績，顯有高下，中央機關與地方負責者之間，也未能指臂相連；最近有恢復河督之議，還未見實行。長江修堤工程之進行，亦多因人事關係，未能盡如人意；如今年湖北修築遙堤，因爲經委會和省政府間的意見未能完全一致，徵工困難，修築衍期，致耗費百十萬，而效力毫無；兩次潰決以後，竟不能繼續施工。這種不經濟的辦法，多是因工程上，人事上，計劃未能合理。今後能對於水利行政上，務令統一化；技術設計上，務求能專門化。庶幾國家化一個錢，人民確能得一個錢的實利。此外爲疏浚河道，修築堤閘，更應竭力使之普遍。

（四）禁烟應更澈底　在以前「寓禁於征」的時候，「禁烟」其實就是「賣烟」。因此鴉片烟成了「禁烟藥膏」。禁烟局成了「公賣所」。自從二年禁毒四年禁烟的計劃頒佈後，禁政才算走上了軌道。不過我們總覺得方法還太紓緩，何況奉行的人，還有不少藉此敲吸民衆的。這次蔣委員長在廣東演講，聲明政府決不想藉禁烟以增加稅收。這可見當局已確具決心。最好在此與民更始的時候，政府更能進一步爲澈底的查禁。如川陝黔滇等省，至少應即令停種，全國烟民除年老多病者外，不必分期，應即迫令戒除。即如江浙兩省，本來鴉片蔓延情形差不多。浙江定爲絕對禁烟區，數年以來，烟民幾已絕跡，而江蘇則分期領照。於是烟民仍充斥各縣。我想政府祇要有決心，禁絕可不成問題。如因禁烟而稅收低少，省庫國庫困難，儘不妨在這四年內，另想抵補的辦法；人民也一定甘願接受的。

（三）

此外如因兩廣統一，國防，設備，更應爲嚴密之佈置，

以樹現代國家立國於國際間最低限度之基礎。肅清貪汚，以立廉潔政治之始基。努力於國民經濟之建設，以培養民力，都應急切着手。而尤要者，莫過於青年問題之解决。老實說，這幾年國民黨黨員雖多，嚴格講來，却始終沒有抓住青年，政府這幾年一切設施，許多老年中年人都有了同情，而始終未得到青年的諒解。這關係，不能盡卸責於思想過激份子的煽動，也不能說完全因爲青年生活上找不着出路。至少環境上有使多數純潔的青年不能同情的地方。高壓的辦法，只能應急，而不能認爲是常軌。心理上有了苦悶，雖用盡方法致他們抱着書本努力，收效仍是很微。一個政府如與青年完全隔離了，這正像一個沒有基礎的房子，遲早不會穩固。希望當局乘機反省，一變從來的辦法，應以誠懇坦白的態度，隨時勸導，隨時解釋，使青年確切明瞭國家前途之危險，政府處境之困難，而獲取其同情與諒解。這實在是目前一個最切要的工作。

盧山五老峯下暴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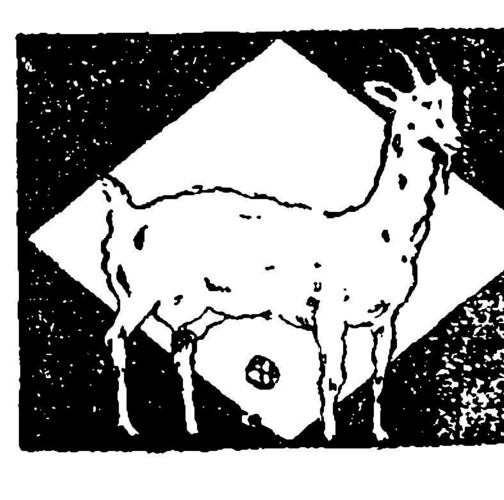
李振之

芙蓉削出兩邊栽。探手雲霄石扇開。一夜怒雷搜萬壑。蛟龍驚走不歸來。

× × × × ×

盧山海會寺

萬松如海一庵藏。綠影時搖翡翠光。天女生公都不見。滿山蘭氣爲誰香。



英埃關係與新約

章丹[illegible]

二百年來世界歷史有一個極主要的推動力，就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從法國大革命起，以迄最近的義亞戰爭，其間所有的一切國際關係的演變，大都可以用民族主義去解釋他。民族主義最初雖萌芽于歐洲，現在却已經蔓延于全世界；尤其是歐戰以來，在近東各弱小民族間發榮滋長得格外迅速，所得到的收穫也特別豐富。土耳其的解放運動，阿拉伯民族的統一運動，埃及和伊拉克的獨立運動，猶太人的復國運動，有的已完全成功，有的也正和最後的勝利一天接近一天。最近英埃談判，完滿結束；埃及代表團已于八月十七日離國赴英，最短期內，即將在倫敦正式簽訂新約。兩國間數十年來的糾紛，固然得到了一個美滿的歸宿，而埃及人民完全自主的渴望，實現也就在目前。這不單是埃及一國的光榮，也足為弱小民族抬頭吐氣。我們把埃及奮鬥的歷史和英埃訂約談判的經過，來做一個總檢討，應該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一）英埃關係回溯

埃及本來是世界最老的文明古國，可是她的命運却是最不幸的。自從在西曆紀元前六世紀時被波斯國王坎裴西（Cambyses）征服後，埃及差不多很少有獨立自主的時候。繼波斯之後，希臘人・羅馬人・阿剌伯人都曾先後做埃及的主人翁。直到一五一七年，又被鄂托曼土耳其人所征服。土耳其在埃及的宗主權，直維持到十九世紀西歐勢力侵入近東為止。

西歐列強勢力之侵入埃及，法國比英國更早。當法國大革命時，拿破崙于一七九七年率師遠征埃及，短時內幾將埃及全部征服。當時拿破崙的用意，一面固欲藉此立功海外，以增進他在國內的地位；一面並且想以埃及為根據地，東進征服印度，以消滅英國的勢力，因為當時英國正是拿破崙最大的敵人。後來拿破崙為英海軍所敗，他的企圖終成泡影。可是此後法國在軍事上雖不能制服埃及，而埃及的外債却大半借自法國。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法人李賽浦（de Lesseps）就乘機投資開鑿蘇彝士運河，這項偉大的工程，竟于一八六九年告成。可是到了一八七三年左右，埃及政府因為財政困難，羅掘俱空，只好把所有的蘇彝士運河股票出售。這樣，英國就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插足機會了。原來當時法國適當普法戰爭失敗之後，無力向海外發展；而英國方面，適逢首相狄斯列里（Benjamin Disraeli）在任（一八七四——一八八〇），抱有向外發展的雄心，就在一八七五年以三百六十八萬鎊的鉅款，把埃及政府保有的十七萬六千六百零二股運河股票買到手，從此以後，英國不但在和印度及遠東交通安全上得一保障就在埃及的勢力，也足以和法國分庭抗禮了。

到了一八八二年，埃及人民因為英法兩國干涉埃及財政問題，發生大規模排外運動；英法會同派遣海軍赴埃及示威。可是法國方面，因為國內輿論反對，臨時把海軍撤回。這一年七月，英海軍開始單獨行動，短期間

內就把埃及全部征服。從此以後，埃及在名義上雖然還是土耳其的屬地，但是她的命運却完全操在英國人手裏，一切行政大權，統由英國顧問操縱。

同時在埃及南部的蘇丹 (Sudan) 地方，也發生以回教領袖摩哈默德阿默德 (Mohammed Ahmed) 為主腦的獨立運動，不但拒絕白人勢力的侵入，而且進一步要求脫離埃及傀儡政府的統治。英國人為保持埃及尼羅河水源的安全和完成縱貫非洲大鐵道之計劃起見，立即自告奮勇，出兵為埃及政府平定亂事，結果直到一八九八年才把蘇丹完全征服。于是英國人以此居功，堅持應和埃及共同享有對蘇丹的主權，實際上英軍久駐不退，蘇丹的政權，竟致全部落入英國之手。

可是英國的野心却還不曾滿足，到了世界大戰發生後，英國乘列強自顧不暇的良機，竟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正式宣布以埃及為保護國。法，俄，比利時，塞爾維亞，希臘，葡萄牙等國，為聯歡英人起見，也竟不顧正義，對英國併埃先後加以承認。英國的假面具是卸下去了，而埃及民族可歌可泣的大規模反英運動也從此開始了。在巴黎和會，在埃及國內，皆曾發生種種強硬的行動，要求埃及的完全自主獨立，而以柴魯爾為中心的國民黨 (Wafd) 反英運動尤為激烈。他們曾經鼓動起全境大怠工，並且破壞各地的交通。後來英國人也覺悟到長此以往，對于英國也無利可圖，因此改變方針，化剛為柔，採取一種羈縻政策，而在一九二二年恢復埃及的獨立。

英國真的就願把埃及完全放棄嗎？誠如一九二一年時，英國駐埃及總督阿倫俾爵士 (Lord Allenby) 所說：『埃及地處不列顛帝國及其東方屬地之交通要隘，蘇彝士運河之安全，埃及之禍福繫之。埃及地位之安全，帝國屬地之交通繫之。故埃及之得避免其他列強勢力之控制，實對於印度，澳洲，紐西蘭及英國其他殖民地與保護國，有重大關係；以其影響三萬五千萬英屬人民之福利與安全故也。』何況埃及因為尼羅河水源豐富，素有世界穀倉之稱，而近年來植棉事業日益發達，尤為英國棉織業之所資。所以英國政府雖然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表宣言，取消埃及保護國的名義，而承認其為獨立國；可是同時却又聲明英國在埃，保留下列各項權利：

(甲)不列顛政府須永久享有特殊之地位，埃及外交部並應與不列顛駐埃大使維持最密切關係。

(乙)埃及政府非得英國大使之同意，不得與他國訂立任何條約；關於外交上之一切關係，不列顛政府得協助之。

(丙)不列顛得負責保護埃及外僑之合法權利。

(丁)不列顛得扶助埃及之國防計劃，又為鞏固埃及之邊防及保護不列顛帝國之交通計，不列顛軍隊得自由通過埃及，並得自由駐防埃及境內。

(戊)埃及政府非得英國之同意，不得聘任外人為軍官或其他官吏，不得訂借外債或增減稅收。

(己)蘇丹現狀不得更動，埃及對于蘇丹政府亦應繼續為軍事上或財政上之援助。

(二)兩國糾紛之癥結

埃及名義上是獨立了，然而這種獨立是假的。戰後受過『民族自決』思潮洗禮的埃及人，他們已經找到所應該走的光明的大路，不再為奸詐的小恩小惠所動搖，他們不再受英國人的欺騙了。因此英埃糾紛，有增無減；而糾紛的癥結所在，就是上述英國承認埃及獨立時的保留條件。

這幾項保留條件中，英國干涉埃及外交的一點，是顯然的，無待多說。還有三個問題，是埃及人感覺到切膚之痛的，就是：(一)英國在埃及

自由駐軍問題（二）英僑在埃享有『特殊權益』問題和(三)蘇丹問題。

在埃及的英國駐軍，經常總在一萬二千人左右，據一九三四年的調査，計有騎兵三團，砲兵六隊，工兵二連，步兵六大隊，交通兵和醫兵一混合大隊。埃及又是英國的『中東路空軍司令部』（Headquarters of the Middle East Air Command）所在地，平時英國在埃駐有空軍四隊，並設有空軍兵工廠一所。英國的地中海艦隊，也常在埃及的亞力山大里亞等軍港自由進出或停泊。遇有事變，如義亞戰爭發生時，則英國在埃駐軍，臨時可以無限制增加。此外埃及本國的軍隊中，也聘有英國教官多人，一切皆受其操縱。而且埃及的警察也完全受英人控制。對于英國軍隊，總覺得如芒在背，他們以爲一國軍隊如得通過或駐防他國境內，即不啻在事實上佔領該國，而該被佔領者自亦喪失其獨立資格。何況英國教官的加入埃及本國軍隊，則一切國防大計，都被英人洞悉，于國家根本生存上發生問題。因此自不能不激烈反對。

其次，英僑在埃所享的『特殊權益』問題，牽涉的範圍更廣，其中大多是由土耳其帝國承襲下來的。原來在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間，埃及本是土耳其領土的一部分。最初土耳其因爲信奉回教的關係，在法律上採用屬人主義，對於不信回教的外國人，不許受當地法律之保護，即亦不受其管轄，因此准許入境的西方耶教國人民享有領事裁判權。後來土耳其國勢凌夷，歐洲列强乘隙侵略，和土耳其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不但將領判權明文規定，而且更擴大其範圍，變成一種外僑片面享受的『特殊權益』(Capitulation)——自然，這一切也適用到埃及。

英國僑民在埃及的『特殊權益』，範圍是很廣泛的，簡單的說起來，計有：（一）入境與居住之絕對自由，試想，埃及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工商遲滯，無力競爭，而英國人只要得一護照，即可入境居住，憑一證書，即可通行內地，他的意義，自然是很深長的。（二）住宅不可侵犯，倘當地官憲必須入英僑住宅搜査時，應預先通知英國外交代表。因此政府職權，橫受干涉，而外僑亦可利用此項規定，爲所欲爲。（三）財政特權，埃及政府對英國僑民不得自由徵稅，而且根據一九二二年英政府承認埃及獨立時的保留條件，埃及政府非得英國同意，不得訂借外債或增減稅收。（四）就是領事裁判權，在埃英僑，可以不遵地方法律，不受當地法庭管轄，而歸其本國領事節制。當一八七五年時，埃及即有會審公廨之組織，處理外僑與外僑間及外僑與當地人民間的民刑訟案。這種畸形的組織，一直保留到現在。現時埃及境內，計有此項初級會審公廨三所及上訴法庭一所。

復次，關于蘇丹問題，也是英埃關係不易調整的一個大原因。蘇丹在埃及南部，本來是埃及的領土。無論就民族，歷史，宗教，風俗和法理上說，都不能和埃及分離。况且埃及是一個農業國家，全靠尼羅河的灌溉之利；而且尼羅河的上流，在蘇丹境內，蘇丹地方的得失，和埃及的經濟生命有死活關係。自從一八九八年以來，蘇丹名義上雖說由英埃共管，實則全由英國統治。埃及人自然感到一種危懼和憤恨。

如上所述，埃及名義上雖然是獨立了，而實際上則桎梏重重，無論在外交，軍事，法權，財政，經濟，或者土地完整方面，都受到英國人的束縛和干涉。而這一切束縛和干涉的根據，就在英國承認埃及獨立時的保留條件中。英埃關係未能調整之癥結，即在於此，而埃及國民黨領導下的民族運動，也就以廢除此項保留條件爲其目標。

(三)英埃談判經過

在帝國主義國家壓迫下的弱小民族，要想抬起頭來，解除一切桎梏，她所能採取的只有兩條路：一是運用武力，一是運用外交手腕。戰後土耳其的復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土耳其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一面聯

結蘇聯和英國以自重，一面以武力制服希臘；同時又利用國際形勢的演變，在洛桑和蒙德婁兩次會議中，幾乎把一切國家的恥辱全部洗清了。可是埃及是一個經濟和武力皆比較落後的國家，而對手方又是老牌帝國的不列顛，要達到完全恢復國家主權的目的，埃及所採取的自然只有第二條，就是運用外交手腕的道路。在英國政府方面，比較也還算開明，能順應潮流，不致十分逆水行舟。英埃新約談判的重開，就基於此。

自從一九二二年以來，英埃談判的進行，已歷多此。因爲雙方意見懸殊，一面索價太高，一面還價太低，結果屢次宣告決裂。具體說起來，埃及方面所要求的，可以歸納爲下列四點：

(甲)埃及政府政權尤其是外交權之完全獨立，並要求入國際聯盟。

(乙)英國撤退駐埃及軍隊，並取消在埃及自由駐兵及利用埃及土地爲軍事根據地之權利。英國亦不得强迫干與埃及國防及公安事宜。

(丙)取消英僑在埃所享『特殊權益』，此後應在司法上與埃及人民同受埃及法律之拘束及埃及法院之管轄；在財政上亦應絕對遵照埃及政府所規定的章程納稅。

(丁)蘇丹應歸還埃及。

英國方面對此，自然不能全部接受，一九二四和一九二七年的兩次談判，都因此而擱淺了。

到了一九二九年，英國工黨內閣第二次出現，總理麥克唐納和外長韓德森標榜和平外交之名，願對埃及有所讓步。次年三月杪，埃及總理即國民黨領袖那哈斯親赴倫敦，進行談判。韓德森當表示英政府願放棄埃及外僑保護權，但要求與埃及訂立二十五年同盟條約，並允介紹埃及加入國際聯盟；英國又允撤退埃及其餘部分駐軍，而集中于蘇彝士運河一區，以維護英本國和東方屬地交通之安全。但對于蘇丹問題，則英方是堅持須維持現狀，即名義上仍算英埃共管，而事實上由英方獨攬大權。結果因爲埃及代表態度强硬，議會方面也反對此項條件；不久埃及內閣改組，那哈斯下野，于是在僵化中的英埃談判也完全停頓了。

直到去年義亞戰爭爆發後，英義兩國在地中海上的衝突一天激烈一天。義國不惜以金錢和宣傳的力量，來鼓動地中海東部，尤其是巴勒斯丁和埃及兩地反英風潮。去年十一月九日英國外長賀爾在倫敦市政廳年會席上發表的一篇演說，竟變成埃及民族運動的導火線。從十一月十三日起，埃京開羅，開始發生騷動，全體大學生亦一致罷課，示威遊行，一面對英國表示抗議，一面要求軟弱的尼辛(Nessim)內閣辭職，並要求恢復一九二三年比較開明的民治憲法。同時埃及國民黨當局也極表憤激，決議不與英人合作，並要求組織新閣；應付非常時局。當時埃及政府應付失當，命令警察開鎗彈壓羣衆運動，釀成流血慘劇；尼辛內閣又于十一月十五日下令限制出版自由，益引起人民反感。十一月下旬，學生運動，由開羅蔓延全國，罷課暴動繼續不已。埃及各報亦實行停刊，商店罷市，工人罷工，緊張情況，臻于極度。埃及國王知民意難違，乃于十二月十二日允總理尼辛之請，下諭宣布恢復一九二三年憲法。埃及國務會議又在十七日通過新選舉法，確定直接普選制度；一面埃及各政黨也感覺到英埃關係，常此僵持，有害無益，決議願接受一九三〇年英方所提意見作基礎，復活談判，進行締結新約，調整兩國關係。

至于英國方面的態度，最初比較强硬。英駐埃高級委員藍溥生(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曾要求埃及政府制止反英示威運動；復于本年一月間先後增調軍隊赴埃。但是後來英方態度却漸漸軟化了。對于埃及政府恢復一九二三年憲法，既表示無異議于先；而于埃及各政黨所組「國民陣線」希望復活英埃談判一層，也表示同意。英政府態度之所以變更，其理由不外兩端，一則鑒于埃及民氣蓬勃，不可再侮，與其各趨極端，釀成事變，兩敗俱傷，倒不如略作讓步，以免決裂。二則當時地中海上

英義兩國唇鬥甚烈，義國竭力煽動埃及和巴勒斯丁等地人民起作反英運動，埃及人也未始無意利用外力，以作解除英方桎梏的工具。對于這一點英國人是非常感到可慮的，既然埃方有意再作和平談判，因此也就順水推舟地答應下來了。

英埃兩方意見既漸接近，英國駐埃高級委員藍溥生即于一月二十一日正式向埃及國民黨領袖那哈斯表示願與埃及各政黨所共同組織成之舉國一致的政府簽訂條約，但不欲與國民黨單獨為之。埃及「國民陣線」所屬各政黨代表集議的結果，決定依照英政府所表示的願望，先行組織混合內閣。總理尼辛因即提出辭呈，而由埃王御前大臣瑪赫爾（Ali Pasha Maher）與參加「國民陣線」的各政黨商獲妥洽，于一月三十一日組成絕對中立之超然內閣。新閣組成後，一面準備于五月初旬改選國會，一面即頒佈新法令，規定組織特別委員會，授以與英政府代表進行締結新約談判的全權。這委員會由埃及國民黨總理那哈斯任主席委員，另任該黨黨員六人及其他政黨代表六人為委員，于二月十五日成立。英國政府方面的代表團，則由藍溥生任主席。此項談判，自本年三月二日起在埃及首都開羅開始進行。至於會議的程序，係先拿兩國間最不易解決的幾個難題，即：（一）英國在埃駐軍問題，（二）蘇丹問題，和（三）取消英僑「特殊權益」問題，作為中心，分別討論，再及其他枝節問題。此項程序，提綱挈領，甚為妥當，由此可知雙方代表，先事安排，備具苦心，而兩國政府的推誠相與，也可見一斑了。

至於談判進行的詳細內容，因為會議時所採取的是非公開方式，所以我們無從詳細知道。不過中間也曾經發生齟齬，擱淺過幾次。其後埃及國王福亞德一世于四月二十八日逝世，新君繼位；埃及國會也於五月初改選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皆獲得壓倒的勝利，于是該黨領袖那哈斯依照憲法規定，受攝政會議之委任，于五月十日組成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新總理既然是埃及代表團的領袖，所以內部的意見更易統一，這一點對于談判的進行，是很有利益的。結果英埃新約軍事條款部分，果于七月十四日成立協定，同月廿五日舉行草簽。蘇丹問題和取消領事裁判權的條款，也分別獲得妥洽，先後于八月一日和十二日舉行草簽。這樣，英埃談判的大難關已經過去，其餘枝節問題當不難成立妥協；半世紀來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懸案，總算獲得一個比較完滿的解決了。于此我們可領略到一個教訓，就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只要能團結，能忍耐，有志氣，有手腕，必定可以達到她要求解放爭取自由的目的！

（四）新約草案內容

英埃談判是完滿結束了，至于新約的正式簽訂，則在倫敦舉行。埃及內閣總理那哈斯已率領埃及代表團于本月十七日由亞力山大利亞港啓程，經義大利幾諾亞港過巴黎轉赴英京。據外電所傳，本月二十六日即可行簽訂禮。最後，我們試把英埃談判所獲結果，略加檢討。

關于英埃新約的軍事條款部分，在談判程序中為最早，而在問題本身為最困難。我們知道，埃及在地理上是英本國和東方屬地間交通的鎖鑰，英國假如不能控制埃及，則她的海軍繞過南非好望角到印度等地去，須增加四千哩的航程，而她東西兩方的空軍，也將失去聯絡。在經濟方面，埃及也是英國工業上若干種原料，尤其是棉花的出產地。所以要求英國完全撤退埃及駐軍，不啻消滅她控制埃及的力量，阻斷她東方的道路，當然不易實現。所以英國方面最初的要求，是希望不要將駐埃英軍完全撤退，僅將其駐紮地帶限制于下列三處，即（一）蘇彝士運河區，（二）亞力山大利亞港，（三）沿亞力山大利亞至義屬利比亞邊界之鐵道線上。埃及方面，當然力持反對。雙方往返磋商的結果，埃及才附條件允許以蘇彝士運河為英軍戍地。關于草簽後的軍事條款內容，大要如下：

(甲)英國軍隊駐紮埃及境內者，其員額不得超過一萬名；其防地應以蘇彝士運河區域爲限。埃及軍隊若于二十年後力能捍衛疆土，則英國軍隊即悉撤退；關對此層，兩國間若發生爭議，應提付國聯仲裁。

(乙)英國在埃及阿步基爾（Abukir）與海里波利斯（Heliopolis）兩處所造之飛機場，應予放棄；但可在蘇彝士港與伊斯曼利亞(Ismailia）城附近另建新機場兩處爲代。英國並可大批增加其空軍。

(丙)英國行將在亞力山大利亞港，創立重要海軍根據地；或將更在該處，建立陸軍根據地。英國對於佔用之地方，將照納租金。

(丁)埃及政府得自由增厚兵力，不必徵求英國同意。

從上面的條欵看來，英國方面的讓步也不算小了。並由埃及政府進行建築軍事絡網，以便東西兩部之軍運，得收迅速之效。

至于八月一日舉行草簽的蘇丹問題條欵，則埃及方面的讓步較大，大要仍依根據一九三〇年的談判結果，維持英埃共管制度；不過此後埃及政府對于蘇丹的治權，亦得積極運用，和英國政府處于平等的地位，這一點是比較有進步的。

蘇丹問題成立草約後，雙方代表即進行取消領事裁判權的談判。埃及方面主張，完全撤消領判權，而英代表則以埃及法院組織尙未健全，法官銓叙亦無保障爲口實，（本來這也是事實，讀者可參看國聞週報十三卷三十三期外論介紹埃及政情篇）， 要求維持現狀。因爲雙方意見衝突太甚，談判會一度停滯，最後互相讓步，才成立妥洽，即刑事案件仍可由領事法庭移轉會審公廨審理，而民事案件則逕由埃及法院處理。不過因爲外僑在埃及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尙不止英國一國，所以英政府有意召集在埃及境內享有領事裁判權各國，于明年一月在開義羅舉行法權會議，以便討論會審制度未完全取消前所當採取之過渡辦法；屆時若不能有所決議，則埃及政府得將會審公廨予以撤消，但須在實行撤消一年之前，通知關係各國。英國此項意見，埃方亦表贊同，當可見諸事實。

英國在埃駐軍，蘇丹主權統屬和領事裁判權這三個問題，是英埃關係不能良化的主要原因；現在既已分別解決，則最大難關，都算過去了。至於其他一切，多屬次要問題。其中比較可注意的，還有三點，略述如下，以作結束：

第一就是埃及加入國聯問題，已經得到英方同意，並且允爲介紹。本年國際勞工會議日內瓦開會時，埃及即已派遣代表出席。將來埃及正式加入國聯後，則在國際關係上當更可享受平等地位，而外交方面也自能恢復其獨立自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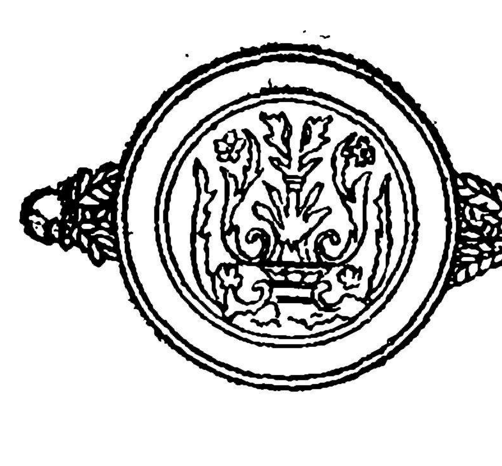
第二是警權問題。埃及的警察行政，素在英籍官吏指揮之下，尤其是首都的警察，所受統制更來得澈底。屢次埃及發生民族運動時，全國警察常代表英國政府對民衆力加壓迫。因此埃及人民對于英籍警官的惡感極深；在這次談判中，埃方代表也據理力爭，要求英國勿再干與埃及的警察行政。結果英國方面已允許在埃英籍警士，當于五年內陸續撤退。

第三是外僑「特殊權益」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在埃外僑，除了領事裁判權之外，還享有自由納稅的特權，埃及政府非獲得英同意，不得片面增減稅收。取消這種外僑「特殊權益」的要求，在這次談判中埃及代表也曾提出來；但是他的結果如何，我們却還未曾獲得具體的確實報告。不過本月十七日路透社曾有一段開義羅電訊如下：

「埃及財相今日在證券交易所朗讀宣言書，內謂他日吾人開始施行主權徵收賦稅時，自當力求中庸；吾人將繼續承認與諸外僑密切合作之基本的重要，決不對外僑稍作歧視云。財相之出此，乃因一般人士咸恐英埃條約成立後，埃及財政將蒙不利之影響，致連日證劵落價之故。據財相切實聲明，此種恐慌，毫無根據云」。

從這一個電訊的側面，我們又可以看出埃及的勝利來。由證劵一時的落價和埃及財長的聲明中，反映出來的是政府要求行使對外僑自由徵稅權一舉，英方大約已經同意。其詳細的內容現在雖仍無從知道，我們却可以判斷，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加于埃及政府頭上的這重財政桎梏，今後應該是可以解除了。

八月二十二日晚寄



粵省新任官員就職訓詞

蔣中正

粵新任黨政軍長官於八月十七日晨舉行宣誓就職典禮，蔣委員長代表中央親臨監誓，並致訓詞，內容頗足供參考，特將全文錄誌於下。

各位同志，今天我們廣東黨務政治軍事各委員同志，在中山紀念堂聯合宣誓就職，中正奉中央之命，親至監誓，得以參加這個盛大的典禮，和許多闊別十年的各位同志見面，想到十年以前的種種，正像遊子重歸家庭，有說不出的感慨，各位都知道今天這一個盛會，是革命策源地，重新回復到本黨眞正領導的一個紀念，是余總司令率領陸空海軍各位將士和各位同志，從千辛萬苦中撥亂反正奮鬥出來的結果，也就是我們以後努力開創統一中國的起點，實在是非常難得的一個盛會，中正趁這個機會，要將自己的感想，和我們黨政軍各方面以後的希望，以及怎麼努力的途徑，向大家說一說，首先我可以說廣東不僅是中國的廣東，實在是中國國民黨的廣東，廣東與中國國民革命，有不可分的關係，我們總理畢生革命四十年，始終以廣東爲惟一根據地，在民國成立以前，和滿淸政府奮鬥，民元以後，和叛逆和割據軍閥苦鬥，其間不知經過多少艱難危險和痛苦，不幸在十三年，本黨改組以後，到民國十四年，總理就棄我們而長逝了，在總理臨逝世以前的幾年間，廣東的現狀是割據分裂到不成樣子，無數的軍閥，把持了財政和省政，各省軍隊，拿廣東當一個恣意割據的地盤，簡直弄到民不聊生，廣東的民衆，簡直辨不出這是革命呢，還是軍閥呢，這些叛逆和軍閥，完全不聽總理的命令，只向總理要餉，要械，多方要挾，甚至無理取鬧，圖謀不軌，總理始終以寬大爲懷，苦心的維持這個革命根據地，但是內心的痛苦日深，不久便去世了，中正當時認定，「廣東的局面不統一，革命便將無法進展，如果廣東統一，便不成問題」，自從十四年奉本黨之命，便與一般同志，尤其率領武裝同志，用兩年的苦工，始將盤據廣東的叛逆與軍閥肅淸，把四分五裂的廣東統一起來，以廣東的利益還給廣東民衆，以整個革命策源地交給了本黨的中央，而後革命有了基礎，纔一意進行北伐，自從離開廣東，忽忽不覺十年，因爲中正當時匆匆出師北伐，沒有把軍事和黨務根本整理好，沒有把革命基礎奠立穩固，也沒有將革命的光明大道和基本精神完全灌輸給後繼者，亦沒有將實行主義的方法傳授

於留守同志，使他能够照着革命精神做到底，以至十年之間紛亂迭起，全國的革命進展雖益遠，而革命策源地的痛苦亦於是加深，黨務糾紛，政治苛虐，不但民衆痛苦，黨員痛苦，尤其使得許多僑胞，受盡了種種痛苦，在這十年中間，我們眞正革命黨員，連來到廣東都不可能，革命成績幾乎是全喪了，整個的革命基礎，幾乎是傾覆了，這固然由於後繼者的不知自處，連續走向錯誤的道路，但中正反躬自問，總由自己道義與信用不够，實在是媿對總理媿對袍澤，尤其對不起贊助革命，犧牲最大的廣東的民衆，現在幸得余總司令及各位將士，深明大義，撥亂反正，共同一致的把革命策源地恢復了過來，把廣東在歷史上的光榮地位恢復過來，回想過去十年的苦痛，到今天我們革命的將士和同志，得能大家團聚在一堂，將眞革命者假革命者分清楚了，自己撫今思昔，眞是悲痛慚愧，不可以言語形容，各位同志，要知道這一次撥亂反正的事業，是不容易的，是余總司令及陸海空軍各位將士，尤其是空軍同志，在極惡劣的環境之中，秉持革命的信心，認識國家民族的立場，擁護正義，分別公私，千辛萬苦中奮鬥出來的，這一種大仁大勇，至公至忠的精神，把十年來的障翳，一筆掃清，大家須知道這是十分艱難的事，唯有祗知有國，不知有己，祗知有革命，不知有權利的人，纔能做得到，尤其是余總司令以次各位將士，都能公忠體國犧牲地位，實在可做革命軍人的表率，這一次我們能够將廣東這一個革命根據地，恢復過來，統一於中央命令之下，固然由於很多同志與將領的決心奮鬥，而余總司令對黨國忠誠的精神，尤其是值得我們感慰，即如這一次他在南京沒有回廣東之先，中正曾經開誠的問他，「中央完全知道你是革命的，爲使你能徹底負起整理廣東的責任，要將軍事政治完全交給你，使你能放手負責辦事，希望你把軍民兩政，整個的担任起來，遵照中央的命令，和紀律去做，造成一個模範省區」，余總司令當時就說，「軍事我可以全力担負，和各位同袍共同努力，政治的事情，實在才力不勝，必須由中央另簡賢能，担任省府的職責」，他這種虛心克己光明正大的精神，實在不愧爲現代革命軍人的模範，于此更可以知道，我們廣東官兵，這一次反正，完全是出于革命的立場，余總司令他是澈底的要求統一，希望中央能將廣東這一個重要革命根據地，根本改造起來，鞏固起來，以完成復興民族的大業，有他這種精神，更加之以廣東所有的革命將士，能够自動拋棄軍長，師長，旅長的地位，開民國以來革命軍人以前未有的新紀元，這種偉大而值得紀念的事蹟，實在爲國家增加了無限的希望和力量，我更希望輔助余總司令的文武同志，大家都體念他這個光明磊落，大公無我的懷抱，助成其美德，貫澈其事業。

吾人如眞正革命，總要以主義成敗與民族禍福爲前提，而不可以個人利害與得失爲中心，不要只顧目前的利害，而要爲國家立定千秋萬世不拔之基礎，務使狹隘自私或是分別門戶，畛域的舊時落伍觀念，完全絕跡，於統一後的新廣東，我們黨政軍各方面的同志，要知道這時候全國同胞，是怎樣的注意廣東今後的設施與發展，廣東同胞又是怎樣期待我們的實行主義，與新政治的出現，我們在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要安慰全國同胞，和廣東同胞的期望，最緊要的必須黨政軍完全一致，同心協力的來努力，不好再像從前一樣，現在必須黨部政府與軍隊各盡權責共同推動爲社會民衆造福，纔不愧爲革命的策源人，軍隊黨部與政府，皆須如此，三者之間，要有整個密切的聯繫，向一個目標進行，而且必須與社會實際利害和民

發生密切關係，大家必須在這個時候，合力打定一個很堅實完好的基礎，造成了實現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區，安慰痛苦的民衆，刷新廣東的政治，挽回過去的頹風，完成偉大的事業，我們現在對廣東政治和社會，先就最急要改革的來說，務必首先辦到下列三件事，第一要剷除貪污第二要禁絕烟賭，第三要解除與民爭利，先就第一點說，廣東過去政治的貪污，是大家所痛心疾首的，苛捐雜稅重重疊疊，公家所得有限，人民受苦無窮，以後必須在人格上獎勵廉潔，在政治上減輕負担，用嚴格的法令，來懲治貪汚，一定要使弊絕風清，苞苴絕跡，走入光明進步的政治，關於這一點，和用人有很大的關係，貪污之所以不能剷除，多半由於各機關用人不自由，在革命的政治上，有所謂肥缺瘠缺，本來是一件可耻的事，而這種肥缺，每每由黨部和軍隊有力者提人保荐，如此不但主管廳處各機關，不能執行整頓，而且腐敗的政治也由此而起，以後不但各級軍官，不可向黨政機關隨便荐人，就是黨政負責同志，也要確守權限，不可以向同級或下級機關隨便荐人，總要使主管的人能够完全負責，而後上級纔可以切實監督，使政治日上軌道，譬如中正現在担任行政院長，除了我職權所在照例委派以外，就不會向各部推荐一個人，完全信託各部會長官，依照銓選規程，負責任用，但對於失職的人，即加以監督制裁，總使所屬各機關長官，能完全負責，不加以牽制干涉，此爲做上官者所必須遵守之原則，亦即政治上成功之要訣，總之，我們要各自認清權限與責任，絕不去侵犯上官同級或部下的權限，纔可使政治清明，要知道親戚朋友如眞有學問經驗資格的，即不保荐，也當然有服務的機會，這是造成廉潔政治的根本，其次便要執法無私，遇有貪贓舞弊的，一定要盡情懲辦，這一次中央派來的軍事財政黨務負責人員，尤其應爲一般表率，知其有營私舞弊的情形，中正一定負責從嚴懲處，一槪以軍法從事，現在就要由行營設一告密箱，如中央人員有營私舞弊，在人民均可投遞報告，但告發人必須有確實姓名住址，並且要有確實的事實和証明，總之，必使廣東軍事財政與黨務成爲全國的模範，決不許有絲毫之徇情，第二點，我們必須竭全力來禁絕烟賭，烟賭是革命政治上一個必須去掉的汚點，廣東今日還有烟舘賭舘存在，眞是本黨的恥辱，中央已抱定極大決心，不管財政困難如何，決不在這種害國害民的惡習上，謀一文的稅收，一定要嚴格的禁絕，因爲烟賭不除，不但社會有害弄得萎靡游惰敗德喪身，而且軍風紀也沒法整頓，所以今後無論政治上的官員，或者軍區官吏之考成一定要視其禁絕煙賭是否確實澈底爲懲奬之標準，社會上也均應視爲大敵努力剷除，黨政軍全體一致，應以此爲大事，要知吾人今日即不能爲民興利，亦必須消極的爲民除害，第三點，我們須力戒與民爭利，廣東過去借統制爲名，把許多產業都用官營的名目，來圖少數人的私利，這是絕對要不得的，我們革命政治爲人民造產，不是向人民奪產，更不是借官廳的威權來與民爭利，所謂統制也應當限於國防和經濟自衛，以及發展基本產業上之必要，並非像過去這種掠奪式的辦法，所可稱爲統制，所以今後我們必須切實審査所有產業，一定要使人民利益不被侵犯，必須使國家社會人民均得到利益，絕不能奪剝人民的利益以自肥，凡是違反此項原則的事業，均應取消，關於此層，有連帶關係的，就是我們要注意吏治，愼選親民的官吏，而加以考核，必須使專員縣長眞能負責解除人民的痛苦，以上三點，都是目前最急要而必須首先做到的事，其他政治上應興應革的事情，黄主席賢明公正，一定能領導

我們同志，使黨政軍呼應一起切實做去，以期不負廣東民衆的期望，以上說明我們目前在消極方面要努力的三件要事，除此以外，我們必須注意的，須知革命就是在實行三民主義，而主義的精神所在，就是總理從前所諄諄告誡我們的，必須恢復民族的固有精神和道德，纔可恢復民族固有的地位，所以我們必須遵奉總理遺教，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而在實行方面，無論黨政軍都要從「禮義廉恥」的精神做起，古人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雖是舊話，實在是革命治國之至理，所謂「禮」實在就是程序和紀律，「禮」不僅在形式，實際就是紀律，中國所以弄到散漫貧弱沒有力量，受盡外國的欺侮侵略，便因爲不知紀律的重要，沒有奉守紀律的精神，所以國家民族，成爲無組織的狀態，我們要勉爲現代的國民，就不可不恪守黨國的紀律，一方面能服從，一方面能負責，相維相勉，不侵不背，這就是禮的極至，所謂「義」就是大公無私，義之所在，生死以之，我們在黨有主義，在社會有正義，不推諉，不苟且，唯正義是歸，不畏強禦，不圖私利，像這一次余總司令及全軍將士的歸命中央，就是發揮正義的精神，至所謂「廉」，不但說是要廉潔，同時也就是要責任淸明，權限淸楚的意思，我們自己分內的事必須澈底做好，但必須認識自己的地位，不侵人家的權限，古人說「砥礪廉隅」，就是確守嚴正界限的意思，所謂「恥」，就是一種極深刻的覺悟，拿廣東來說，鴉片，貪汚，嫖賭，就是有形的恥辱，古人謂「辱莫大於不知恥」因爲有恥而不知恥，所以因循玩忽，熟視無覩，最後必貽莫大的恥辱，推而廣之，我們革命爲什麼到今天還沒成功，國家爲什麼弄到這樣屈辱痛苦境地，都是我們黨員官吏軍人不可湔滌的恥辱，能知恥，便能力行，能知恥，必不卸責，所以我們黨政軍同志要湔雪以往的汚點，光大以後的事業，必須以身作則，以禮義廉恥之四維自勉，凡是合乎禮義廉恥的事，要不顧利害的去力行，違反乎禮義廉恥的事，無論刀鋸在前，利祿在後也必須避之若浼，這一次廣東革命將士，已把革命精神恢復起來了。

今後的問題，在於如何把握這個有希望的時機，發揚已有的光榮，完成革命的事業，要達到此目的，必須先建立有主義有責任有紀律之黨政軍機關，而首先要我們黨政軍各同志，掃除驕奢佚淫浪漫貪汚的頹風，發揚刻苦耐勞樸實剛毅之正氣，簡言之，要樹立起獨立不移，完美無疵的人格，以身作則，來改造風氣，振作人心，不但我們自己要澈底改革過去不良的習慣思想和行動，而且必須使我們的革命軍隊，成爲人民的模範，使我們黨部成爲革命的中心，使我們的政府成爲廉潔有能的政府，不論上下機關人員一致養成嚴而且正的風尙，不惟待下以嚴，而且要，治己更嚴，不

但律人以正，尤其要律己以正，必須這樣，纔若担負革命的重任，完成吾人共同的使命，希望大家共同勉勵，互相監督，如果中樞律己果有不正不嚴的行動，任何同志皆應以黨紀國法先來懲處，如果中正有違反革命主義，任何同胞與部下，皆可以叛逆相待，我們爲甚麼一再以紀律和嚴正兩個字勉勵我們的同志呢，要知道我們的國家正在臨到空前未有的國難，我們革命正在成敗的關頭，大家決不可有絲毫隨便放鬆一些，否則民族永不能復興，國家必不能存在了，臨到今天的盛會，我們不由得想到過去的種種，過去廣東種種變亂，其實也並非作亂者本性如此，我上面說過我個人實不能不任其咎，最大原因，即由於我當時未曾以革命大義和正道很嚴正的告訴他們，也不能以嚴格的態度監督他們，所以有人說廣東連年紊亂實由于中央的過度放任，因爲放任慣了，久而久之，漸漸養成惡習，最後幾不可救，不但害地方，害國家，而且實際也害了部下，我想到從前在廣東負責的爲李任潮（濟深），陳眞如（銘樞），乃至如陳伯南（濟棠），如果恪守黨國紀律，一一遵循正軌，何嘗不可以爲國家爲革命立很大的功績，祇因中正誠信未孚，中央放任太過，以致他們誤國而自誤，實在是痛心，這不僅是他們的過錯，亦是中正的過失，今日回到廣州，撫今思昔，痛定思痛，實在是慚愧負疚之至，所以我今日是請中央赦免李陳及其附從的部下，而要自請處分，我們以後要使同志成功立業，不可不愛人以德，以嚴正的相期，要知道嚴正與苛刻有分別，干涉行動與束縛行動亦有分別，限制自由與剝奪自由更有分別，我們遇有同志不正當的地方，干涉他，規正他，乃正是成全他，關於黨國最高利害的所在，以及紀律規則上之所不許，我們限制他，實在乃是保障他，「軍人官吏黨員無自由，只有國家有自由」，總理這一個實訓，實在是千古不易的定例，一日不限制，則日日放縱，最後即走上危險之路，而失了保障，一處不干涉，則處處越軌，必至不克全其始終，越軌與放縱，久而久之，即可爲造成作惡之階，所以我們黨政軍的同志們，爲要保持上下始終一貫之歷史與事業，對自身不可不嚴守紀律，時時戒懼，對同志同時亦必須竭盡職責，不可有過而不規，有善而不相勉，尤其是在上官左右有扶持事業成敗之責任的負責同志，更應當澈底瞭解這個意思，君子愛人以德，故對上對下，皆應以主義與道德爲標準，不可急於近功與小利，以淆惑上下，失了革命的立場，我們既然是死生休戚共同一體的，就應該榮辱毀譽，也視爲一體，在此基礎重負之際，爲期望革命和大家事業的成功，所以特別提出來，剴切相告，相信我們在場的文武同志，必定能接納這一番的苦心忠言，特別是愼終於始，於此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意思要說一說，就是廣東與中央的關係無論何時是不能分不

可分的，中國的革命，肇始於廣東，中興於廣東，將來也必因廣東的力量而達到最後的成功，這是廣東應有的責任，也是廣東的榮譽，廣東民衆對國家革命的貢獻，是照耀萬古的，也因爲這一點，所以廣東和中央決不能有分別，要知道無廣東即無今日之中央，如無中央亦不能有今日之廣東，所以中央如果有力而穩固，就是廣東的福利，反之，中央如失敗，就是整個革命的失敗，廣東與中央的榮辱利害得失，是完全一體的，今日的中央政府雖然在南京，而精神完全在廣東，以黨務而論，廣東的黨員數量超過於任何省份，所以廣東同志的任務特別重大，格外要自重自愛，繼續總理遺留的精神完成革命最後的任務，中央不能沒有廣東，廣東如離開了中央，亦必然陷於失敗和痛苦，中央成功了，廣東也成功，從前廣東當局不知此義，如李任潮陳眞如陳伯南等，以爲沒有中央，廣東也能存在，沒有中央來統率， 廣東的軍隊也能存在，這是很大的錯誤， 必知革命基礎鞏固，中央就是鞏固革命基礎，若是祇有手足而沒有首腦，則他的精神便無所寄託，試問如何能存在，所以中央和廣東不能分的，而中正與余主任，黃主席，以及在粵陸海空軍的同志，關係亦是一樣，亦是不能分的，今後萬萬不能有彼此分別之見，廣東的一般同胞同志，以及軍人，都要知道這個意義，廣東統一了，當然是中央的力量增加了，但須知道這就是革命基本鞏固，實在就是廣東的福利增加了，無論對人對事，對經濟關係今後決不可有中央與地方之分， 在他省或者可以， 看作中央與地方是有區別的，而在廣東，則中央與地方完全是一體，大家澈底認識這一點，廣東前途的光榮必無限量，中國革命前途，也無可限量，總之，這一次可說不僅恢復了革命根據地，也恢復了本黨從來的精神，由此更想到，在過去割據痛苦的環境，許多革命同志，受盡壓迫。飽嘗犧牲，維持了一線的正氣也更是値得我們追思的，這一次既然有這樣光榮偉大的成績，大家都要知道，這種成績，得之甚難，失之則易，必定要戒愼恐懼，竭力保持，一反從前的行動思想習慣，澈底了解廣東的地位怎麼樣，責任怎麼樣，尤其是廣東軍人，格外要認識自已的責任地位，要知道創造新局的艱難，共同一致保持現有的事業，並且努力發揚光大，使廣東在以後革命歷史上，盡到最大的責任，希望我們黨政軍負責各同志，從今日起，特別要精誠團結，和衷共濟，耐苦耐勞，共同一致的來努力，對自身則修養革命者偉大的人格，爲廣東建設成一個模範省區，造成健全黨部，樹廉潔政治，以鞏固我們革命的根據地，恢復本黨革命歷史的光榮，這樣纔對得起廣東省的同胞，不辜負全國人士的期望，也所以告慰我們總理在天之靈。



徐海一帶

徐

高地風景

（自海州至新安鎮）

從海州西行，土壤就已然好多，黑鹼轉成白鹼。正是大雨過後，麥子已經油旺旺地可愛了。這一帶，除了不適宜的地方外，大部已然為小麥覆蓋着土表。回憶江南同時光，正是油菜（蕓薹）黃花盛開時，那一種工業作物的姿態，就不能與小麥同日而語了。筆者身在蘇北，心飛江南，一江之隔，變化如此之大。

沿路所見的樹種，只有在鐵路路基旁的檉柳（當地稱作紅荊條或觀音柳，學名是 Tamarix Chinensispour）生長得最為繁茂。其次是農家種植的楝樹和臭椿，洋槐雖然也可將就生長，但生態不佳，近海的風有時候頗猛，淺淺的根子很容易倒折了，一些城市裏的學者們，時常在提倡利用鹼地或沙地來種植。易於萌蘗的植物，來編製條包條筐，以便發展當地的農村工藝副業，這計劃何嘗不好，但是當前的事實却是「提高生產的結果，經不起縣政府一次攤派」，這一點中國政治經濟結構的封建性質，會粉碎了多少苦心的推進。

到白塔埠，以上地勢就逐步高起了。土壤也逐漸地變，褐色土或紅黃色土斷續地露頭，土壤多是沒有經過耕稼，其中缺乏有機質，表面看起來好像也很疏鬆，但經水之後，粘得變成膠泥。因為這原故，農作物便又減少下來。就土壤的剖面上看僅僅附着草皮的吋多厚的表土能够耕種。

村落大多數有碉堡，貧瘠與匪盜是成正比例的增加着，還有一件似乎很奇怪的事，在田地邊上（也許是作為地界用的）種植着許多枸橘，（橘子的砧木，）農田中有着花園裏的圍籬。事實上這到底是窮人的圍籬，因為這籬牆是頑強多刺，和賤民一般的富於抵抗性。

過曹浦到牛山，牛山的車站開鑿在山中央，小山上浮着風化了的紅黃色土。牛山本是以產水晶出名，在昔日，遍地掘得大坑小坑，人們在地裏尋找，後來，鐵路通過，地價增高了，於是，人們又不肯把地皮掘得不生寸草，這樣看起來，彷彿又是鐵路對於農民的好處了，其實，與其說農民，到不如說地主更為直接些。一個小自耕農在沙漠上還是立足不着的。

這一夜宿在牛山，車站背後高地上面，幾個泥草的棚子中，有一家「

草料俱全」的孫家老店，是窩棚，外貌上有如小號埃及的金字塔。院落有兩進，外面的一棚是店東夫婦和小豬的寢處，裏面一棚卻堆些柴草，上面棲着鷄。俗語說，「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彷彿這店的確太小，所以顯得我這客人卻大起來。店老板十二分謙虛地問我中意那間，他的意思很有甘願犧牲自己寢室的慷慨，不過我卻中意了後面房間的那堆草。於是我的行李便攤在草堆的乾鷄糞上面。

無意中卻在草堆裏發現了幾束稻草，問店東，知道是一百里外的瓦窰產的旱稻，那裏接近運河，土地所以因之肥美起來，說是從車站上拾來，是稅警團買去作飼料的。

天黑如鍋底了，狗也不叫一聲。我遙望對面山頭上螢光似的一盞燈，那裏有一個外勤的崗位。也就爲了此地兵力較爲豐厚，記者才敢在這裏宿，否則豈不是投入虎口作財神。這裏人對付財神的辦法也很慘酷，通常是把脚踝處割開，抽出一段筋來，如此後，財神就空有萬丈雄心也不能自由行動了。

睡下後，感到十分舒適，空氣尤其非常流通。默念店東那處就不能與這裏對比，雖然都是睡在紅黃土表上，但這裏卻有一層植物質的天鵞絨在阻止着下面的寒氣上升。不幸是夜間蝨子突然出現了，誤將手臂當作了支柱，大大吃了一驚。

一宿無恙，像木乃伊從金字塔裏復活了似的，我爬出來又行上路。給了店東四角大洋，猶不滿足，據他說，我昨天用的他一盆洗面水就值大洋一角，加以柴草又彪了多少，絮絮不休，使人相信：人心眞是沒法子滿足的。

由此西去，天高氣爽，看着西來迎面風，把幾塊棉花一般的浮雲推到海裏去。一路地勢卻在逐步增高，土壤漸漸富於沙質，小麥的分佈也就零落了，樹木也很少，洋槐爲風吹得多側枝，完全灌木形態。這地帶的確是缺水的，雖然方來大雨下過不久，然在路邊凹地，卻也見不到什麼積水，臨海地帶的排水太壞，而這裏的排水卻又太好了。

到惡虎鎮（現在改稱阿湖鎮），沒有遇到惡虎。今年根本這一帶就少惡虎。原因是去年是一個十二成的年境，加以當地駐紥着稅警團。於是，惡虎暫時屈就家貓了。

在鎮上，見到許多糧食商人在活動，車站上也堆積着大量輸出的小米和花生。人間世，哭笑是對等發展的，低地上洋溢着大水，冲得粒米無存時候，高燥地帶上的農人們張大笑口了。所以運河的水災，換得的是新安鎮以上的豐收。

更有一件特別値得紀載的事：從去年起，洋山藥蛋（即馬鈴薯）是代替了我們自己的白薯，在這高地上開始大量的種植了。產量驚人，平均每畝要產三千斤以上，按大車說，是要收穫四大車光景，農民的食料於是有着了。這東西固然滋味太淡，沒有中國的白薯的甘美，但是比起春荒時候吃苦菜豈不又强得多。我們知道馬鈴薯是一種工業植物，有些地方正在推廣。土壤氣候得宜，機會恰逢得好，一個農業推廣員是不至於到處觸霉頭的，在農民方面，歡迎之不暇，又何至於拒絕，此地的馬鈴薯的「自然推廣」，便是一個顯例。

農民有了渡日的生活必需品，然後便可把小米和花生出售，民困因而得以稍蘇。我見到幾個老農夫敲打着旱烟袋說，「十二成的年境不必多，

運來上五個，行啦！」高地上豐收五年，低地上又將怎樣呢？農民在小農制下只有自私才能生存。

自徐塘莊到新安鎮的路上，要經過兩個大沙山，每個山絡繹着都有五六里長。按脉絡學者講起來，這似乎是羽山的支派，而羽山是否和泰山支系有無關係，則不敢定了。這兩個山的岩石據露頭處看起來似乎很複雜，但在表面一重都化爲沙礫。徐州一帶的馬路上新舖的黃沙就是從這裏來採取的。

最顯明的是鐵路兩旁的斷層，在一重浮沙下面，閃綠的，石灰質的或靑斑的纖折層陸續出現，可惜筆者絲毫不懂地文，否則又是一件頗有趣味的事。只見上面童禿缺少植物，沙上面，僅活了幾株人工栽植的小柳樹，生態尙活潑，由此可見柳樹雖然是喜歡低濕的樹種，但在乾鹼地上，依然可以生存的。

新安鎮是比鄰着沭河，河水夾下來的泥沙使附近一帶的土質變砂性，這條河水對於當地的利益比較可觀。因爲江北一帶的河流因了地勢關係，時常是旱時乾枯，而雨後則盈溢爲災，很少的河流才能偶然幸免。

自此以下到瓦窰，地勢又行低下，鐵路兩旁大柳樹茂生，在在都顯出與高地上是兩種姿態來，農作生態也便逐漸地旺盛。可惜一到炮車便入了運河的災區了，大地景像便就又發生了變化了。

運河的苦況，不是一篇短短文字能報告得詳細的，下面也不過摘割一個片斷。

運河的水

新安鎮以下，逐步漸低到運河。運河一帶，地勢窪下，素有「湖地」之稱，不料讖言竟成事實，民國二十四年的黃水潰決，竟影響到運河水勢，結果使大地完全變爲澤國。被水的面積，若以運河車站作中心，那麼北至七八十里外，東到砲車，西到大許家，南面一直到淸江浦，這麼大的面積內貯滿了水，到如今還沒有完全退淨，可是，雨季一到，每年的「例水」竟又要前來了。

「年年這裏雖然鬧水，但像去年這樣的還是空前的。」一位主持防水工程的人告訴我說。水勢流得如奔馬，決口處，整隻的船都塞不着，三四百斤的蠻石，居然能够在水面上飄流二百公尺光景才緩緩沉落，以這樣的水勢，可以整座地搬走鐵路上的橋梁，涵洞，斫樹掛柳，結果是毫不濟事。所以工作是非常棘手。

當那水勢擴大時候，鐵路的路基便成了一道大堤，鐵路以北水與堤平，大溜頻頻下掃，浮浪在打着軌道。當這時，路基上是充滿了附近的老百姓，路北的，拚命地要開闢橋洞，以便洩水，道南的，則自動地幫助路工培土，和塡塞橋洞，防止水過來。兩邊的老百姓爲了水的宣洩曾行過幾次械鬥，道南的人們喊着「我們活着的不能陪着你們死！」道北的人們說，「要死大家死，要活大家活！」

因爲這樣，到現在，鐵道以南是種齊了油綠的麥子，而道北則是零零星星地，趕着在本年水方退後的乾地上播一點春麥，不料，入春以後，連接着幾場大雨而使欠高一點的地又陷入水中了。這時候，每日要生活的人們呢？

筆者因爲留在運河的時候很短，所以沒有機會作一點數字的統計工作，但由於多方面的訪問和調查，也知道了一點此地的農村實況。就是這裏

的土地歸併情形極爲顯著，一般大地主極多，農民對於農業的興趣也極淡薄。因爲環境只能使農民種一季冬麥，這季麥子如果能夠收穫，那麼，一年的衣食便可無憂（甚至於如若水來得晚，還可趕種一季綠豆。）否則，農民便捐起一捲行李，去到外面作「苦力」生活，等到秋後水退，再行回來種麥過冬。以此故，運河一帶雖然受了這麼嚴重的水災，但農村的騷亂現象不至過激，也就不是什麼意外的事了。

雖然，一般留守家園的農村女農民的生活卻是艱苦到萬分的。男人可以出去，男人卻不能把不出走的糧食留下，開春以後，這羣大大小小的婦女便開始在鐵道兩旁的空地裏出現了，起掘着新萌芽的野草和有澱粉的根類，作爲每日的食品。到了柳樹發葉時候，那時候，柳葉便被採得淨盡，攜回去，混合着糧食煮粥吃；到有了榆錢（榆樹的果實，該樹爲先花後葉，故結果於先，出葉於後）的時候，小脚婦人都能爬樹摘取，這自然是最優美的代糧品，以後，吃着榆葉來慢慢地等洋槐樹開花（可惜是今年的洋槐因根淺關係被水浸死大半）……等到這些可吃的東西都已吃盡，那時，大麥就熟了，種麥人雖然不是吃麥人，但，這時卻已有了作交易的商品了。

今年的麥子本不好，在四月下旬又受了一場雹，影響很大，自不必說，不過無論如何，以我們農民的忍耐勤勞的天性，我們相信，他們是會打破任何難關的，這種天性，好一方面有人在歌頌是國民性的偉大，相反的，也有人指摘這是次殖民地的奴性。不過，我們願意折衷一點說，中國的國民花費了世界上最大的勞力，而獲得了世界上最低劣的享受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以上是敘述了水給與運河的災難，可是水的統治也不盡然是給與人們以不幸。在運河碼頭橋頭的一個小飯館裏，鐵路南的一個農民正向鐵路北的一般農民在慶賀：

「看明年你那地裏吧」，他羨慕地說「不是十二成也得十成，忍一年，說起來也還夠本的。」

「清水啊，你不知道」，那鐵路北的農民沒精神地回答「往年黃水是有點指望，去年是清水啊，清得看見跟着水滾的石頭，清水有什麼指望呢？盼望，那個不盼望？……」

這不能不說是水的利益了，往年水退後，總是留下一層肥美的沉澱，就可以代替了肥料的施用，因此當地也就多不施肥僅僅把地耕耕，不規則地撒播上麥種，然後靜等收穫，農業技術的粗放，也是由於水的促成。

同時，又因了水，農民把網撈魚蝦當作成一種當然的副業了，這又不能不承認是與水俱來的利益。沿途看到捕魚人極多，尤其是許多小孩子，赤着身體在水裏牽着網，玩得十分有趣。

運河車站附近，地勢荒凉已極，甚至於找不到一個較整齊的「留人小店」，據人說，現有的一個也是含有相當的危險性，稍爲特殊一點的人物就有被注意的危險。鐵路上修了兩股支路到運河碼頭，因爲沒有貨運，鐵軌上生了銹，枕木間長着草，路基兩旁是水浸着幾百株柳樹，還有由大水飄來的無主棺材數口，停在一邊，也沒有善士去作點好事掩埋掉。

在以前，鐵路爲了繁榮運河，曾有一個過份的估計，所以把運河附近的地皮都行購入，結果是相反的，正因爲路地購得太多而限制了商人營業發展的地盤，而且帆船也不能和鐵路能成對比的供應聯運，於是計劃全部敗了。

筆者更爲了實察水後的實况，所以便由運河轉赴墩北上，看看受災最重的台兒莊一帶。

這一地帶的災况極重，水是大半未退，青碧色的徐流，微風吹皺，日光照出層層金線。不老河和引綫河的決口依然存在，從車輻山，遙望母山，（傳說昔日造反的朱溫有金殿在其上）勝陽山下，水光一片，和雲台山下的黑鹹地一樣，除了單純的水外，什麽都看不見。沒有人烟，更沒有農業。

台兒莊以上，因地勢高，已有種大麥的，土層顯黑色，這或許是靠近煤層，受石炭氾地層的影響吧。

直趨徐州

在台兒莊逗留了一個相當的時候，便搭着棗莊中興公司的煤車折轉回來，到趙墩，換了東西向的車子直趨徐州。

這一帶的土質又變爲微黑色，尤以「八義集」一帶最爲顯著，這想必是受了運河沖積的影響，腐植質積留在地表較爲濃厚的緣故。

直到「大許家」，水災的影子慢慢地便消失建盡。鐵路兩旁，兩列大洋槐林，便呈獻在旅客眼前，一路絡繹不絕一直到徐州，這很可以稱爲是一個洋槐林區。雖然也有幾處混交着一點柳樹，或者是一片白楡林地，但大部是爲洋槐所獨佔了的。

洋槐，自從在青島有了良好成績以後，便被中國各地發瘋一樣地狂種着，結果是，在長江流域遭逢了空前的大失敗，而在黃河流域却又顯示了新的成功。

譬如這一帶的洋槐林本是十七年時候經過了一次大大的濫伐的，只差根子沒有被人掘了去，但到目下，不滿十年，由根萌蘖的新株又陸續長得濃陰蔽日了。所以說，在中國樹種中，實在很少有洋槐生長得這麼快的。但因生長太快，木材便不敢恭維了。

大湖車站地勢近山，地面上也有些地方有石層露頭，這一帶農民又顯得貧苦些。所以路旁林相呈殘破狀態。不多時候，古汗劉邦與項羽大戰的九里山遙遙在望而徐州城便到了。沿路上，到處都看到成羣結隊的農民，在，揮着汗作勞動服務。

這裏，又可以見到江土——黃土層下的紅土。再西上，就全屬黃土地帶了。

第一流的文藝月刊



作家

孟十還主編

零售：創刊號四角第二三號各二角二分第四五號各二角八分
預定：全年二元五角半年一元三角特大號不加郵費在內

第一卷第五期要目

第一期至第四期要目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售

總店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新著介紹

讀「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書後

謝興堯

一 史料來源

「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蕭一山君編輯，國立編譯館出版，商務印書館印行。是書內容，包括甚豐，其材料則為蕭君在倫敦所影印大英博物館庋藏太平天國史料之一部，而參以國內之新發現者，故此書實一太平天國本身原料之總匯，凡研究太平史者，將因是集而得其大概情形也。

關於太平天國本身史料之目錄，最早研究者，為民國十四年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君，游歐歸後，撰「大英博物院所藏太平史料」一文，載於「史林雜誌」，謂歐洲所保存之中國史料，在中國亦未經發現者，其最有價值之物，除燉煌石室古籍外，一為戈登文書；一即英倫所藏太平天國之本身文獻。內藤君雖未將英倫之太平史料全部抄回，而文中對於英倫所藏太平史料之目錄，則記之綦詳，且為之考評，一讀此文，即可知太平朝本身文獻共有若干種（太平天國所頒行之書，每種之前，皆冠以總目。）以及流傳於海外者若干，保存於國內者幾何。至民國二十三年，余始將內藤君之文譯出，（刊於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第三十一期。現將此文收入拙著「太平天國史事論叢內」，二十四年商務書館出版。）並在書後，詳加考証。蓋太平天國所頒行詔書總目，最多者二十九種，當時國內得見者，已二十一部有餘，存於海外尚未抄回者，猶有八種，其中以「欽定制度則例集論」為最重要。除此總目所載二十九種外，有為總目所無者，蕭君皆一一為之抄回。就現在言，太平天國史料之流存海外者，十之八九，已珠還合浦矣，其功績貢獻最大者，以蕭君第一，程君演生次之，（輯有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北京大學出版。）劉君復最次，（輯有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北新書局出版。）蓋後來居上者也。

蕭君初回國時，即以其所抄史料全部示予，予曾撰「蕭一山先生所錄太平天國史料閱後記」一文（載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十四期）以評其價值之所在，敘言中有云：「關於太平天國本身史料，最要者即當時所刻「詔書總目」之二十九種，此種史料在國內者為清政府所禁燬，由外國使領教士携往外洋者，反得保存。近年來留學海外者，將此等史料陸續抄回，不能不謂為乃研究近世史者之幸事。然歷年以來抄回太平史料之人如程演生，劉復等，均不如蕭一山先生所抄之富，蕭君所錄，除關於秘密社會史料若干外，關於太平者，大部均用影印，得覩原本，彌足珍貴。其史料中文皆「詔書總目」二十九種以外之物，如天王及幼主詔書，忠王干王等書翰，為中土所絕無，均極寶貴之秘史，蓋一閱此，許多疑難問題，皆得從此解決。」今日蕭君將所錄史料編輯為「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出世，十之七八

，多係影印，使吾人獲覩當時文書本來面目之格式，此等直接史料，原始文獻，無論中外史家，俱極重視之也。至其集中「孤本」「秘笈」之價值，猶居其次焉。

二　全書目錄

全書史料，凡太平天國之典章制度，宗教禮俗，以及軍政，社會，考試，曆法諸重要政策，均備於此。是集共訂十冊，其種類見於「旨准頒行詔書總目」者二十部，「總目」以外者三部，都二十三種。內容分天父上帝言題皇詔，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天條書，太平詔書，太平禮制，太平軍目，太平條規，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曆，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新曆，幼學詩，太平救世歌，詔書蓋璽頒行論，天朝田畝制度，天情道理書，御製千字詔，行軍總要，天父詩，醒世文，王長兄次兄親目親耳共証福音書，（已上二十部見於頒行詔書總目）欽定士階條例，幼主詔書，欽定英傑歸眞。（已上三部，未見於詔書總目）上二十三部中，其一部分皆係新發現之文獻，如太平新曆，幼學詩，太平救世歌之一部，及詔書蓋璽頒行論，天情道理書，御製千字詔，天父詩，王長兄次兄親目親耳共証福音書，醒世文，欽定士階條例，幼主詔書八種，皆前此國內所無，其欽定英傑歸眞，係最近在揚州所發現，集中大部，均已見於國內諸籍，其新發現之九種，尤以欽定士階條例及英傑歸眞最有價值。其重要實不在天朝田畝制度下也。至於大平史料，已見於國內諸籍，如「賊情彙纂，」「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等書，而蕭君猶重印之者，則或以其殘缺不全，或以其排印而非原本，故是集之前部十餘種，均各有其價值，不必因其重複而忽視之也。

三　內容提要與考證

吾人所最注意是集者，當然爲其前此未經發現之史料，茲將讀後所得，聊書於左，或加以考證，或正其譌訛，以供學者之參考。

太平禮制。　第二冊「太平禮制」，按「賊情彙纂」卷六爲禮制門，已詳紀之，太平天國野史本其說成「禮制門」，惟是篇較賊情彙纂爲完備。所謂禮制者，即天王詔令，命人民對於各王及各級官將子女稱呼之通令。最奇者爲其解釋，如稱東西南北諸王之女爲「金」，（如東長金，西二金之類）稱丞相至軍帥之子爲「公子」，而其解釋，則謂「諸王之女皆貴如金者也，金貴也，色美而不變者也。」「丞相至軍帥，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公子。」意想新曲，殊可發噱。其他稱謂，均極異奇，惟因其太複雜反常，據賊情彙纂所載，當時多未奉行。是書刻於太平壬子二年，足見其改革之早。

「詔書蓋璽頒行論」。　第四冊，爲一論文題，內爲吳容寬，鍾湘文，袁名傑，葉春霖，宋浴生，黃從善，林一環，徐雨叔，姜大成，羅長春，周際瑲，沈世祁，吳竹知，黃際世，宋希濂，宋永保，鄧輔廷，喬彥材，黃再興，程玉堂，程大元，范悔庭，陸泰來，汪楨汪芝等二十五人所作，各一短文，據賊情彙纂謂當時本爲三題，即「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隸論」，及「詔書蓋璽頒行論」，彙纂於三書合云：「文字粗通，此賊陷江甯後，被擄讀書人所爲，語太狂悖故不錄」。程演生自巴黎抄回之「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中有「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隸論」各數十篇，獨遺此書，今得蕭君抄回，補成完璧殊可慶幸。「彙纂」謂撰此三文之數十人，爲「被擄讀書人所爲」，蕭君跋語，亦引其說。考此

三題，第一文「建天京於金陵論」共四十篇，（即四十人）第二文「貶妖穴爲罪隷論」，共三十一篇，第三文「詔書蓋璽頒行論」，共二十五篇。各文作者，十之七八，大概相同。余以爲此實太平朝一般有名文人之所作，而非「被擄讀書人所爲」。據沈懋良「江南春夢菴筆記」所記太平朝歷科狀元題名錄，其中太平五年甲寅喬彥材，六年乙榮（即乙卯）葉春元，（一作葉春霖）七年丙辰劉盛堉等，三論文中，皆有此三人，足証上三題，實太平朝紀念奠都金陵，（建天京於金陵論）貶號燕京，（貶妖穴爲罪隷論）而命文學之士，各作論文，以資慶祝。觀每題之第一人，即太平朝丞相何震川，益足徵信。並可反証此三論題又非太平朝取士之墨卷，因一科之中決無三科狀元皆在其內者。而何震川乃太平朝衡文之人，更無與試之理。彙纂謂爲被擄文士所爲，實係誤傳，殊未深考。

天情道理書。　第五册天情道理書一卷，此書爲國內所未見，張德堅「賊情彙纂」所列僞書名目十九種，亦無此書，因此書刻於太平天國甲寅四年，頒行較晚，彙纂編者，尚未及見。是書叙述洪楊以來之重要事蹟，及勸人民之應遵教義。實太平本身文獻中之最有價值者。卷末有「已未遵改」四字，按「已未」爲太平天國九年，則是書實非甲寅四年原本，太平天國常目五經四書爲「妖書」者，而書中文字，時引六經，足見太平禁令，多未實行。太平因崇奉耶教，尊視上帝，於是凡毛詩，尚書中之言上帝者，書中均引証以資附會，如書經中之「肆類於上帝」，「惟上帝不常」。及詩經之「昭事上帝」，「克配上帝」等句。皆鈔錄至再，以明中西上帝之相同。實則不特與妖書之禁令矛盾，而中西所稱上帝形義之各異，殊不可同日而語。書中最有價值者，爲述其起事之經過，戰勝之功績，足補官書之缺，正他籍之誤。惟因是書爲天情道理書，其要義在勸人信奉耶教，體會天情，故對於事業之成功，皆謂爲上帝之恩賜，然其史實，則固可信也。書中又叙及東西各王之幼年出身，毫不諱飾，均爲珍貴史料。書中文字，改武昌爲「武瑲」，大概係避北王韋昌輝名之故。末繫以歌詞，謂：「東王因在府內，籌謀國政，夙夜未遑，不能親自褒奬教導，因賦詩章以奬之。」等語，則其歌或爲東王所作，亦未可知。每詩之前，即以首句數字爲題，冠以「果然」二字，如「果然眞心扶主」之類。詩則七字四句，俚俗可哂。

千字詔與行軍總要。　第六册爲「千字詔」與「行軍總要」，國內所習見者，爲「三字經」，至「千字詔」則未之見。蓋仿舊日童蒙所讀之「千字文」體，以傳道者，書中所云，均新舊約書之事，卷末有「共壹千壹百零四字」及「戊午遵改」四字，足見是書乃太平天國戊午八年遵旨改訂後頒行，已非本來面目矣。卷前有「甲寅四年新刻」，更可見凡太平天國四年所刻印頒行之書，迨後均經修改，則其初印者，無論在版本上內容上，當彌可貴矣。至「行軍總要」，乃記水陸號令凡九種，與「賊情彙纂」之「軍制門」，及「太平軍目」，「太平條規」大同小異，茲不贅述。

天父詩。　第七册「天父詩」，共五卷五百首，卷首署太平天國丁已七年新刻，前此國內，未曾之見。是書乃宣揚教義，誥諭軍民者，然關於太平諸人之宗教，社會，男女，習俗等思想皆於此可以考見。

醒世文。　第八册「醒世文」一卷，乃七言歌。內述上帝恩德及金田起義後告誡官民及清兵者，共二百四十句。卷前署太平天國戊午八年新刻，蕭一山君跋語，謂：「此書頒行較晚，爲普通宣傳品之一，然其宗

致軍規，大略已可窺見。」所論極是。因是書前半寓義，仍不脫新舊約之妄誕迷信。中述東西兩王之恩德謀勇，及南（王）翼（王）軍師之功績，獨遺北王，不知何故？按太平八年，昌輝已死，或者視爲叛逆被戮而取消其勤勞歟？

王長次兄親證福音書。　「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一卷，書面無刻板頒行年月，文內有「庚申十年七月三十一日」等字。是書實最晚之著，蓋仁發仁達柄政，乃在楊韋內亂之後也。此書亦爲宣傳耶教，勸人迷信，由洪仁發仁達重述天王預詔歌詞，證明敬主得福。其歌詞半屬於秀全傳敎時之歌誡，半屬於秘密社會之隱語，其要旨則歸於上帝萬能，雖無關史實，然即此可見太平諸人迷信之程度而其失敗即由於此。因既建都稱制，凡政治軍事，不求人事之改良，惟倘迷信以籠絡人心，欲不滅亡，不可得矣。是書題爲王長次兄親証福音，不過欲証明秀全爲眞命天子，特下凡管理天下萬邦人民，更証明其成功之原因，爲其崇奉上帝所致。此編爲詔書總目中頒行最後之一種，或者太平首領，鑒於人心之漸去，故作此迷信自堅之論，以愚「衆小」，（太平天國改稱百姓爲衆小）冀挽回其頹勢歟。是書價值，除對於宗教之迷信外，並可見太平天國與秘密社會之關係，始終仍帶其色彩。如隱語，改字，鄙俚詩歌，皆秘密社會獨具之特色，而演義小說，歷史唱本，尤爲其知識與軍謀之來源，書中所引詩，如十全大吉詩之：「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爾們認得禾救饑，乃念日頭好上天。」及：「人字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間，玉清不好起歪心，全敎上帝不愁難。」只寓「天王洪秀全」五字，拆爲二詩，毫無意義可噂。書中又謂：有時唱楊家將，有時唱趙玄郎，又云「洪家天子楊家將」，崇拜江湖上之英雄人物，皆爲秘密社會之精神。吾嘗謂太平天國初起，實爲秘密社會之別流，所異者，一爲「三合會」，一爲「上帝會」而已，迨後勢力澎漲，引耶教爲國教，加以事猶未成，而三合會首領洪大全竟被禽死，於是太平軍與秘密社會，（即三合會等）遂由混合漸分涇渭，然其先天所受之熏染，久而彌固。由其政教禮俗以及一切行動，隨時遞處皆自然表現，是書不過其一也。

四　最有價值之文獻

全書中最有價值之史料，爲其九十兩冊。第九冊「欽定士階條例」一卷，卷前署太平天國辛酉年新刋，辛酉爲太平十一年，此書不在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二十九種之內，而封面亦有「旨准頒行」四字，或即因爲晚年所頒，故未及入書目。其內容奏章，序文，及勸戒士子文，科場士階條例等。條例爲欽命文衡正總裁洪仁玕，副總裁陳玉成，又副總裁蒙得恩等製獻。序文等爲總閱官李春發，黃期陞等所作。此書乃太平朝考試制度之總滙，亦太平文獻中之精英，其重要實不下於「天朝田畝制度」，及「英傑歸眞」等籍。蓋皆爲太平天國「新政」之所寄，改革中之要事也。據「賊情彙纂」，「太平天國野史」「江南春夢菴筆記」，及其他講太平者史籍之所載，均謂太平開科考試，始自癸好三年，於天王萬壽時舉行，旋移於幼主萬壽，嗣後又改爲每年三月考文武秀才，五月考文武舉人，九月考文武進士，及翰林元甲。制度名目，皆沿舊規。至己未九年，洪仁玕總攬文衡，重修試典，於時期名目，多所改易，是書所撰，即本於此。對於考試制度，規定極詳，實太平朝改革新政中之最完備者，姑分條述略，以資參考。

(1)科甲名稱之改訂　按太平天國考試制度，其科甲名稱，悉沿舊制，自此條例出，始將各種名稱改易，並述其應改之理由，與其他政策標奇立異者不同，頗多可取。其發首序文，援古證今，引經據典，亦非其他條例之可比。序文中論科甲名稱應改之理由，謂：「唐玄侯（太平天國改宗，皇，帝諸字爲侯，故唐玄宗，明太祖皆貶稱侯。）手撰六典，舉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强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故有鄉舉進士，求試秀才者。明太侯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郡知郡，又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是秀才之科第甚高，不容濫冒，其名當改也。舉人者，舉到之人，唐高侯顯慶四年，侯親策試之，凡九百人，登科則除以官，不復謂之舉人，不第則須再舉，不若後世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即科目中之一科，有舉進士者，有學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而第不第未可知。蓋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仍謂之舉人，非必以鄉試爲舉人，會試爲進士也。是舉人進士之名當改也。進士之特出者爲翰林，自漢以來皆有之，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洽典墳，足以通達軍略，詳明政術者，均可入翰林之選，第舉用之途太寬，稱名每不得其實，是翰林之名當改也。武試始於宋慶歷年間，以阮逸爲武學論。至明太侯立武學，用武舉，其秀才等名，與文士同，尤覺盛名難副焉」。所舉雖多錯誤，亦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於是改秀才爲「秀士」，謂士人榮顯之初，如卉木之方秀也。改補廩爲「俊士」，謂智過千人爲俊也。改拔貢爲「傑士」，謂才過萬人爲傑也。改舉人爲「博士」，謂其博雅淹通也。復於庚申十年詔改爲「約士」，謂能通徹四約也。改進士爲「達士」，謂其通達事變，足以兼善天下也。改翰林爲「國士」，謂學識超乎一國，以國士待之，自克以國士報也。至武秀才等，則改稱「英士」，「猛士」，「壯士」，「威士」等，英謂其英明磊落，猛謂其猛可濟寬，壯謂其克壯大猷，威謂其有威可畏。於文武各級，統稱爲「士」，而以冠詞定其高下。平心論之，所改大皆妥洽，較之舊名，意義良佳，一律稱士，尤見整齊，謂武舉人等名不副實，亦具卓識。其秀士俊士國士等，出之尙書，禮記，足證撰是條例者，實詳參經史，不似其他政制之草草也。

(2)考試年月與所考書籍　太平天國自癸好三年開科以來，以天王萬壽時舉行，旋移於幼王萬壽，以每年十月初一日舉行天試，嗣復改爲每歲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舉人，五月十五日考武舉人，各省皆然。又於九月初九日考文進士，翰林元甲，九月十九日考武進士等。至是條例頒行，以試期太迫，士子無從預備，乃改於每年二月舉鄉試，（與清制之鄉試異，）三月舉縣試。每逢子午榮酉年七月初七日考約士，（三文一詩）初九日覆試，（一策一論一詩）七月十七日考猛士。又每逢辰戌好未年，集各省所取之約士，猛士，及榮酉兩年所取之傑士，來京應考天試，取元甲狀元，榜眼，探花。二甲國士，威士。三甲達士，壯士。是爲最高之考試。是書惜軼去二頁，對於俊士等之考試時期，無從稽考。至於試題之範圍，則多屬於旨准頒行之宗教書籍，謂：「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字一句之末，必要絕乎邪說淫詞，而確切於天教眞理。」故以「舊遺詔聖書」，「天父下凡詔書，」「天命詔旨書」等，代舊時之四書五經，爲士子必讀之書。所異者，勸戒士子文內，謂聖旨云：「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眞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者；士果備而習焉，則煥乎有文，斐然成章。」按太平天國燬禁六經，目爲妖書，至晚年反加提倡，命士講習，足見火氣已退，不似

滿此之抹殺一切矣。

（3）考試條例　太平天國之待遇士子，較清制爲優，其取錄亦較歷代爲易。據條例所擬，凡各省文武士子來京應試，地方長官，須按路途遠近酌給盤費。其住處則文士子均住於翰林院，武士子則住於講武堂，米糧薪水用物等件，亦由司事稟明人數，由江南省（按即金陵，當時分江蘇省爲江南省蘇福省）給發，永以爲例。蓋太平天國歷次舉行考試，各地士人，均畏縮不前，此或者故示優異，以籠絡人心。至入場後，每日定辰刻散給士子等飯菜一次，並碗箸等件。午刻散給餻餅一次，酉刻散給燭臺油燭，武場亦照例備置。其考場規則，與清制同，乃考試嚴而取錄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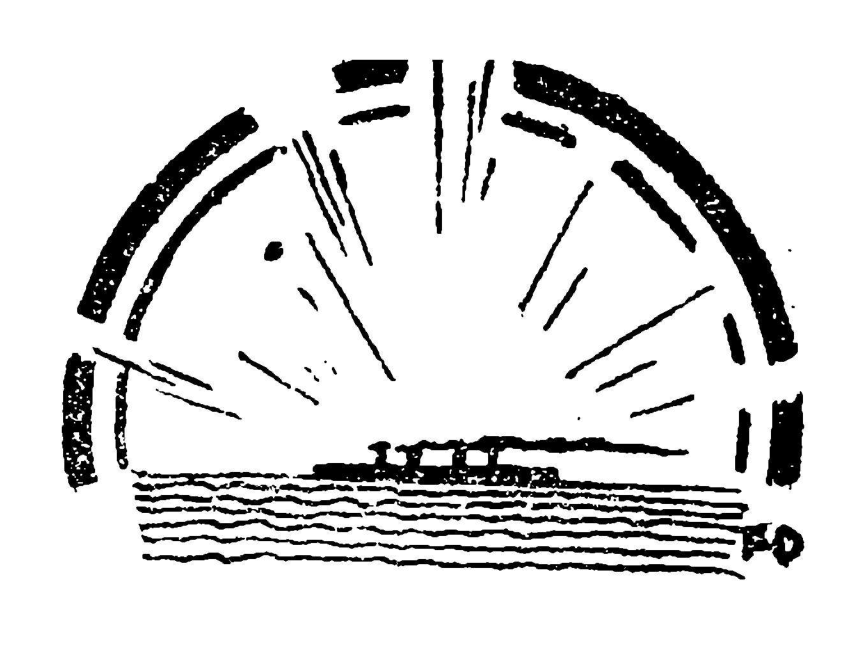
（四）考試後之官階　太平天國只文科中有狀元，榜眼，探花，武科則否，其次文士以國士爲最高，武士以威士爲至極。元甲職同指揮，二甲首名「傳臚」，職同將軍，國士威士，職同總制，三甲首名「會元」職同監軍，達士壯士，職同軍帥。此皆京試所取錄。至省試之「約士」，「猛士」及各郡提學拔取之「傑士」，均職同師帥，至提學每年所取之「俊士」，「毅士」，俱職同旅帥，郡試之「賢士」，「能士」，職同卒長，縣試「秀士」，「英士」，職同兩司馬。鄉試「信士」，「藝士」，職同伍長，俱免差役。是士子一經攷取後，即爲有職之人。是書條例，規定極詳，實爲太平考試全書，據其他書籍，太平天國確曾舉行女子考試，而條例中無女子攷試之規則，豈始行而終廢耶？又按各書只云傅善祥爲某科女取元，其後不聞。或者太平朝竟無考試女子之事，亦未可知，是則有待詳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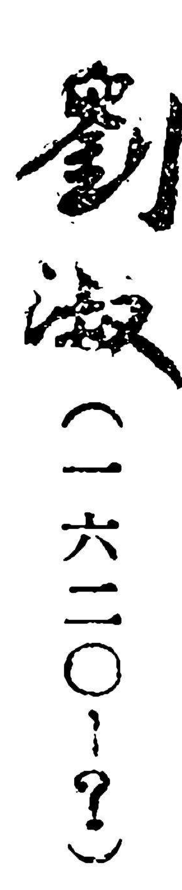
五　國內發現之太平政書

第十冊「欽定英傑歸眞」一卷，爲天試文狀元干殿文正總提劉闓忠撰。卷前序文一首，記一投降者紅頂雙翔張某與干王問答之詞，凡太平天國之政治，宗教，考試，社會等，皆藉其問，詳爲闡明，此書實太平天國文献中之最有價値者，不特爲其新政之所本，亦即其思想之所萃。中釋天王之稱號，謂繫王於天，所以大一統。並以前王之稱皇帝爲僭，貶稱爲侯，又釋義安福燕豫侯六爵之稱，謂遠勝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制，皆他書所無，足以補正史之缺。其他爲「改曆」，「蓄髮」，「考試」，「排滿」，皆議論精核均足珍貴。近年以來，由海外鈔回之太平文献至夥，獨無此書，去年乃由揚州發現，聊以稍慰。是書卷首署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新刻，蓋太平末葉之著，宜其所述典章制度，社會風俗，得以如是詳備也。

蕭一山君以在海外極大之力錄回此書，均係太平本身文献，使當時頒行之詔書總目二十九種，今日復得親其全，嘉惠士林，不待贅述。而一代轟轟烈烈之革命運動，與新政之精神，得以保存，是集將永爲太平天國史料之根源，此不僅研究近代史者所當感謝，若洪楊諸人有知，亦應欣慰於大天堂也。（按太平軍稱江浙爲「小天堂」，死後上天爲「大天堂」。）

廿五，八，於海上五知書屋。





劉淑（一六二〇—？）

王泗原

明代亡時，贛江上游有一位舉兵圖靖國難的奇女子劉淑。

劉淑，安福道南鎮三舍村人，她父親劉鐸（一五七三—一六二六），字我以，一字洞初，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進士；官刑部，執法如山。商人李朝為內臣陳正己害死，鐸正陳罪，因忤魏忠賢。那時魏燄方熾，頌葬功德，請加魏公九錫者，幾遍朝士。鐸獨抗顏不少俯。魏猶畏鐸才名，囑其親近僧本福以箑頭乞鐸題詩。鐸大笑，即疾揮三首：

陽至君王寵，陰霾國士飛，忠肝伏草莽，直節杜柴扉。綫線才無補，葭灰力轉微。憑誰吹黍谷？天日炳重闈。

日長方引線，補袞為誰裁？葭管陰陽錯，彤庭水火開。大僚無燮席，小吏有餘哀。萬國呼嵩會，天心見復回。

彈射何妨作逐臣？四維誰復秉絲綸？鵾鵬已逐冥鴻遠，鶬鶊甘同海鳥親，再醮定知無令婦，三至寧復有完人？升沈不用君平卜，早向青山買隱鄰。

這三首詩便結束了劉鐸的生命！魏見之，大恚，遂令鐸出守揚州，治揚三月，士民咸誦，魏又恨忌，授意其黨田爾耕以詩語為訕謗，緹騎逮之。鐸夷然就縶，不少辯。揚之紳衿氓隸遮道哭送，甚有欲叩閽鳴冤者，鐸慰遣之。及廷鞫，竟得釋，奉旨復原官。魏復以戚畹李承恩獄逮繫鐸，使司刑薛貞鍛鍊成獄，以慘刑欲勒鐸伏罪。鐸目薛曰：『逆閹誤國，毒流海內，天下人皆詛之，何必某一人？而殺某，圖寵耳。富貴一時，名節萬古；冰山潰，而能免乎？』薛為之頭顫齒咋，不敢言。終承魏旨，坐以決不待時。初，鐸被逮北上，夫人蕭氏攜淑萬里相從。會詔得釋，鐸坐旅舍，悲歌自放。蕭夫人苦勸歸家，鐸不從，為詩以示：

十載拋閒一釣綸，整纓拂劍學為臣。謾懸赤手浣明月，忽碎丹心染暗塵。鵩鵡由來忌作賦，豺狼未去空埋輪。孤魂准遶長安闕，莫遣巫陽下岩旻。

及再逮論死，蕭夫人欲叩閽撾登聞鼓訴冤，為奸黨倪文煥所格。繼上書求代，不報。鐸又為詩慰之：

英雄到此豈趦趄？氣作山河血作輿，手擲玄黃還宇宙，身遺清白

誰庭除。孤忠無絆休同死，斷骨宜埋莫上書。知汝百年能不負，鋼肝鐵膽傾如余。

當時劉淑年七歲，隨父母於患難，了無怖容。聞父不歸，輒悲啼欲死。鐸謂其異日必爲女中英，須帶之南還，並有詩：

千仞岡頭一振衣，男兒事業未曾違。魂依皓日懸門諫，血灑飛紅送女歸。

寅鶴猶然辭帝畿，毋煩草木淚霑衣。遺巢不覆君恩重，北海尙留釋女歸。

及鐸赴西市，蕭夫人抱淑隨，必殉死。鐸曰：『而婦人也，亦具鋼肝鐵膽乎？然俱死無庸。吾三詣詔獄，數被慘刑，京師語爲鐵漢。今吾事畢矣，歸語繈兒，無愧我忠孝家乘。』旣又指淑：『是異日當爲娥中英，可授以書。』餘無一語，臨刑，仰天高吟一律：

大限年來五十三，翻身跳出是非關。魂魄先從三島去，詩書悉付六丁擔。無棺任憑魚腹葬，有骨徒教野狗銜。龍逢比干歸泉下，此去相逢而不慚。

至死，罵魏不絕口。時天啓六年（一六二六）。次年（一六二七）熹宗崩，烈皇帝嗣位，魏旣誅，贈鐸大僕寺少卿，詔論祭葬。蕭夫人尙在北京，到這時纔得扶櫬南還。

鐸得諡忠烈，蓋在永曆二年（清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安葬以後，桂王所予。瞿式耜于鐸葬時所撰墓志銘，尙未有得諡之記載。且葬時，淑尙欲置「待詔碑」於墓側也。（見淑著個山集卷二）。

劉淑親屬表：

劉鐸——兆戰（邑庠生）——天衢（郡庠生）
　　　　　　　　　　　　└（女）
袁夫人　　　康夫人
蕭夫人　　淑
王振奇——藹——永銓

鐸所著流傳到現在的有來復齋稿十卷，他的女兒淑曾在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刻過。刻本至今已不可得，今所存的只是乾隆間鈔本，集中盡是詩詞論序，而奏疏策議則在崇禎初他的兒子兆戰北上時已亡于水中，劉淑「來復齋稿小引」說：

昔先兄謝郎北上，曾攜奏疏策議若干卷，將先付梓人以傳。舟泊大湖，乃爲馮夷所奪。

不久兆戰早死，剩下的稿子，劉淑把它帶到夫家，她丈夫王藹曾加以整理，「小引」說：

老母簡尋餘帙，付不肖攜歸王門，計論序傳志不下千紙，而詩歌銘贊等過之，亡壻清夜捫香校理，稍稍成緒。

整理僅「稍稍成緒，」王藹又死了。後遭火災，遺稿又損失很多，「小引」說：

壬午（一六四二——作者附注，下同）之歲，別業告災，刦餘所搜，倍于沈汨。

又淑「感先君遺稿」詞：

丹璫璘璘珠吐，青節峋峋玉立。乾坤留此孤忠烈，來復蕭條一篋。兩淚幾行點次，飛花天外評輯。誰爲畫箸籌邊策？囘父嚼然嗚咽。

——西江月

至今遺稿鈔本，除了有些人名和明代偏安年號空白（叙文年號易「永曆」爲「崇禎，」反致與事實不符）外，腐蝕處也有不少，極爲可惜。

劉淑既隨母扶櫬南還，停柩臥側。淑母蕭太夫人出鐸遺書自己教她。象及兵法，劍術，佛典，莫不精貫。

淑經史之學，亦有師承，她集中有「李老師介遐至」詩：

舊學商量新發硎，伏生年老好傳經，草生書帶玉階下，舄舃臨風任意青。

又有師曰「中峯，」集中有「讀中峯師百梅序戲評」詩，又有「春歸晤趙母鄒師坐語」詩。此「趙母」蓋鄒師之夫人，集中有「壽鄒夫人趙氏」詩。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淑與同邑王藹結婚。藹父名振奇，字石鯨，官至寧夏巡撫，藹爲其次子，結婚之後，伉儷甚篤。他們有時連翩出游，集中有如下的一段韻事：

戊寅（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之季，遊螺水（吉安），謁注生閣，閣飛望鷺院（白鷺洲書院，今江西省立吉安中學校址）翠波如翼，朱闌欲浮。裓香諸眷屬皆有求嗣文帖，蹵音雜沓。外子牽余憑闌倚眺。連翩登閣者，紅襯桃腮，綠裊柳腰，燕燕鶯鶯，嬌聲弱態，眸問扇引，笑語娟娟，眞解舞花枝也。復有村姑老嫗抱孫攜子而來，釵串珊珊，歡呼褰袂。忽曰：『何處郎君娘子，恰如一雙玉樹？』皆相率投果登車，分花滿袖。且曰：『兆君歸家，必産麟兒。』次年果生子。

今吉安白鷺洲邊有閣，與書院隔水相望，曰「古胥原壺」，當即此所云注生閣。淑夫妻同游，和現在的風氣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淑也曾與夫別，集中有「寄外」詩：

鏤血絕腥臚，堅心向佛誓。日久不可磨，誰決魯魚字？

「誰決魯魚字，」綠道無人商量文墨之意，又有「秋閨」：

瑣窗鶗鴂，紅豆生悲，且啄且舞。風颯颯兮入簾，悵秋衣之未寄兮余心苦。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子王永銓生。

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藹死。淑守節撫孤。集中有「矢志冰霜」詩：

霜是露所爲，履霜復履冰。嚴風吹露去，灼灼葉還兢。

又「痛哭」詩：

未說心先脆，聞風膽自寒。自知履霜急，不信涉冰殘。魂續勞臣節，血凝志士鞍。王門幸不屈，哭罷反成歡。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北京陷賊，烈皇帝殉社稷。淑聞而痛哭曰：『先子與王氏皆世祿，吾恨不爲男子；然獨不能殲此渠凶以報國仇耶？』因散家財募士卒，得千餘人，併其僮僕婢媵部勒之，成一旅。

時督師何騰蛟置十三家軍散駐楚中，淑對其勝敗非常關心。集中有「羞聞楚敗」詩

調膳罷朝烟，理鬢當窗坐。不聞馬嘶聲，但傳班師過。

又「喜聞楚捷」詩：

正抱彈鋏傷，無計全碎瓦。今聞戰巡歸，不虞湘山赭。

又「聞楚捷以八音戲占」詩：

金沙聞步處，石壁傍雲開。絲絡心如結，竹橫夢欲回。匏剩茶無投，土寒花不胎。革雜傳雨信，木葉代深杯。

又「聞楚信」詩：

上苑春風到碧臺，百花芳處送陽回，三湘本是生蘭茝，掃去腥膻吞氣催。

隆武元年（順治二年，一六四六），淸兵陷吉安（據瞿式耜文）。淑起兵赴湖南，至永新，時張先璧軍劉永新，張請謁，淑開壁門見之。淑流涕爲言，指陳大義，諸軍胥變色，拱立聽命。第二天，淑往先璧營報禮，且周視其營，閱其兵，出千金爲犒，佐以牛酒，一軍盡歡。然先璧心持兩端，卒不敢赴敵，並且微露欲納淑的意思。這一來，淑便惱了，就筵間拔劍要斬先璧。先璧惶急，環柱而走。一軍皆甲，淑叱曰：『汝曹何怯也？怯如是，而能赴湯蹈火乎？此吾自不明，吾自誤。吾一女子耳，又安事甲？』口占句云：

銷磨鐵膽甘吞劍，抉卻雙瞳欲挂門。

大書于壁，從容北向拜曰：『臣妾將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矣。』先璧悔且懼，率麾下叩頭請死，淑曰：『婦言不出于閫，吾以國難蒙恥以至于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跨馬竟去。

淑既離張先璧營，家人勸她歸，淑有「軍事未畢家人勸我以歸」詩：

結營細柳已成軍，屢世余家受主恩。毀盡釵環紓國難，九原聊欲慰忠魂。

撇卻紛華脫戲場，躊躇此際費商量。揮戈難止天邊日，回首依稀念故鄉。

半天未掃蚩尤旗，愧唱刀環勒馬時。早望奇才嵩嶽降，宜將大廈力支持。

洗兵早欲挽銀河，報國深慚倦枕戈。理就從前書畫舫，翛然一棹入烟波。

一聲畫角興方豪，姊妹爲余脫寶刀。從此山中無個事，憑他橫海吼蒲牢。

擲將匕首尙鏗然，未斬仇人但喚天。自此延津藏劍氣，潛龍不再躍深淵。

我緣需道不需名，野鶴孤雲任所輕。忠孝不須由吐納，蒲團懶對月華明。

此次從征愧木蘭，還鄉又復上輕鞍。依然重整枌榆社，父老猶聯故舊歡。

慕前宿草念先人，想到家山亦愴神。聞道桃花源尙在，武陵我欲問漁津。（十二首錄九）

看了這幾首詩，可知淑之出師，乃無一人贊助：「一聲畫角興方豪，姊妹爲余脫寶刀，」處此兒女情長之環境中，雖英雄也會短氣。「擲將匕首尙鏗然，未斬仇人但喚天，」不得已而歸，猶恨功不能成。抑怨之中，更希望「奇才嶽降。」而自己卻不能不「重整榆社，」「烟波一棹，」甚至「蒲團對月」了！

苦節孤忠，所願終不能遂，于是盡散所部，使歸田里。淑有「歸自禾川（永新）有感」詩：

驚起紙上魂，瀝盡詞間血。閣筆不勝吟，淚落青衫咽。越江有佳人，皎皎如降雪，衣裳剪白霞，復以天香褻。抄抄雙翠蛾，金刀安可折？矯矯兩紅蓮，天綾安可纈？臨沼月生憐，泉流尙嗚咽。倚樓花窺

鏡，片片黏羅襪。

又「禾川歸家贈叔峨人」詩：

莫咤蘆中渺，且從竹下歌。生涯付梅雨，氣節凌滄波。豎業一身膽，擎邦七尺戈。昔言叔勉勵，今笑我蹉跎。春翰已無卷，秋風應有科。帶雲文欲蕊，鑑雪劍將磨。書寄誰家几，飧分何處婆？閒時令稚子，攜月好相過。

男兒客四方，舉足幾回頭。未折潼關路，先驚戍夢秋。征衣和月裹，神弩帶風收。獨步遼陽塞，誰分裂土侯？危樓欲礙日，大冶豈陶愁？玩世和空笑，窺籠學鳥謳。只恐刀無耳，何妨我有頭？孑然分天北，青天覆未周。

又「感懷禾川歸作」詞：

灑淚別秦關，木蘭舟寄小灣。丹心不逐出籠鷴，桃花馬殷，屠龍劍閒。長袪片月裏羞顏，病孱孱豈堪殉國？宜臥首陽山。 孤生天地寧有幾？已占了天之二。從容冷瞰塵寰事，半襖佯狂，一腔憤烈，惱得天憔悴。買刀截酒空遊世。笑看他蠓蟲負李，長天難卷野無據，惟有孤生是。

——黃鶯兒

淑還鄉後，或謂其居爲安樂窩。集中有「還鄉後或賜以安樂窩」：詩

淪落如今事若何，吞花臥錦已蹉跎。玉京饒有迎仙宿，怕惹天香帶恨多。

花草栽培荊棘刪，谿山部勒有除閒。莫驚飛鳥原無定，恰共晴雲出岫還。

此間正好飯胡麻，倦探禪機倦探家。不信神仙居海上，蓬瀛何必在天涯？

冰雪[illegible]月一天[illegible]，世事浮沉總不平，握管前趨安樂[illegible]，于今國步尚艱難

她在[illegible]時，家人勸[illegible]歸；既歸，便有人頌以「安樂○」可見報仇殺賊者，畢竟是特立獨行，雖親友且不能諒其心，更何言贊助？當時即無張先鑒者，淑志亦未必能成。此眞可令後世志士同聲一哭。

是年（隆武元年）歲餘，淑有「[illegible]感」詩：

浪迹經年業，南莊又歲徂。風塵機已洩，江漢氣猶孤。去國羞辭族，還家不丈夫，牀頭餘一劍，三躍起吞胡。

戎裝雖解，「吞胡」之雄心猶在也。

淑既歸隱，有某公從軍，淑爲詩送他，並謂當替他撫字幼兒。「送某公從軍」詩：

我昔磨刀公不悅，而今我隱公偏出。勸公藏刀且待時，其奈公心堅于鐵？丈夫不在取封侯，袖裏青虹宜貫日。報國酬親孰不甘？時乎時乎弗可失。千金擲盡恐無功，半紙封章寧易得？況乃即藏折腰枝，腰上龍泉空三尺。擇木棲廖少主人，嘔心剖腹誰能識？能識公心公不知，知公相挽公無詞。躍然長嘯天涯遠，青海黃沙任所之。所之意氣逼炎漢，昔非今是何其遲？閭巷兒曹舞綝縰，應笑老翁泣數奇。已承王室經綸業，莫向晴江念別離。尊酒傾來沃寒膽，青鋒挺出斬奸魑。昔日邀公早殉國，昨日勸公且待時；今日囑公奮前往，封狐赤螘掃勿遺。公有北堂余有萱，公有幼兒我有㛹。公既爲國不有家，余擬爲親酬世契。在家在國總宜忠，忠義決不將親棄。牽衂絕裾難兩全，馬上

勤寄平安字。立身許國奚可辭？還當策馬長驅去，掬水拈花那可許？吞刀嚼鐵余曾試。此中消息美風景，惟將明月鉤孤志，我當爲公撫幼兒，公今此去宜得意。風雨蕭蕭已載途，百里暗揮思親淚。從此率然布蜿蜒，力挫凶鋒衝鐵騎。淮陰兵自天上來，奪取孤城立漢幟。銘勳竹帛翛然歸，孺慕長向椿闈侍。

此某公從軍，「心堅于鐵，」眞是志士，而當初且不覺成淑之出兵（「我昔磨刀公不悅」），餘子更不足道矣，可歎。

淑後來歸小菴山中，曰「蓮舫，」以奉佛，並迎母蕭太夫人歸養（兆熾妻康夫人死時，蕭太夫人尚在淑處），有「山中小築」詩：

冷闢風雨塞，深隱薜蘿泉，饒有如槎地，載此片帆天。勺水窮源得，小徑帶雲穿。怪石意歷落，古樹殊蒼妍。環壁擁畫障，瀑布挂飛簾。舞松詠鶴高出雲，野翁林女各能文。萱叢蕨族不關雞，絕島無春草自薰。黃鸝紫燕弄蒲樗，蛺蝶游蜂亦蘧蘧。石叱苺苔鹿初過，綠院芳池藕成蕖。蕖噴萬顆辟塵珠，辟塵聊作藕花居。藕花居，大於月；霞疊垣，桂開閥。蘭閣貯奇書，曲洞惟幽鷺。幽鷺玄涯覓異花，接海連天植到家。竹林仙佣薰風靄，靜日呼童更種瓜。箕子佯狂原未死，鶯簫幻客弄小兒。浩然俯仰長松下，白也朗吟無敵詩。錦車女子劍光寒，劃割終南一半山。十載爲得仇人首，衣冰餐雪住世間。

又「幽居窮壑次杜公悲歌」一詩：

有客有客哀子美，髫鬢深流急洗耳。朝收落翠綴衣裙，日暮悲哦山樓裏。胡騎不退不能歸，瘦斷長途夢欲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慘風送雨促人來。

有弟有弟在遠方，經年不返歌陟岡。極天關塞連烽火，白草黃花烟霧長。人生那許如去雁，衝得茱萸枝盡香？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望穿夕陽江底骨。

龍兮龍兮處青湫，亂石嵯峨遠南樛。飛蛟怪蟒作巨浪，龍兮尚在淺汀游。安得漢高一鍔劍，斬盡蛟螭怒不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遏，撥平亂石見龍姿。

謾道長征人未老，無端奔逐領轡道。眼前新貴固多人，若個將軍恢匡早？田姬相對訴艱難，傷心誰把孤篪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漠漠彤雲吐日速。（七首錄四）

身居茅菴蒲團之間，報仇殺賊之懷祇能吐之于楮墨，壯志未遂，竟如此以終其身，留恨長千古矣。

永曆二年（順治五年，一六四八），淑回三舍村，葬父于本里辛田。詩：

斷髮胡鶯家，叛亂傷殘骸。昔時馬革裹，荷鍤今而埋。予生胡不辰？已抱終天哀。自笑身無影，蓮花何處臺。

又有「窆先君駐三舍」詩（略）。

又「先塋初就次先君臨終韻」詩：

王官若封徑掩三，蒼然浩氣破天關。心懷北闕風猶壯，冤洗西江水盡潸。日暮雲回香自裊，參橫斗正月相銜 。稾街早已誅梟獍，賤魄無靈死亦慚。

瞿式耜爲鐸撰墓志銘，有如下的一段話：

嗚呼！公之死，距今二十餘載耳，而奸臣誤國之禍遂至此極。「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哉？使公而在南陽，新猷當不出鄧馮諸君子下。撫今思往，梲然欲哭。哭公乎？哭天下耳。哭天下以哭公，安得不銘公？

那時明亡已屆五年，式耜正擁桂王奔走粵西，幾經辛苦患難，痛心于無可支撐朝政之人，故不覺言之悲。

至于劉鐸安葬的遲，淑「祭父文」中曾有敘述：

吾母艱苦萬里，奉櫬南還，乃得停柩臥側，昕夕哭臨。不爾遑延歲月，屢失窆期，遂至二十餘年之久耳。嗚呼！父有子，兒之兄也，嘗欲哭籲闕下，請君恩以慰父于一抔，不幸兄早世而事寢。父有壻，兒之夫也，亦嘗欲繼兄之志，慰我父于一抔，不幸壻亦早世而事又寢。十載之間，兒以寂寂蘩闥，奉老母，撫幼孤，棲遲壻宅，百難叢攻。每當火燐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念吾父遺骸，冷落厝舍，悽蔽荒蕪，松楸奚望，木主未安，此心此臆，寸寸欲斷。兒于斯時，蓋欲葬父而不能也。前者宗社弗戒，九服染腥，窮谷深礬之內，兵燹日尋。或言急負父柩以避不虞。然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藉使輿櫬負梩之徒皆（缺五字）從事于瑜域，父其能不痛憤乎？兒于斯時又欲葬父而不忍也。兒嘗傷心喪亂，寒幃獨泣，思吾父生平耿耿爲國，其吞胡剪蠲之志必不灰于九京。是乃揮珥鬻鈿，佐義旅一朝之餉，亦用告于天下忠臣義士曰，吾父之志云耳。豈料奸臣不察，蝸威忽遑？兒自誓一死，但以吾父未窆之骨，拳拳囑老母耳。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遠害，流離瑣尾，以至今日。幸際新天子中興，日月重炎，頓復衣冠之舊。兒之葬父，此其時矣。

又「追憶貧未葬父之苦」詩，敘曰：

父柩既還，貧不能葬。家治星叔有信謂余曰：『古之鬻身葬父者有之。』余答曰：『病若不死，則當鬻而了此。』

鐸葬時，兒與壻都早死了，孫與外孫皆幼。「祭父文」說：

惟忠魂燁燁，啓迪後人，使兒之子與兒之子皆得早自成立，則兒壻未畢之志或終有可待也。

淑自結婚至父葬，中間曾歸寧（或不止一次），集中有「歸寧哭柩」詩（略）。

永歷五年（順治八年，一六五一），淑哀集她父親的殘稿，刊刻藏事。鐸稿經展轉摧落（事見前），此時淑「括之敗篋壁案，廣求親友所藏，千百什一，僅乃得之。」（「小引」）淑有詩：

化碧千秋血，鑄成一帙書。白雲孤岫卷，浩氣長天舒。嘗欲籠鵞換，今方載酒携。六丁何處去？呼取駕香車。

這時她母親蕭太夫人還在。來復齋稿有蕭太夫人的姪子蕭琦的敘，說：

是歲（永歷五年）之秋，姑氏以仟來，命曰：『吾弱女痛其先人甚，今哀殘稿付殺青，成矣，屬予以一言。』

大概因鐸孫天衢尚未成人，故營葬刻集之事，都是淑一人任之。

當永曆朝廷岌岌不可終日之時，淑猶欲疏報父忠。集中有「二十九年竟不能一疏以報先父忠節」詩。鐸死後之二十九年爲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即桂王奔雲南之年也。

天衢後入郡庠。蕭太夫人亦享高年。淑有「母壽」詩：

阿母丹桃九九期，蕊宮兀坐突生痴。博來龍女膽瓶水，一灑[illegible]六月時。

荷花酒泛碧筒杯，楚楚嘉賓笑語陪。今夕祝儀終有缺，冢孫訪友未歸來。

這所謂「冢孫」便是天衢，鐸祇有一孫。又「北堂壽日」詞

北堂萱草，南極輝光耀。瑤臺上，華筵表。此日眞人集，應有青鸞報。仙丹授，傳延三千年不老。

——千秋歲——

淑子永銓，小名章兒，生平不甚可考。然鐸葬時，永銓方十齡，已有異於人處。翟式耜「墓志銘」說：「永銓方十齡已崢崢不羣。」蓋永銓受母教而兼師致。淑有「課子」詩：

小大春朝課[illegible]兒，閒誦江樓幾句詩。立志龍光高北斗，課功蛾術趁朝曦。[illegible]愛勤相覲，石室餘寒强自支。共坐不妨更漏永，雞聲頻續透疏帷。

又「童子讀書」詩：

童子書聲最可人，殷勤講解更相親。垂髫拜跪傳佳致，一片天眞四體春。

頭角崢嶸具美姿，童蒙養正聖功基。室中莫恃芝蘭好，花貴栽培初蕊時。

又「攜兒就讀于黃田之野」詞：

紫雲新種點春工，喃舒香蕊紅，半籃皎月，雨寒玉露，幾盡清風。

含笑攜兒入桂叢，秋光掩碧空。萬卷龍文，千重斗帳，一畝儒宮。

——眼兒媚——

又「命兒就讀鏡林」詩：

翠微深處欲生雷，風雨相從腕下來。禹穴有根終作浪，雲門無鑰用心開。

忠清家無貴承先，門祚祇傳一線延。鍊冶超心爐點雪，終身臨履愼冰淵。

後來永銓曾佐倪公（無考）幕府，淑有「倚閭三首時章兒尙寄居倪府」詩：

咫尺天涯遠，孤兒尙遠游。輸財徒取謗，看劍反生愁。志怯心猶壯，霜嚴海不秋。扁舟誰盪日？爲我惜淹留。

飢隼談深樹，閒雲落晚山。心傷樓更掩，悶重月常關。殘菊催冬至，寧馨待早還。倚岑增悵望，微雨灑枯顏。

幕府依秋客，承恩宿蕊宮。思歸音有操，言別語難工。公子憐黃鳥，王孫歌曉風。他年期虎志，努力定山東。

永銓佐人幕府時，最早算他十八歲，亦當在永歷十年（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以後。是時桂王已奔雲南，餘地盡歸了清室版圖，這位倪公，當是清室臣子。永銓在他幕府，或係「爲貧」而仕。故淑詩云『飢隼談深樹，閒雲落晚山。』又所謂『公子憐黃鳥，』蓋取大學引詩『緡蠻黃鳥止于丘隅』下面孔子的『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之意。字裏行間，固微露隱痛也。末云『他年期虎志，努力定山東，』言外之意可知矣。

淑親屬中，兆織妻康夫人（名雪菴）也長於詩，常與淑相唱。淑「爲康嫂索稿」詩：

恰遇清秋好月時，西風吹桂吐新枝。懶霞不向人間表，欲鏈飛仙

幾句詩。

淑與其嫂康夫人同遭人生不幸，寡幃獨傷，同病相憐，凄苦之情，時形楮墨。淑「斷香銘紀夢」文中有云：

雪（雪菴）搜覽案上，得予李媛之詩，淚下爲言：『猶記秋闈夜話乎？君曾云余兩人故有同病之傷，而慚同命之好。誦左貴嬪作宜分之誄詞，甚宛烈，得此佳人，朝至一誄，夕死何辭？余將不測，當爲之作誄以究癡源，幸矣。』予云：『不傷同病，實傷同時也。兩先人盟于竹帛，而生我不辰，蘭折蕙挫，同傷其類。嘗讀廣南諸女半偈壓消。予有不慶；當全偈以破蓮嗔，亦幸幸矣。』

淑所爲康夫人詩集作叙，傷時悲遇，尤充滿幽怨之情。「康雪菴夫人詩序：」

人之性情莫摯于怨。怨也者，性情之貞也。貞則激，激則鳴，故詩麗焉。古今之能怨者，莫若伯夷，繼莫若靈均。以暴易暴之歌，霜音絕響矣。離騷天問，眷戀宗國，九死不移，孤忠憤惻，觸吻成調，何善怨也？流風日偪，嗣音杳然。衣冠之族，飾詞匿臂者往往矣。而悲慨惋冽之致，乃間觸于里巷閨幃，然亦未數數見也。風雅所錄，一唱三歎，强半爲婦人女子之言。邶鄘以下，哀蟹茶節，愴人天懷矣。即周行寘筐之吁，南山殷雷之詠，流連二南，亦似有大不得已於衷者而爲此言也。然則貞性所激，茹苦寫懷，即婦人女子，孰不可以怨哉？吾茲讀夫人之詩而益有感矣。夫人之詩，愁紅悽翠，一往彌深，不知者以爲采桑團扇之遺詠耳。獨吾讀而有感，何也？往者沅湘無波，江水安流，余儕何知？自恤其緯而已。夫人亦自念十載以前，槳羊之學已成，杜羔之名旋立，讌籩豆宴安耳。天降喪亂，九壤震溺，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當斯之際，如之何勿怨也？迨魚淵已失，雉羅頻罹，窮猿奔林，無木可擇；阮氏之粟粥屢作，百里之扊扅空爐。當斯之際，如之何勿怨也？漆室之女，無故而抒一歎，其性情所激，曾何詩有？而癡志苦膽流映千古。夫人之詩亦若是焉矣。或曰詩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賢人君子懷抱抑鬱，每託於室家之言以見意。豈夫人女子果可以言怨耶？嗟乎！是不然也。吾爲丈夫，能如伯夷靈均之志，自可登西山而讀楚辭；吾爲婦人女子，能不愧莊姜共姜之烈，亦可詠綠衣而誦兩髦。矧夫枯雪裹心，無塵可掃；劍氣逼眉，有涕難飛。宜飾詞匿臂者之莫解也。吾與夫人相喻於字徑墨畦之外耳。雖然，性情之貞，莫摯于怨，吾之所言匪僅于茲也。不敢怨天地，不知天地之役我；不敢怨聖賢，不知聖賢之誕我；不敢怨吾命，不知吾命之陷我。伯夷怨商亡，靈均怨楚滅，天崩地裂，跬步莫容。而今則痛山河之非舊，憐遺卵于覆巢。鐵壁銅郛，四面火聚；筋骸異識，盡爲恨府。較之莊姜共姜之所遇，殆什伯焉。命也如斯，則其怨當亦天地聖賢之所共鑒矣。孔子言詩曰，『可以怨，』善夫。

兆轍尙有一能文學之女。「斷香銘紀夢」說：『夫人之女，才冠羣英。』又同文裏面述夢中所聞康夫人之言曰：『有詩百餘首存愛女笥中。』

淑自居蓮舫奉佛後，自號「個山人。」所著個山集七卷，以語多憤詈羌胡，終有清一代未得刊行。她故里劉家雖有鈔本，而蛀蝕太甚，不可卒讀。先君（諱仁照）在湖南得湘鄉劉家鈔本，校理經年，于民國三年刊行。校理經過及集之內容，先君敘文內均有叙述：

有明之亡，紀綱先弛，下陵上替，兵悍將驕，雖萃千百忠臣義士烈婦貞女赴之以死， 莫能挽社稷之沈淪，拯生民于塗炭也。 淑姑以一女子，欲提一旅以靖國難，事雖不成，志足悲矣。出師僅一二百里，而狂且肆侮，淑姑挺身拔劍，僅得全節而歸，遂匿跡空門，奉佛而終，吟詩自娛。詩多傷時語，詈流寇，斥羌胡，固不可刊於前清盛時也。余求得三舍劉氏鈔本兩部，蟲蛀殘缺，不可卒讀。游楚南，得湘鄉劉氏鈔本尚完善，然草書蠅頭小字，謬誤亦多。校理經年，漸有次序，謹以付梓。照愚陋，而此集詩境幽邃雄豪，間以典贍，校讎譌誤恐不能免。文甚少，從邑志錄出「訂刻父太僕公集序」(即「來復齋稿小引」)及「祭父文」，併集末所存詩序及雜文數篇，刻于卷七。或以爲淑姑貞烈，而集中旅魂雪至之作，才鬼之記，恐涉楚襄神女，陳思感甄之嫌。然而靈均山鬼，宋玉招魂，摛藻揚芬，恢奇瑰麗；苟出于賢人君子之筆，自可使後人知忠魂壯魄，有此不得已之苦衷。而志託幽邃，情結綿邈，足以破海天而感泉石；易占載鬼，詩存旱魃，於雅正之旨無傷也。淑姑之詩，凡紀夢述病，玩水游山，弄月吟風，參禪禮佛，皆血隨淚落，裂膽碎肝，働宗社之云亡，慨河山之非舊，今隔數百年讀之，猶令人豎髮拍案，色動魂飛，拔劍而起舞。當是時，開門而迎闖賊，出關而請清兵，擁福藩於江東，棄永曆于緬甸者，孰非有明之臣子也哉！至如秦良玉大破强寇，沈雲英奪還父尸，假使淑姑之兵得達湖南，或未必無同志者。無如時事日非，命亦終蹇，而淑姑僅以詩傳。西山蕨薇，汨羅蘭芷，足令人流連而慨慕矣。卜子夏云：「詩三百篇，大氐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今傳淑姑之詩，不敢背卜氏言詩之意焉。

淑壽無考，集中有「感白髮作」詩：

猛驚白髮幾莖絲，助我絳雲一帙詩。晷色光生新彩劍，劍氣凌霄鉏怪鴟。蕭疎國事臨閒疾，潦倒山容攬鏡知。遼海而南誇繡虎，自江以北笑擒魑。晴雲遠樹天涯夢，湘渚青燈午夜棊。眼底崎嶇誰是隱；胸中沈鬱曷勝悲？水明潭月空誰歎，不吟白頭效漢姬。

白髮之感，不足以證其年高，但她憂國之淚，與生同枯，自可斷言，「遼海而南誇繡虎，自江以北笑擒魑，」此景乃重見于今日！吾人讀淑遺著，睹其所爲，當作何感想也？

二十五年，吉安

本文參考

(一)劉淑個山集
(二)劉鐸來復齋稿
(三)温睿臨南疆繹史(李瑤補正)
(四)瞿式耜劉公墓志銘
(五)吉安府志
(六)安福縣志



黃花岡之側面談(二)

篠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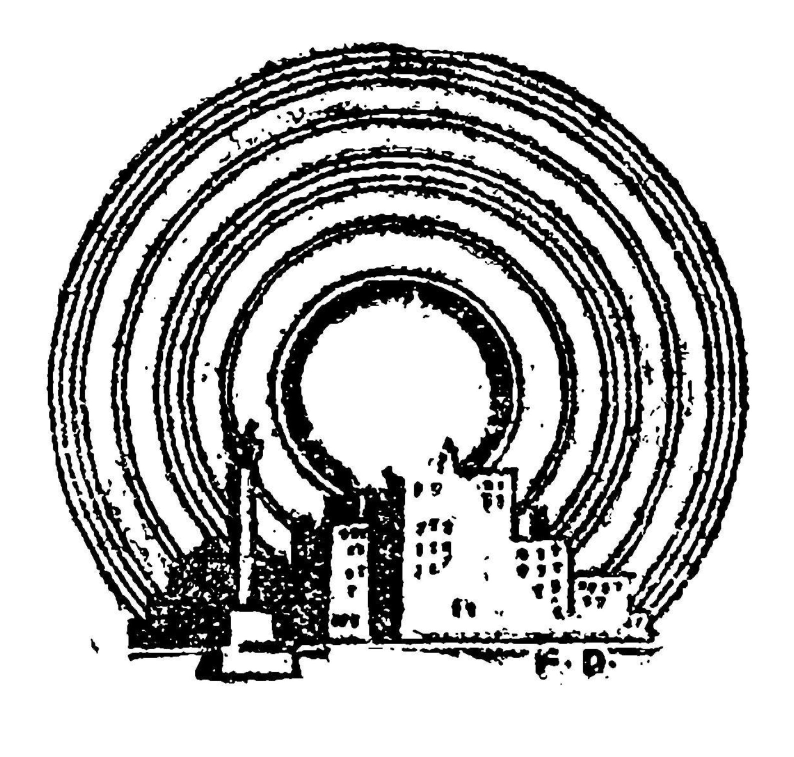
清末，光宣之際，革黨披猖，各省督撫之唯一要務，在防革黨。丁未十月，廣西鎮南關之役，張氏初與革黨接觸，然是役僅聞官軍之收復失地，未聞戮革黨若干人。更據父老傳言，張氏在廣西應付革黨，有一段之趣聞，足資談助者。維時廣西陸軍小學校提調某，為革黨重要分子，銜有使命，赴桂相機舉事；其人初參張氏幕府，繼出為該校提調，甚獲張氏信用，己酉（宣統元年）之冬，該校第一屆畢業，某提調，師徐錫麟故智，欲乘張氏蒞校主持畢業式之時，撲殺之，以倡亂於西省，部署既定，屬有告密於張氏者，張氏臨時未往，某提調計不得售，事後，張氏以禮遣去之，此君今猶健在，赫然中樞之要人也。是役張氏險不為恩新甫（銘）之續者，有天倖矣。

庚戌之秋，張氏真除桂撫三年俸滿，入都述職。會兩廣總督袁樹勛開缺，清廷以張氏承之。廣東水師提督某，與張積不相能，其嫌怨起自張參岑雲階（春煊）幕府之日。岑去粵，周馥，張人駿，袁樹勛，先後繼督，粵省軍事，均某提督主之，桂粵接壤，意見尤多齟齬。張拜粵督新命，尚未出京，首擬劾去某提督，摺已具矣，而未上遞。值良賚臣（弼）過訪，談及西南大局，謂據探報，德皇太子，不日來游，在粵登岸，南中革黨，有議刺殺太子，挑動外交以起革命者。（按其後德太子未果來游，前項消息，或出於當日惡探之厚誣民黨者，）張氏聞言，大動於中。顧念粵省海陸兩軍軍權，均操諸某提督一人，（其時某以水師提督兼統巡防營若干營，督辦廣肇各屬清鄉）苟劾而去之，易以新手，變起倉卒，難保不致僨事，遽焚其摺。以廣東巡警道劉永濵，出身紈袴，（劉為劉長佑之孫，岑雲階之妹壻，）未必得力，亟易以老練之王秉恩。是年臘底到粵督任，又引用在籍翰林院江某，練鄉兵，督辦清鄉。又設立水師營務處，奏調海軍部司長劉冠雄充任提調。凡此皆削弱某提督海陸兩軍軍權之計。而是時革黨在粵圖謀舉事之說，傳遍五羊城內。蓋革黨初不諱言策動，期以擾亂人心，釀成恐慌之局。陳炯明時為諮議局議員，遇事反對政府，尤為露骨。張之屬下，謁張告密者

，已紛紜其人。惟張本其歷來輕視革黨之意見，迄不信之，且不爲之備。直至辛亥三月初九日，溫生才刺殺將軍孚琦，有如晴天霹靂，始稍震動。迄十一日諮議局常會閉會，張蒞會，行閉會式。歸途過東郊，遇新軍士兵兩人，迎面而來，昂然不爲致敬禮。張乃一省之最高長官，且兼新軍方面督練公所督辦名義，尤爲新軍之最高級長官。該士兵覿面不爲禮，自屬過失，含有輕蔑長官之意。張爲人極精細，默識其肩章符號。歸即傳協統蔣尊簋至，（是時粵省新軍，僅練成一協耳，協即今之旅也）命罰辦此兩士兵。蔣回協部，傳令禁假一星期，此最輕之罰則，而全體士兵，即鼓譟不服。蔣知有異，乘機搜查各宿舍函件，則革黨之陰謀，全然敗露，城廂內外，窩藏黨人及軍械地點，赫然有九處之多。蔣立即謁張稟白，維時已三月十九日。城中除新軍外，並無別項軍隊駐紮，足以應付此變。張於是急調高州鎮黃培松來省，委署廣州協，命統二千人同來。某提督所屬之巡防隊，就近駐在香山縣屬勦匪者，亦有千餘人，張不得已，併請某提督幫忙，調之旋省，某提督爲博張氏歡心計，大告奮勇。迄二十五六日，兩路兵雲集省垣，已有軍隊二三千人，兵力稍爲雄厚。乃於二十七日，命軍警分途按照蔣尊簋搜查新軍方面函件所得之機關地點，逐一圍捕，同時破獲機關九處，逮捕革黨饒輔廷等肆十一人，發交營務處審問，各黨人均侃侃陳詞，直認革命排滿不諱，（問官亦無非刑取供之舉，蓋革黨又無待於逼供也，）其中尤以饒輔廷及皖人宋某桂人韋某爲最特色。饒認供時，具道計畫經過，從容不迫。宋本充某標營書記官，豐神秀出，器度溫雅，毫無桀驁不馴之氣，正如太史公之論張留侯，有如婦人好女，其手寫親供數千言，文字兩臻佳妙。韋某則似係華僑，對問官痛陳滿清之種種不道，勸其服從革命。某問官亦笑頷之。當日在營務處，確係一幕趣劇。張督亦重視此輩革命青年，並無置諸重典之意。此二十八日在營務處審訊烈士饒輔廷等十一人之大概情形，筆者固得諸當場目擊之某君口述者也。

清光緒之末，詔示天下，預備九年立憲。故各省督撫署內，皆附設有憲政籌備處，每星期開例會一次，討論應籌備之事項，總督或巡撫爲議長，（清末，除東三省之奉天外，已廢督撫同城之制，有總督者無巡撫，有巡撫者無總督，如廣東則有總督無巡撫者也，）其幕僚，如秘書長，各科參事員，（清末督撫幕府，分科治事，設秘書長一，各科參事員九，曰交涉，曰民政，曰度支，曰軍政，曰學，曰法，曰禮，曰農工商，曰郵傳秘書長及參事員之下，有添設助理員者，秘書長，視舊制之總文案，參事員，視正文案，助理員，視副文案，或幫辦文案也，）與及藩（布政）學（提學）臬（提法）運（鹽運）四司，巡警勸業兩道，或尚委任高級官吏若干人，皆爲議員。三月二十九日，正督署憲政籌備處例會之期，是日下午三時開會，張督主席，五時會畢，張督回至辦公室（俗名簽押房）內，清鄉督辦江某入白事，坐談約十分鐘便去，去後，張督以竟日疲勞，正在隱几假寐，迨五時二十五分內外，而革黨焚攻督署之事起矣。（未完）

訂正　第三十二期「黃花岡之側面談」文內，第四十三頁上欄第十一行，留都肄業南學句，「留」字油墨模糊，應補正。又第四十四頁欄第十一行，深以乏人爲歎句，「歎」字誤作數，又同欄第二十行一桂平梧鹽法道句，「梧」字誤作格。均此訂正。



外論介紹

中國之統一

室伏高信著

八月十一日東京讀賣新聞

自國民革命，北伐完成之時，已近十年，而中國之統一，尙未能謂爲十分完成。中國本應統一，而未能統一。

中國不統一之原因，可舉出許多。傳統的諸原因，固爲最重要，不過國民政府對於國家之科學的經營，始終十分注意之一事，殊未可忽視。國民革命，旣以革新，欲成一近代國家爲目標，不但政治組織上爲然，一切均在求近代的技術之普及。一般人目爲殆不可能之蘇俄農業之集團化，組合制度，基於近代的技術關係之事實，對於中國之統一，確爲最重要之教訓。

雖然，無論何人當政，國民革命爲歷史的必然，中國之中央化，近代化，與夫中國之統一，實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此爲鐵的法則，其法則亦如鐵之堅强而向前進行，不論蔣介石之德望才識如何，除此人而外，尙無可以成爲中國之中心勢力，經時愈久，其事愈明。

西南派之挫折失敗，更足以爲此種事實之一種証明。從此整理雜牌軍隊，全中國歸於國民政府完全統制之下，此種事實殊無法否認。不論愛蔣氏，或惡蔣氏者，均不能不承認此種事實。外國之壓迫，雖不可免，但其結果祗是在中國民族主義之上加油，反令蔣介石政權因之强化而已。

日本之對華政策，第一宜認清此種事實，欲謀中日關係之調整，與其謀之於雜軍及漢奸，不如徑與蔣介石其人握手之爲得也。(敬慈)

共禍的展望

George E, Taylor著

The Prospects of Communism il China

New Statesman and-Nation

中國的共產黨，據南京政府聲稱，已到末日，紅軍的勢力，也日漸消滅。我們現在要問共產主義，雖然有人替牠掘好了墳墓，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把牠永遠埋在地下？我們能否斷定將來不會再有新領袖出現？共產主義是以土地擴張爲根據，或是靠着其他的東西——領袖的才幹，民衆的力量，和它的社會及軍事的策略？

對於上面的問題，蔣介石曾經給我們很好的回答，他曾經說過：要消滅中國的共產黨，須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換句話說，中國的共產黨，不能以牠的量，而必須以牠的質來估量。他們起自都市，而被逼迫到窮鄉僻壤的農村去。他們的主要份子，還是實業工人，學生，及兵士；但是若以整個的運動看來，雖然農民是附從，却佔着重要的成分。共產黨的策略

，是利用一般當羅的領袖們，去從事土地革命工作。因爲中國的實業工人，大多來自農村，將來退休，也返歸農村。

共產黨在江西所用的策略，從蔣介石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們除掉想推翻現政府而外，對於地主富商，和放高利貸的，也要加以「清算」。不過他們在江西的時候，土地是分了，但是並沒有國家化。

至於軍事方面，雖然紅軍享有特別權利，但是軍隊則受人民及政治的統治。同時共產黨的行政方面，和國民黨不同的，就是每一個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都有非黨員的人在裏面。

依照我們的觀察，共產黨的成功，其因素實質多於量。不過，話雖如此，共產黨的成功，並不是就能決斷的事，因爲他們的障碍甚多。

在這種情形之下，南京方面，又將如何呢？如果中國眞受日本的支配的話，日本的壓力愈大，那末愛國主義與共產主義合而爲一的傾向，也必定愈爲增加。如果中國和日本打起來的話，由於經濟所造成的結果，也必定使中國遭受極大的厄運，因爲大部分領不到餉的兵士，勢必很容易的會變爲共產黨。

將來，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前途的，不是蘇俄，而是日本。日本雖然自命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實際她倒是共產黨的好朋友。在日本企圖侵略中國的期間，共產黨是不會整個地被埋葬的。（蔭恩）

英國的徬徨

By Wickham Steed著

Lost Bearings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August. 1936

邇來英國政府及英國人民皆覺失了聯繫。一般感到焦慮，似非閣員諸公所能瞭解。英國政府究採何種方針，難以知悉。今春亞國的抵抗在義國毒氣炸彈之下，突然崩潰，如暴風中忽折了巨桅一樣，這完全出乎英人希望雨季到來，義國進退維谷的意料之外。去年秋間英人對於拉佛爾及賀爾的集體安全方案，頗爲忿怒，斥爲欺騙白種文明。十二月中英人對於賀爾尤感不滿。他的眞意何在，只好讓後來歷史家在日記及檔案中去發現。但是在有人說制裁就是戰爭時，賀爾及其同僚皆茫然四顧，莫知所措了。包爾溫在當時曾說，你們不能在便宜的及有限責任制度之下，獲得集體的或他種的安全。即在兩年以前包爾溫也同樣的說過這類話。如果你們要實行制裁而不準備戰爭，你們就不是國家的忠實的信託者。但在去年秋間包氏與其同僚即實行制裁而未準備戰爭。

英國不能假裝在國際社會中是一個鄙棄戰爭的國家，而同時對於認爲國際戰爭罪惡，却談論戰爭或中立。世界現時有一種新的恐怖，史彭特（Spender）認爲是强權政治與國聯原則的鬥爭。但史梯德認爲這種恐怖并無新舊，只有程度的差別。這是一種國際的恐怖，由蘇維埃的俄國，法西斯的義大利及國社黨的德國等各國的恐怖，擴大成功的。曾經居住俄德兩國的美國作家浩佛爾（Calvin B. Hoover）教授對這兩國人民道德的退化（Demoralization）有詳細的解釋。英國陸軍部長古柏說過，當權者的責任在恫嚇人民，使他們產生智慧。他看到這種危險。但由冷靜思想達到的結論，更爲可靠。英國現正擴張海陸空軍，將來更擁護集體安全，反對戰爭。

英國閣員恐懼德國重整軍備，而不憂慮義大利。如義國攻擊英國地中海艦隊，或埃及蘇丹，希忒拉即可利用機會了。希忒拉於義亞糾紛中進兵萊因，即一例證。撤消制裁更使國聯威信掃地。其自然結果，即但澤參院主席在日內瓦之目中無人。德奧協定成立，更可看見希忒拉政策的動向。現時改組國聯之說，甚囂塵上，雖有結果，亦意中事。但中心問題不在國聯而在恐懼德國。希忒拉之廢棄羅迦諾條約，已使法比英結成同盟。法俄

擴軍與緩戰

Frederick T. Birchall著

Europe, Rearming, Sparring for Tim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36, 1936

幾月前，歐局唯一特著的因素就是德國的整軍。現在又發現了一個同樣惹人注目的新因素，就是以前矢言和平的其他國家 ，現在也着手擴軍了。

習見德國整頓武備的人們，看了別國現在也逐漸地從事武裝，不免將發生異感。這種情形使得目前的外交呈現了一種新的姿態。用這種新眼光去觀察最近的外交，那末它並不如一般隔膜者所見到的那般毫無成果。

目前一切的外交，全具有雙重的目的，像一般對於德國言行矛盾的喧嘩抗議，不斷舉行的國際會議，以及外交文件的相互詰難，凡此全像沒有結果，其實，這一切純然是大決戰前的一種緩兵之策罷了。

現在各國正在日夜的趕造軍械和飛機。同時各國的人民亦正在通力合作，從事歐洲從來未有備戰準備。但是準備是需要時間的。英國對於當前的危機，最後已恍然驚覺。她正在修繕甲兵，以期作生死的肉搏。戰爭縱不可免，但是至少它能否延緩，讓英國和她的與國充分的武裝起來嗎？這一點是英國極關切的。在此準備的期間，唯一的保障就是一向被認爲能言而不能行的集體安全制。

這制度或許是有效用的。法國從來並沒有裁軍。她的軍備只需要修葺一下。現在她正從事於這種工作。現在各小國像荷比和北歐各國也在整頓軍備，各自量力，對於下屆大戰，作未雨的綢繆。

除了德國以外，準備最力的當推蘇俄，她有東西兩條防線。關於蘇俄備戰的努力，外間傳聞很少，因爲蘇俄的現狀，極易保守秘密，但是鄰國她在這方面的進步，很爲迅速。

亦已實行同盟。英國不致捲入戰爭嗎？包爾溫及古柏皆曾說過，法國的邊疆即是英國的邊疆。但泰晤士報論評有云，如英國眞需要軍事同盟，在國聯與德國之間，應擇一個較强的伴侶，（意指德國）。一九一二年英國締結巴格達鐵路協定，成立諒解，德國即東經奧匈攻擊塞爾維亞西經比利時攻擊法國。故目前英國不能與德國諒解，再冒以前的危險。

德國近三年來曾用舉債方式，以十五萬萬鎊巨款，擴張軍備，這種辦法不能久持，遲早必須改變方向。故蘇俄的力量，成爲一個主要因素。去年德日如果聯合進攻蘇俄，又有機會勝利。今後兩年，欲勝蘇俄當很困難。但法國不積極援助蘇俄，德國已在中歐制霸，又當別論。

英國在三月三十一日向德國提出問題表，請德國對若干問題，表明態度。對於德國地理政治學派特用之術語，如 Volk Reich 及 Nation幾個字的含義，請求明白解釋。因爲這幾個字的意義，牽涉問題頗爲廣泛。英國一部分人士意見，主張與德國開始直接談判。惟德人精明，無疑的將與英國成立諒解。但是影響英國親德政策的還有英國對俄的態度。英國一部人士恐懼共產主義的宣傳與社會主義 ， 認爲如果德義崩潰歐洲即將發生革命，所以歐洲戰爭的危險及赤化的恐怖在他們心中交戰，而秘密的主張無事戰爭。無論他們如何誤解，但這種恐怖是對的。因爲如果英國與國聯站在一邊，德國也須先打擊英國，法國自然屈伏。如英德諒解，法國也許突即遭受德國的攻擊，英國將不能不加干涉。所以自國社黨觀點看，最好能與英法成立諒解，德國即可在中東歐自由推行他的民族及土地政策。

英國政府對於此種形勢，現在徬徨莫決，無論英國採取什麼政策，應該獲得人民對於這種政策的信任。這種信任在擴軍，抓立即軍事同盟之方針下是很難獲得的。英國在若干年內勿庸恐懼蘇俄，也勿庸疑慮與法俄諸反戰國家合作，以反對必然的趨向侵略之制度。（季廉）

在幾星期前，有位蘇俄外交界的要人告訴他的英國朋友，說西比利亞已經成功了一個能自給的陸海空軍單位，它的子彈和工廠的供給，已足以抵抗任何方面的攻擊。現在蘇俄的注意點正集中於完成西方的防務，從事於建築汽車路，軍用鐵道和空軍站台。預料這種工作，在一年以內，當可完成

英國的形情，和其他國家不同，除去海軍以外，她從來並不注意擴軍。在上次歐戰中，她派遣了四百萬人到法國參戰，國內的交通和製械的工作，多由婦女担任。這是英國以前未有的一種新試驗，完全是臨時的應急方法，大戰一停，英國又很迅速的恢復了她的工業國家的地位，僅維持小限的陸海空軍，而海軍的數額，也縮減到了常額以下。

現在的形情又完全不同了。在變化迅速的歐局重要因素當中，英國重整軍備的程度，遠超過了一九一四—一五年的狀況。在已往四星期當中，大家已經明白人英國的海軍不僅正在擴充，且將從事澈底的興革。

英國的皇家空軍，在一九一四年，是不存在的，現在却將有第一線的飛機一千七百五十架，並且後備充足。每一架飛機，就有後備備機三架或三架以上。汽車廠已經改爲製造飛機的工廠，出品量也日見增加。照現在的估計，每年可出機三千架。英國的產量，現在雖然還沒有趕上德國，但是一經開始，即不難急起直追。現在法俄兩國的空軍，在需要的時候，也可以作英國的聲援。

關於陸軍方面，英國現在還沒有採取徵兵的制度，大概此制一時是不會採用的，不過這種傾向，却很有力。現在英國正招募五十歲以下的人民，作空防的訓練，和招募六十歲以下的退伍軍人加入國防隊。現在約有五十二個工廠將要開始大規模的軍械製造。英政府經過長時間的研究以後，已經製成一種完備的防毒瓦斯的面具，刻正在大規模的製造中。

英國製軍械的工廠將要遷移到蘇格蘭或英倫北部較安全的地點。主要的原料和食糧，亦正在居積中，當局準備把商船分泊在不易遭遇襲擊的港口裏的計劃，也大半將完成了。建築地底停機場和地底避毒的設置，現在還沒有着意進行，但是倫敦的隧道，已經足供人民避免毒氣侵襲的用途，總之，凡此一切的準備，英方全在企圖迅速進行。

上述的一切準備，是不能避免北海對岸國家的注意的。英國也並無隱瞞之意。此舉對於獨裁者，在心理上將發生何種影響，很有疑問。倘使他們的眞正意嚮，以爲無論如何必須戰爭，那末他們知道這種情形以後，戰爭的湍臨，一定將要加速。但是很少人這樣看法。英國方面希望，他們知道這種情形以後，將認戰爭是不合算的，並且希望他們能明白，和平的結果，將要更爲有利，經過大家同意以後，他們可以獲得大部分的要求，就像土耳其在蒙特羅會議裏一般，比較使用武力，以企圖攫取整個的利益，來得上算。（懸樵）

地中海問題

The Mediterranean Problem

Usborne著

World Review of Reviews

自從義亞戰爭以後，英義兩國在地中海的衝突益增其嚴重性。歐洲一切國際關係的動盪，幾乎皆蒙受其影響。下面是英國海軍中將渥斯朋氏的一篇論文，竭力鼓吹英國擴充武力，以維持在地中海上的霸權，頗足代表英國海軍界人士的一般意見。

英國之爭取地中海上霸權，是舉世所共知的。自從一七九八——一八〇五年海軍大將納爾遜（Nelson）戰敗拿破崙以來，這使命便已完成。尤其是蘇彝士運河鑿通後地中海變成英帝國東西交通之捷徑，其得失直和帝國生命，息息相通。

由英本國到東方屬地間，假如不經過地中海而繞道南非好望角，在距離上須增加四千英里的航程。帝國的商業固將受其打擊，而在軍事方面所關尤大。英國將因此而不能迅速派兵保護印度，新加坡，及澳洲等處，而英國本部所仰給于東方屬地的原料，和給養，也將中途被截。因此，我們必須維護在地中海上的霸權。

其次，英國假如不能在地中海上保持霸權，則在外交上必將失去她的領導地位。結果實不堪設想。英國需要保持地中海的和平，但這和平必須用武力去保持它！國聯的失敗和野心國的囂張，更足證明這話，我們能保持地中海和平，帝國的生命才能永存，否則只有崩潰！

上面所說的原則，現時英國有識之士，一般皆已認識清楚。他們所懷疑的，還有兩個問題，就是，英國在地中海上的霸權，是否因下列兩項新

因素而有所動搖：

（一）近年來英國海軍力之衰落，和

（二）空軍戰鬥力之增加。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自然以官方報告為可靠。帝國海軍大臣賀爾會于本年六月十七日在下院聲明，否認外間謠傳英國將廢棄瑪爾泰島（Malta）之說；並聲明政府仍將以該島為主要海軍根據地及地中海英艦隊總司令部。這聲明不啻是一個堅決表示英國絕不放棄地中海霸權的大前提。以下作者願就技術方面，再來解答上面的兩個問題。

地中海上和英國海軍爭霸的大敵人是義大利。近年來義國竭力發展海軍增築軍艦的結果，其所屬羅德斯（Rhodes）利羅斯（Leros）脫利玻里（Tripoli）彭加西（Benghazi）撒丁尼亞（Sardinia）諸地，皆已闢成海軍根據地；而義國新造的七艘萬噸巡洋艦，裝炮口徑等于英艦，速度和裝甲且遠過之。其他較小的巡洋艦和偵察艦驅逐艦等，速度也都超過英艦，誠足為英國之威脅。義國的潛水艇，實力也已超過英國遠甚；一旦戰事爆發，英國主力艦倘果為義國潛艇所毀，那末，義海軍即可獨霸地中海，而英帝國海上交通也就失其保障了。

要消滅這種危機，唯一的方法只有武力。英國果有決心整頓海軍，則義國決不足怕。英國艦隊中有十三艘八吋炮徑的巡洋艦，還有許多小巡洋艦和驅逐艦，實力決不致遜于他人。而且英國海軍富有作戰經驗，並不十分畏懼潛水艇，這在上次大戰中就已獲得證明，德國海軍倒底被英國克復下來了。

況且義大利的地理環境，非常不利，她的國內既缺乏煤鐵；而直布羅陀和蘇彝士這兩個地中海的前後門又都握在英國手裏，義國極易被封鎖。所以在義亞戰爭中，義國決不敢過分黷武揚威，並且竭力運用外交手腕，來避免和英國作戰。

現在，英義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瑪泰爾島雖然感受到義國的威脅，但是義國和非洲屬地間的交通却更感受到英國的威脅。我們決不廢棄瑪爾泰島；我們要將這島闢成一個更新式的海軍港，同時並且要將它闢成空軍根據地。

就在天空方面，義國的空軍也不足怕。義國現時有三十八個轟炸機隊，其勢力誠可以遍布地中海；可是作戰起來，則空軍本身的危險性很大。據本年五月號王家聯合社報（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中所載某軍事專家估計，空軍和海軍作戰時雙方受損害的百分比如下：

作戰方式	海軍受損率	空軍受損率
平飛轟炸	〇・四	六一
直飛轟炸	一・六	六〇
混合轟炸	二・二五	八五

假如上項估計果然正確，即使減半計算，也還是空軍的損失大，而且不易補救。

不過我們在地中海上的軍事根據地，總還感覺不敷。最好的補救方法，是將錫浦洛斯（Cyprus）島闢成空軍根據地。同時根據承認埃及獨立時的保留條件，充分利用亞力山大利亞軍港。巴勒斯丁的海發港（Haifa），也很重要，尤其在石油運輸方面。總之，地中海沿海各國，其軍港可供我國利用者，都應該竭力與之聯絡。

我們必須維護地中海上的交通自由，同時必須擴張海上的武力。我們多築一個軍港，多造一條戰艦，就是帝國安全多一層藩籬，世界和平多一層保障。（丹楓）

德奧協定與歐局

Austria Dictator's Pawn

The New Republic, July 22, 1936

七月十二日德奧協定成立，據美國「新共和」周報的社論說，那是歐洲國際陰謀的又一次勝利。表面上，它是像有裨歐洲和平，但在骨子裏卻是戰爭的準備。不論它的最後的意義是什麼，至少在目前，歐洲兩大獨裁魔王卻能利用它來欺騙西歐的民治國家。

德奧的結合是西歐各國所反對的。一九一九年的和約將奧國分裂為一小的獨立國家，並不准和德國合併。德奧曾擬訂立關稅同盟，亦因英法的反對而打消。歐戰後，奧國變為一個民治國家，社會黨當權。自希忒拉上台後，國社黨運動遂風靡全國。這時社會黨和天主教黨合作來維持民治的殘壘；但不久天主教黨受墨索里尼的煽惑，實行法西斯的獨裁，打倒社會黨。可是國社黨仍向政府進攻，因而有總理道爾夫斯被刺的事，這時墨索里尼出來，不惜以武力保護奧國的獨立，於是奧國變為義國的被保護國，並且成為防禦德國進攻的堡壘了。

在義亞戰爭中，奧國變成墨索里尼的賭注，法國是很不願意阻止墨氏的，因為希望將來德國向外侵略時，能得他的幫助。在戰爭進行中時，小家都恐怕希忒拉將利用這機會來合併奧國，或和義聯合來抵抗英法，但他並未這樣做。原因是他不願在此時發動戰爭，同時他的目標是拉攏英國，而併奧或聯義都是傷害英國的感情的。當時義亞戰爭勝負未決，希忒拉還不知墨索里尼的實力究竟如何，所以尚不敢有所舉動。

義亞戰爭結束後，墨索里尼的勢力更見強大，希忒拉進兵萊茵，德國的地位更見有利。德義的携手是很自然的，不過奧國問題足為德義合作之梗。現在因墨索里尼的撮合，德奧協定卒告成功。協定的條文仍守秘密，但據我們所知，其中規定德國維持奧國獨立，不干涉奧國內政，奧國則自認為「一日耳曼國家」釋放國社黨政治犯，並請國社黨員入閣。此外還傳說，兩國訂有秘密軍事條款。總之希忒拉在表面上是讓步，實際上卻是勝利。他放棄了武力征服的政策，採用漸進侵入的政策，實際上德奧是一家了。

墨索里尼也勝利了，他可利用英法對三國同盟的疑懼，要求更高的代價。希忒拉和墨索里尼利用這種恐懼來獲利，正如墨索里尼利用法國的希忒拉併奧的恐懼，而得任意侵略東非是一樣的。

這事件給英法二國一個大教訓，就是利用一個獨裁者來抵抗另一個獨裁者，或利用許多較小的獨裁者來抵抗兩大獨裁者的任何一個，都是莫大的錯誤。法西主義根本是侵略的國家主義，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不管他怎樣掩飾。總之拿肉來餵野獸，只有增加牠的氣力和兇猛，而除去危險的唯一方法，只有餓牠，令牠沒有力量。（莘生）

列寧的傳說

The Lenin Legend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U.S.A.

列寧之名在蘇俄，已遍載於詩歌小說之中，而備受詠讚。在小民族盤據之內地，關於彼之人格，更織成無量數的傳說。

傳說多產生於燥熱而多塵沙的中亞細亞。該帶民衆自較居於莫斯科草原上者為醇樸。彼等均富有東方民族的幻想力，因此竟將此革命領袖神化之為帝丹（Titan）。

吟游歌人（Minstrel）更將此對於一般民衆極為熟習的二十年來的事實

，發揚光大之，傳播於阿克斯貝克（Uxbeks），土耳其門（Turkmenian），達吉克（Tadjiks），與克吉子(Kirghiz)諸民族之耳。列寧時爲巨人，時爲聖者，一言以蔽之彼乃上帝（Allah)遣之下凡，專拯救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者也。

其中一首讚美詩之開端曰：「彼肥而碩之熊兮，摧毀巨大之蟻穴，而將無量數之蟻衆舐盡，一如戰爭之携帶破壞臨此大地之上。」王孫公子及大地主爲充實彼等自身而甘作戎首，遣農民前陣死亡，而彼等則坐享富源之利。

「厥後天上空氣因染烟霧而汗濁，上帝長袍爲血汗浸透，而彼裝置忍耐之杯盌亦爲之傾覆。於是彼乃置一重十噸之石塊於其家顧問之前，而聲言曰：誰能將此石塊舉起？其能將此石塊舉起者，即爲能將和平運回塵世之人。衆顧問竟無能爲力也。

「上帝因之絕望。彼乃喬裝農夫而下降塵凡，期內尋得一能舉起此石塊之人。探詢既久，終無所獲。最後始遇到一寬額之一人，彼擬向該人作一試探。

「該人脊極細瘦，手弱如草，彼並不直接觸石。繼乃置一木柱於石角下，柱上又置一木，然後稍壓柱上之木，石塊悠然離地，絕未費力。該人爲誰？即列寧是矣。

「上帝乃召之入彼之私室，盡四十晝夜之時間，授以上天的智慧，授畢遣之返回下界，而帶給人間以和平與同情之愛。」

蘇俄政府對於神的觀念向表示其厭惡，獨對於此等關於列寧人格及將列寧作爲受衆人愛慕的神話，絕無意壓抑。研究民間故事之學者特別搜集此等傳說，而印成兒童讀物。著名作者且競相迻譯，而以文學名作之形式出之。新聞紙對於此等屬于列寧的傳說，尤能特別感到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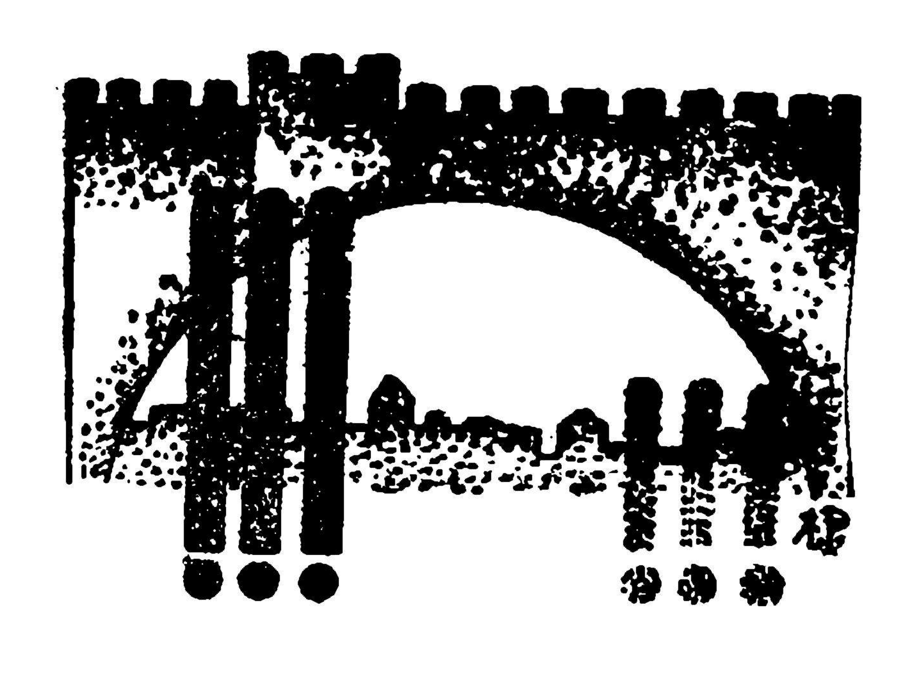
吟遊歌人所唱讚詠列寧之詩篇，可以千萬計，類多「失名」。玆試譯達吉克文之抒情歌一首如下：

天生睿智有列寧，
賜予人間作讚詠；
詩壇唱和爲何事？
但聞稱道聖者名。

關於寧之傳說，在歐俄亦流傳甚遍。惟在西方所收集者則顯與蘇俄中亞細亞所傳佈者有別，在政府及共黨指導之下，宗教色彩並不濃厚。

據一故事所稱：列寧今日依然生存於莫斯科河岸上克萊姆墻(Kremlin wall)下，設日地中或工廠內發生錯誤，列寧立即立起，馳行肇事地點，而給予以正當的勸告。惟列寧身披隱身長衫，故一般民衆竟視之無覩。

列寧不死之傳說在農民中亦甚普遍。彼之名字常交織於「黑帽」（Cap of darkness），「七里靴」(Seven leagne boots）等童話及其他超人的故事之中，而混爲一起。在最近出版之民間故事中，史達林之名亦擠入列寧之一列矣。（西夷）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五年八月廿五日止

廣西問題，殆已至最後關頭，而和平聲浪，日漸式微，戰事恐已難避免。中央對桂事本一再寬容，最近並派鄧世增再度入桂磋商；無如李白所提條件太苛，勢難接受。中央軍雖已由桂邊後撤，而緊張之形勢迄未少弛。且當局之忍耐亦自有限度，事實上亦不容長時間放任，因此各方空氣，亦頗有不耐者。聞何鍵有入桂調停意，李白亦邀程潛商，然此皆不容即爲樂觀之判斷，要之，此幕之揭開，爲期當不遠矣。廣東整理，首在財政，近已漸有頭緒；大洋制問題，亦已解決。川越華北之行終了，經濟開發及中日商談之方案，均已有初步之決定，最後取決，則當俟影佐太田等回國請示以後。又成都二十四日忽發生一不幸事件，二日記者被害，甚爲可慮也。

西班牙形勢，仍在混戰狀態中。政府軍雖略轉優勢，亦毫無取勝之把握。國際間對之注意日甚，英已決定禁運軍火赴西，德義兩國亦表示可以加入中立協定；然暗中之策動，則仍大有人在。蘇俄大暗殺案開審，牽涉甚大。德國於二十五日頒發明令，延長兵役期限由一年至二年，此爲希忒拉于廢除羅約後，對國際和平之又一威脅，誠大可注意也。





桂局和平希望漸微

桂事前因劉爲章之到粵，頗有轉機，白亦表示可以出洋；中央所訂之和平辦法，實際對桂現狀變更甚少，與李白希望已十九符合，乃以蔡廷楷區壽年等之到桂，形勢忽驟變；近桂中備戰已甚積極，而於集中現金，統制糧食等等，胥可見李白對抗戰之決心。

桂方軍事行動積極

蔡廷楷入桂後，連日與白崇禧·區壽年·翁照垣等飛赴桂林·柳州·梧州等各要地視察，對於部隊，均有訓話。二十日上午李宗仁·白崇禧·蔡廷楷·區壽年·翁照垣·劉蘆隱·黃旭初·李品仙等，在總部開重要軍事會議，即席議決：㈠在蒼梧設戰時難民救濟會，擇定避難地點。㈡通令各縣檢查戶口，清查奸宄。㈢暫柳梧各地，施行特別戒嚴。㈣宣布戰時適用軍令

八項，此外對于和戰問題，及戰時措施等辦法，均有討論。(乙)李宗仁二十日在邕發表談話，謂蔡廷楷入桂後，正積極編組十九路軍。(丙)桂軍戰略，原擬放棄梧州，憑山據守，現又決定死守梧州，擬在梧州口外，裝設水雷，駐梧外僑；立電駐粵領事團報告，各領事以桂當局此種措施，抵觸國際安全條約，有碍外僑之安全，乃向桂當局提出抗議，故桂當局對於此舉，尚未實行。(丁)桂當局調兵遣將，雖甚忙碌，但截至二十四日止，各路仍取守勢。據桂方宣稱，如別軍不來進攻，桂方決不向鄰省進犯，但梧州方面，已陷戰時狀態。

梧州已入戰時狀態

梧州設立城防警備司令，任十九師長周祖晃為警備司令，同時增加戒嚴條例，梧州市面，更為肅條。因自十四夜砲擊英艦一事發生後，人民恐慌情形，已達於極度，故翌日逃難他徙者益衆；而警備司令部成立後，即更表明戰事即將開始，市況益不堪問。查戒嚴條例，定於晚上十一時斷絕交通，十九日起，提前晚上十時，一律斷絕交通；市上謠言甚盛，謂前方已發生戰事，未他徙避難之居民，極感不安。梧市所有學校，雖將屆暑假期滿，惟各學校因駐軍隊，同時學生亦已多數逃難，現各學校決暫停開課，梧市幾成為軍隊世界，不復有絲毫繁榮景象也。至梧州關於軍事上之佈置，與戰時救護準備種種，記者不厭求詳，特調查如下。計梧州前已成立戰時救護隊，至戰時後方醫院，則十七日始成立，梧州女子中學為院址，任梧州醫院院長易敦吾為戰時後方醫院院長，戰時醫院成立，即開始辦公，至紅十字會主辦之戰時難民收容所，亦經在對河富民坊憩園義莊蓋搭棚廠，開始收容難民，因物價高昂，謀生乏術，且戰禍將至，難民不知凡幾矣。至軍事方面之佈置，日前梧州軍事當局為利便行軍起見，特搭架浮橋五度，因日前潦水衝擊，不無損壞，當局特飭守橋軍隊，督同工兵，赶速將浮橋修理，紮柴加鍊，備極忙碌。至白雲山，獅子山對河火山，皆裝置新式大砲，及高射炮，三角嘴之白鶴山，蝴蝶山，亦已架設大炮，十九師師部則設於蝴蝶山腳之廣西大學內。又十九路軍梧州辦事處設在北山之柏廬，連日十九路舊部中下級人員，分批由港粵抵步，四五十人一批，或七八十人一批，據聞十九路之上級軍官，則多取道安南龍州抵邕，以免疏虞。又獨立第一師部，日前開到貴縣，現查該師部已移至鬱林，梧州已成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傳桂軍抱抗戰決心，梧州戰事，必不能倖免云。

林偉成等忠告李白

桂空軍司令兼航空校長林偉成等，分函忠告李白及桂軍民，其致李白函云：德鄰健生先生：中國今日非統一無以救亡，非合力無由禦侮，此義明顯，婦孺所知。自公等實行稱兵，羽檄俄轉，勸箴踵至，順逆之辨，久已瞭然。中央苦心寬容，至再至四，而迷途不返，舉世痛心。公等強使我陸空軍全部官兵飲血為盟，欲刦持以為死黨，抹煞我全軍同胞人格，此種時代落伍之封建惡習，豈能愚弄我輩現代革命之軍人。吾人既為黨員，又屬軍人，祇有對黨國立誓效忠；其他任何宣誓，既非出於吾人自由之意志，即無一顧之價值，而徒足表現公等之醜態耳。邇來各軍袍澤，皆能深明大義，去就之際，灼然不疑，此皆由於國勢之日漸陵夷，因此促成普遍之覺悟。公等倘猶不及時澈悟，仍欲奴畜同袍，以為洩忿逞私之具，此誠不啻自取於絕路。某某等向隸帡幪，豈忍相背，祇以旁觀默察，心所謂危，實天良所不許，迺以毅然飛粵，歸順中央，早希公等翻然改圖，當機立斷，保存令譽，立致和平。否則愛國大義，人同此心，繼某等而起者，將大有其人。如必孤往獨行，至於衆叛親離，始感噬臍之悔，豈徒自取覆亡，天下後世，將不復為公等恕。掬誠上告，幸審計之。廣西航空學校校長兼空軍司令林偉成，廣西飛機隊第一隊隊長甯明階，廣西飛機隊第三隊副隊長鄭梓湘，廣西飛機第三隊通訊組副組長李一飛分組長梁偉如，飛行員羅如敏。

粵幣制改革已決定

孔部長關於整理粵省幣制，二十日發表談話云：查一國幣制之良否，關係國民經濟之興衰，我國上年施行法幣政策，即本斯意。金融賴以安定，經濟漸呈活潑，國幣信用，亦日益增進，此爲中外人士所共見。廣東對外貿易最早，僑居海外者亦最多，百年來，粵中人士，飄航海外，力作所得，隨時匯歸祖國，廣東爲全國最重要之省分，苟廣東有良好之幣制，則以海外僑胞如此之衆多，省分民衆如此之勤勞，其經濟之孟晉，何可限量。不幸過去廣東財政，昧于貨幣與經濟之關係，上年乘中央施行法幣之際，襲取法幣之美名，以遂其濫發毫券之私圖。在上年十一月間發行額，不過毫券四千餘萬元。迨至本年七月中旬，有賬可稽者，其發行總額竟達二萬四千九百餘萬元之鉅。所有現金準備，只合百分之四十三，其充作保證準備之省庫券九千二百萬元，基金又不確實。即毫券一元，實只有準備金四角三分而已。以致信用喪失，匯價反常，人心恐慌，中央顧念粵省民生，力謀拯救，即由財政部派員協助整理，而粵省當局始終徘徊遲疑未能接受。迨粵省接奉中央法令，財政部即派財部鄒次長宋秉鑑長，偕同金融界領袖及經濟專家來粵，考察實際情況，作成報告。並經本部長詳加考核，擬具方案，派員到粵向蔣院長陳述，並據各方文電，紛請確實比價，雖主張各有不同，而其希望幣制改善之用意則一，中央對於粵省民衆之痛苦，早已洞悉。今日整理粵幣之道，自應以粵民全體之利害爲前提，不應着眼于少數人之損益。現在發行準備委員會廣州分會，已依照中央規定成立。毫券現金準備，正在點驗，發行賬目，亦在審核，玆爲確定毫券本身信用起見，所有現金準備項下短少之百分之十七，約爲毫幣四千餘萬元，及四成保證準備，全數約爲毫幣一萬萬元，應即先行補充，以符法定。國庫雖非充裕之時，而爲粵民福利計，中央不得不設法籌措基金，發行公債，補足準備，以安市面，而恤民艱。在點驗現金，審核賬目，詳查其所發行之正確數目，與籌發公債期內，暫特定辦法如下：（一）廣東省市兩銀行原有毫券發行總額，共計二萬四千九百五十八萬元一分，收付仍照常行使。（二）一切稅收，共向以中央法幣爲本位者，仍照舊辦理。如無法幣，應按當日市價計算，折合抵繳，但不得超過加五計算。（即中央法幣一元，最高合毫券一元五角）（三）計算辦法，即由財政部定期分別施行，此後毫券之準備，既已充實，持券人之利益，得有保障，物價穩定，社會經濟發展可期，俟應辦手續完成，再由財政部妥定收換辦法，施行法幣，俾全國幣制，歸於統一。

川越北行事畢南返

川越到津後，一度赴平訪晤宋哲元，商談華北經濟開發事。旋即回津召集華北總領會議，同時日軍部所派之影佐，外務省所派之太田亦赶到，乃分別召集陸軍及海軍武官會議。並開聯席會，對華政策，已大體作一假決定，由影佐等攜歸。川越廿四日已南下。將在滬召華中華南領事會議，爲同樣之商討。

日領會議開會情形

華北日領事會議，於二十二日早九時在津英租界總領事官邸召開。由川越大使作中心，參加者：爲外務省事務官太田，代理津總事田尻，領事岸偉一，村上，谷口，副領事永井，西田，濟南總領事有野，青島總領事西春彥，張家口領事中根，山海關副領事原，北平大使館書記官武藤花輪，滬大使館書記官星野，荻原，此外列席預會者爲興中公司代表清野，滿鐵事務所代表太田，等共二十餘人。是日議至午刻休息。一般參加會議，即應海軍駐津武官久保田大佐之歡宴，席間對海外兩省意見，有所交換。午後二時續議，下午六時閉幕。川越於當晚七時許假座公會堂宴海

陸軍武官，彼此聯繫，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仍在原地繼續會商。午刻休會，下午五時一切議有結果，乃散會。兩日會商之範圍，計一，各領事報告工作現況。二，太田事務官傳達本省對華北時局及經濟問題意見。三，川越根據十九日外務省訓電，指示各領事以後工作與外交方針。四，討論華北時局適應辦法。五，決定經濟提携具體方案。六，以天津爲中心，擴大華北警權問題。七，以天津總領事爲中心，擴大津總領館組織機構。第一日注重工作報告，與一般問題意見之交換。太田事務官依據外務省意旨，發揮其在長春接洽結果。津副領永井，則報告其商務調查材料，爲經濟問題參考。此外關於「特殊貿易」要求保護，關稅減低等事，皆有極長時間之研商，第二日則爲具體議案之作成，以便太田事務官携歸國內報告。

川越赴濟訪韓復榘

會議終了後，二十三日晚七時，川越在日租界敷島飯店招待各領事，二十四日晨九時，出席張園司令官邸召集之陸海外高級幹部會議，午應張自忠邀宴，夜十一時半搭平浦車離津赴濟訪韓復榘，探詢其對華北時局態度，有野西春彥隨同返任，在濟留一日赴青島，二十七日搭船返滬，二十八日召開華南中領事會議。太田事務官定二十六日，赴平訪宋哲元氏一談，二十七日搭中航機來滬，參加華南領事會議。

華北陸軍武官會議

二十一日日陸海外三省代表會議後，採取分議之制，陸海外三方負責人，各別召集會議，討議本省有關問題，以供二十四日高級幹部會議之研究。外務方面，既有華北領事會議之召開，陸軍方面，乃以影佐，橋本爲中心，召集武官會議，於二十二日早九時在張園司令官邸舉行。參加者爲松室，大本，今井，羽山，河野，石野，細木，桑原，及軍部幕僚和知，池田等數十人。影佐報告本省意旨，經就二十一日會議各案，擇其有關陸軍部份者，分別審議，至下午五時閉幕，大體意見，對華北經濟外交政之樹立，陸海外三方決定緊密聯絡，避免外交步伐之紛歧。關於經濟開發，歸大使館負責，軍部協助其成行，此外於華北外交經濟等系統，絕對互相支持，免力量相抵相消，有碍事功。其望於冀察當局者，爲自身適進以達到中日眞正合作，地方安定兩目的，冀東僞政權之取消，與一般時局之狀況，因關東軍部派來參謀大橋熊雄參加會議，提供意見。二十四日早各方高級幹部之聯席會議，即以此旨作基點，討論通過後，影佐中佐即携原案於當夜赴濟轉青島，然後赴滬，與華南武官接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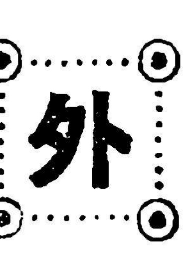
海軍武官會議繼開

至於海軍武官會議，係二十三日下午一時，在日租界淡路街駐津海軍武官室召集，由海軍省代表中村中佐作中心，平武官桑原重遠中佐，津武官久保田大佐均出席。下午五時休會，二十四日午前九時續開，旁午散會，議題範圍：一，中村傳達海軍省意旨。二，久保田桑原報告工作現狀。三，經濟開發海軍側應行協助事項之討議。四，華北關港及津沽築電車路聯絡問題。五，海軍擴大駐外機構，天津港常川派艦駐泊問題。會議結果，即由中村於是日午後出席高級幹部會商時，提出研究，與陸外兩方，取得協調，二十五日赴平調查，留數日，取道東北歸國。

川越談北行之結果

川越二十四日晚九時離津赴濟，晤韓復榘，二十七日乘輪返滬。川越離津前對記者談，此次會議，祗係聽取各方報告及意見，外陸兩省所得一致之點，即共同協助進行經濟政策，此外並無重要決議。華北經濟開發問題由北方當局負責商量，本人雖會晤宋哲元，尙無具體方案。關於外交問題，有必需時，本人即晋京交涉。此次歸途晤韓復榘，將無要事可談云。川越並表示華北時局並無變化，定三十一日在滬召集華南領事會議。又謂余此次北來所見各種情形，較以前在津時並無多變更，故無感想可言，惟覺華北經濟開發，需要日方技術上援助，當可良好。在津召集華北各地領事會議，係因外務省事務官太田來津，由各地領事將各地情形報告，並未討論任何事項，將來到滬召集華南各地領事談話，意義亦與此相同。

國



西亂事仍在混戰中

西班牙亂事，仍無結束之望，各國所訂之中立協定，加入者漸多，美亦表示可以不違反此協定，然能否因此縮短西國亂事，則尚難必也。

政府軍又略佔優勢

西班牙北部激戰數日，據云政府軍，經過猛烈之空襲及砲轟後，已將叛軍在基雄地方之西曼喀兵營佔領，防守該處之叛軍五百人中，得保全生命者僅百五十人。目下桑西拔斯天已再度遭叛艦之猛烈轟擊，叛軍巡洋艦「日斯巴那」號，担任轟擊爪特洛浦砲台。新萬噸巡洋艦「開納利亞斯」號則由費羅爾地方，砲轟桑西拔斯天海口，全日不停。砲彈落於城中者，爲數甚多，所受損害，甚爲巨大，居民傷亡之程度，則尚不知其詳。按上述之萬噸巡洋艦「開納利亞斯」號，最近甫經造成，以前並未參加革命戰爭，惟該艦之舉動，已表示其艦上人員之附和叛軍矣。又據蒲爾哥斯來電，稱西班牙北部之叛軍司令摩拉將軍，已將其司令部移至伐拉度立特地方，距離馬德里更爲接近，但喀巴尼拉斯將軍所領導之全國防務會議，現仍留於蒲爾哥斯云。

英國禁運軍貨入西

英國商部，已將以前所發輸出各種武器軍火，飛機等至西班牙本部，西班牙屬地，及西屬摩洛哥之護照，悉行取消，此不啻爲英國對於西班牙內戰，決心維持嚴格中立之又一證明，此項取消。係由商部用命令發表，以後各種武器，軍火，及飛機等之輸出往西班牙，已在完全禁止之列。並附有詳細表格一件，內列被禁之武器軍火二百餘種之名稱，其中最後之一種，即爲「已經裝置完全或拆卸未裝之飛機及飛機引擎」，是以無論軍事及民用之各式飛機，皆包括於此禁例之內，且不論其是否裝船或用其身之機力運輸，亦皆不許可也。如有違背此項禁令者，將嚴懲不貸。英國此種嚴厲措置，深與英政府屢次聲明擁護不干涉西班牙內亂之原則相符。且在各國對於法國提議，尚未妥洽前，即提早付諸實行云。英國此番行動，大約含有兩種作用，其一係深懼不干涉各項原則，如遲遲不見實行，則恐發生種種危險。另一種用意，係藉此表示各關係國政府有早趨妥洽之希望也。

義表示可加入中立

義大利廿日突然接受法國所發起對西班牙事務保守中立之協定全文，就外交行動而言，此舉實出人意料。按義國對此舉曾向法國提出詢問數點，但外相齊亞諾未待法國答覆，即於二十日夜邀見駐羅馬法大使，授以照會，聲明完全接受法國之建議，渠並允許一俟法英蘇俄各國政府接受後，該協定即可發生效力。齊氏並發警告，謂大衆捐款協助交戰之雙方，與各外國公民之自告奮勇加入西軍，似足損害國際關係云。義外相接受法國建議之牒文如下：鄙人前曾與閣下會談不干涉西班牙事務問題，對於眞正有效的不干涉方案之範圍與限度，曾申鄙見，茲願加以追述，無任榮幸。敝政府現以竭力促進與便利不干涉協定之成立爲志願，鄙人茲樂奉告閣下者，義政府願遵照法政府建議中所含下列條欵而自拘束。（一）禁止各種武器彈藥飛機（裝配已成者或其零部）軍艦，直接或間接轉運出口或運輸至西班牙與西班牙屬地或西屬摩洛哥（二），此項禁令應施於今在履行中之一切合同。（三），常與各有關係政府交換關於所取以使不干涉建議，發生實效諸計劃之消息。

德國延長兵役年限

德政府二十五日發表明令，將此後國內海陸空軍之現役期限，由一年增至兩年。故一年以後之德國軍隊，最少限度亦可增加一百萬人云。上述命令，係由希忒拉元首及國防部長白隆培將軍聯名簽署後，始行發表。德國官方對于此項新軍事策略，曾加以評語云：「此項新軍事辦法，乃係爲充滿內戰恐怖，及猛烈經濟糾紛之世界而發。歷史已教訓吾人，爲求世界之和平計，寧可作絕大之犧牲，自較陷于共產主義混沌局面之爲愈也。國社黨之德意志，負有維持其國內和平及保護其自身文化之責任；對于蘇俄之帝國主義及軍事威脅，自將採取任何必要之手段，在各項環境之下，保證其國家之自由及獨立」云。據云此項增加現役期限命令發表後，將使

工作已頗忙迫之德國國防軍各將領，增加更重大之組織責任，目下德國各地，皆擬建築新兵營，並添聘軍官，担任此項額外兵士之訓練；至本年十月，一九一六年級之徵兵，重行入伍之後，德國將有服役十二年之常備軍二十萬人。及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級之兵士，各三十五萬强。如再召集大戰以前各年級之軍人，則其數額將更爲可觀，德國軍隊之總數，大約不下一百萬人云。

陸軍數目將見驟增

按德國現有陸軍員額共爲六十萬員名，其中半數爲職業軍隊，半數則爲去年恢復徵兵制度後所徵募之新兵。今茲延長兵役年限後，則其平時軍額，自當隨之增加。而在戰時所可動員之後備軍員額，尚不計算在內，查德國精壯男子，生于一九一四年者計五九八·〇〇〇人，一九一五年者四六七·〇〇〇人，一九一六年者三五四·〇〇〇人，一九一七年者三二七·〇〇〇人，一九一八年者三三一·〇〇〇人。一九一九年者四九二·〇〇〇人。一九二〇年者六四七·〇〇〇人，合計三·二〇六·〇〇〇人，總人體格强健，其不合兵役資格者，當佔極少數，至多不過什一而已。由此觀之，街謂雄據歐陸之德國，擁有百萬貔貅，自非過甚之詞，矧德國軍事工業，在歐洲各國中堪稱首屈一指，以其出品供給此偉大陸軍之需要，而國內各種經濟組織，轉瞬之間，亦可從事調整，置于戰事狀態之下。則希忒拉元首一紙命令，即使德國一躍而爲歐洲最强大之陸軍國家者，豈非昭然若揭乎。

勘誤　本報第三十一期：「薊門內外」一文㊀第三頁上欄第十二行「高六尺」，「尺」應作「丈」；㊁第五頁上欄倒數第四行「石·岡石佛」，二「石」字應作「雲」；㊂同頁第十三行「狡冠之鋒」及倒數第二行「拒外冠·」兩個「冠」字俱應作「寇」；㊃第六頁子題後第六行「兩聲淅瀝」，「兩」應作「雨」；㊄第七頁子題「依戀故鄉」，應作「依戀故都」；㊅同頁下欄第四行之末漏一「不」字，該句應讀作「頂到我們不能不離開北平的時候」。特此更正。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起
至二十五年八月廿五日止

八月十九日　星期三

△蔣鼎文飛抵廣州
△林偉成等忠告李白
△川越訪宋哲元
△西戰中心移北路
△蘇聯慶祝航空節

八月二十日　星期四

△鄧世增奉派再度入桂
△科學社等七學術團體年會閉幕
△川越返津
△英政府決禁運軍火赴西
△蘇俄暗殺案開審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李白又提出新條件
△日華北陸軍武官會議開幕
△黃河水勢又漲
△西近畿戰局蔓延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黃紹竑由港返粵
△日華北總領會議開幕
△義正式接受對西中立協定
△日新任朝鮮總督南次郎赴任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劉爲章鄧世增由桂到粵
△蔣委員長召開重要軍事會議
△陳行等由粵返滬
△日華北海軍武官會開幕
△西戰又入混戰狀態
△美決遵守對西中立協定
△匈攝政霍才大將抵德晤希忒拉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中央撤退桂邊軍隊
△龍雲就新職
△黔主席顧祝同等宣誓就職
△熊式輝何鍵抵粵
△成都發生盲動大風潮
△西公旅糾紛告一段落
△匈攝政提議召德奧匈聯席會議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李白約程潛會晤
△國府取銷李濟深陳銘樞通緝令
△蔣廷黻任駐俄大使
△王正廷任駐美大使
△川越過濟到青
△王寵惠赴粵
△德決定延長兵役期

論評選輯

朱徐毛彭等之新動向

近來朱德徐向前蕭克賀龍及毛澤東彭德懷等，突由川陝分道竄往西北，情形極可注意。從前赤匪坐大，由於中原戰事。今廣西善後尙未辦竣，故朱毛等之活動，殊不可以忽視，請就過去現在與將來之形勢，略加探討，以供國人參攷。

查中國共產黨之僞中央軍事力量，自被國軍之「經濟封鎖政策」困敗之後，不得已放棄其七八年間辛苦經營之仙霞嶺附近根據地，以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遊動戰姿式，經南嶺山岳地帶，過湖南貴州雲南，川康邊境，以入西北高原，其最初之目的，本在四川，四川之爭奪失敗，去夏松潘毛兒蓋會議，始另定方針，當時僞中央政治軍事幹部毛澤東彭德懷等主北上甘陝，與劉子丹合併，再設法溝通國際勢力，而張國燾徐向前等則堅持不放棄四川之爭取，暫據西康，以待時機。雙方衝突，卒致分裂，毛彭北上，張徐入康，此爲去年秋後情形。

今年春夏，陝康兩面，皆有相當變化，西康方面則蕭克賀龍從川黔湘鄂邊區經滇黔進入康南，稱言欲與張徐朱等在西康建立「西南民族革命根據地」，而陝北方面，則藉口於華北外交之危機，而有「過晉抗日」之舉。最近形勢，則進入山西之部衆，不但退回陝北，而且放棄陝北，西進至甘陝寧夏之邊區，西康一股則已遵照去年毛澤東等之老路，由大金川轉岷江上源，越白龍江以進入甘肅之洮河流域，徐向前之先頭部隊且已過洮河經臨潭北上，而蕭克賀龍所部亦有繼續入甘之消息，似此彼曹直有全部在甘境會合之企圖，而其今後之動向，殆不僅西北將受其影響已也。

去年本報旅行記者長江君曾預測朱毛徐等部之前途，謂其進入西北以後之目的地，爲祁連山北麓之甘肅河西地方，因根據西北地形，政情，以及朱毛等本身需要，惟有河西始有作其新根據地之資格。時至今日，吾人仍信此項預言爲正確，毛彭入晉之舉，就事後所得各種事實觀之，則純爲『政略』之實施，而並無進至河北與外力接觸的打算，因其明知中央軍與晉軍決不許其在山西自由行動，故藉『過晉抗日』以博國民的同情，此其一；陝北窮而晉西富，入晉可以得充分的糧食與現金的補助，此其二；中央軍精銳雄據甘境，予彼等在西北移動上以大的威脅，故東渡黃河，佯攻山西，可以轉移中央軍主力所在，此其三。而觀於毛彭等由山西飽載回陝北後，即行有計畫的離開陝北，尤可以反面證明攻晉之舉，仍爲聲東擊西之傳統的戰略。

至於西康一股之再出，則根據於兩種事實，第一，西康地勢，山多人少，漢藏兩族，隔膜太深，社會經濟，太形落後，發展終屬困難，且不能給中國大局以決定的影響，故『建立西南民族革命根據地』之宣傳，恐亦終止於宣傳；第二，共產黨今年以來，政策上頗有重大改變，土地政策上，不再沒收「不作漢奸之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工商政策上，不沒收「非漢奸之工商業」。在外交政策上，不再「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表示願與同情中國之帝國主義携手。對內政治上，亦放棄一黨專政之夢想，而以聯合相標榜，由此種政策的變動觀之，則知其軍事之變動，非偶然也。依甘肅情況判斷，朱徐毛彭南北兩路難保不於企圖佯攻蘭州之戰爭形式中結成一片

，果至於此，則今後値得研究者彼等果將向何處發展是也。

以吾人觀之，假令朱毛等會合，恐其所謂『中央』部衆將於蘭州中衞間西渡黃河，以據河西之武威張掖酒泉一帶，藉為戰守自如之基礎，其餘散軍或將分略寧夏青海甘肅陝西諸地，則西北將更無寧日，而華北形勢更將趨於嚴重之境，此固吾人之杞憂，然國人要不可不加注意也。

（錄八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再論分化與團結

陶希聖

西班牙國內的戰爭，與歐洲列强的國際陣營，正息息相關的發展着。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聯立政府受自由主義國與社會主義國的同情與援助。法西斯叛軍受法西斯諸國的支持。兩條國際戰綫與兩條國內戰綫正在西班牙一隅爭勝。這一隅的兩條國內戰線的盛衰，關係於兩條國際戰線的消長。這種情勢，在我們中國看來，一面懷抱着懍慄危懼的感覺，一面又領略着明白深刻的教訓。我們中國並不能隔岸觀火。

我在二月二十三日天津本報星期論文裏，曾指出這個消息。我說道：

說到現實的國際局面，我們看得出歐美各國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撕毀國際盟約和九國公約的；一個是主張集體和平或和平不可分的。在這種局面之下，莫斯科與日內瓦還正在走一條路，並不是背道而馳。中國應當怎樣走法呢？中國的民族獨立和領土完整在目前是不是與集體和平有密切的關係呢？

西班牙事件，證明在如今的世界社會裏，一國不能孤立于國際局面之外。兩條國際戰線終竟要影響甚至決定許多弱國的命運。中國豈能自作惟一的例外？

什麼是明白深刻的教訓？這便是我們中國沒有法子避免這個大局面之下的外交國策的決定。中國所受于撕毀公約破壞國際和平者的侵害，比西班牙切迫得多。但是幾年來還能够依違於兩大國際壁壘之間，是因為自由主義國的一方面，對中國最有密切關係的英美兩國之中，美始終沈機觀變，英還在超以象外。他們果然能够超出兩條戰線之外嗎？不能。到了總算的一天，他們仍然要拔刀相向的；這刀在目前已經在鍛鍊，在磨礪，在運轉如風。他們豈眞是超然的？我們那能够不接受這個大局面的敎訓呢？

中國的民族獨立與領土完整，自然是與集體安全有密切的關係。中國並不以九國公約所保證的門戶開放為滿足；中國也不以國際盟約所規定的經濟制裁為可靠。這些條文印紙已經損壞，已經破落了。但是，中國並不能超出現實國際局面，別有期待，別存幻想。在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再分割的列强兩相對抗的戰場上，中國自然希望免除再分割的這一刀，並且希望從已經受了的一刀治療傷口。中國雖不以半殖民地的地位為滿足，也只能先保持不亡的地位，再談完全的獨立與解放。因此，中國與反對再分割殖民地的國際戰線，有不可分的關係。

為什麼又懷危懼呢？中國想先保持不亡，再完成獨立。這是說，中國不想做了亞比西尼亞以後，再在倫敦談獨立。具體的講，中國沒有模仿西班牙國內政情的環境和機會，更不希望借外力在國境以內打內戰。我們當以民族的立場，決定外交國策，適應當前局面。我們不應在兩條國際戰線的影響之下，把兩條國內戰線先起內鬨或內戰，成就別人的計算。

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國的十月命命，歷次使中國依樣畫過葫蘆。人民戰線與國民戰線的實例，在思想界青年界又有力了。我充分認識這種着着模仿，是有其社會的必然性的，淺而言之，中國並不怕向外國學乖。在救國運動裏，提起「聯合」的口號，比過去的力求分化濫用鬥爭，已經是乖的多了。不過我不憚提出兩點，供思想界青年界的參考。

第一：我們的救國，對象是在外的。對象分明，只有用分明的態度來活動。藉救國的口號來作別樣的鬥爭，仍然是鬥爭，不是聯合。我在本報二月二十三日的星期論文有幾句話，仍然要在這裏提出：「放棄數年來呆

板的理論和煩瑣的爭執的習氣，不以求分化的手段唱團結，不以待敵人的方法待友人。」如果先抱內鬨內戰的決心，只是拿聯合或團結的口號牌，須知口號不是符咒，不能有迷惑衆人的魔力。

第二：救國的聯合，應當是眞實了。做過革命運動的人們往往談策略和戰術。談戰略戰術的習慣，又往往使正在作某種行動的人們自已不信那種行動的眞實性。其結果只是把那種行動當做手法。所以「利用」這個「利用」那個的詐僞行爲便常常成了運動發展的障碍。我希望大家去掉這個習慣，開誠布公的携手前進。

（錄八月二十三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桂局感言

桂局日緊，或竟演成內亂，當此千鈞一髮之時，願澈底一論時局之關係，期李白有所曉悟，兼望政府堅其涵容保全之素志，以迄於最後焉。

第一：李白須知倘自組機關，動兵抗命，是爲閩變第二，結果必敗，敗且甚速。吾以爲李白對於國內及國際，皆估量錯誤。而其理本易明，可譬於年來之共亂及閩變而知之。共黨今春大舉犯晉，其地域形勢，絕非僻遠之廣西可比，而結果如何？閩變之時，政府基礎，弱於今日者遠甚，陳銘樞等之覆敗，又何速也？故李白須知：中國今日，就國內言，無投機之餘地，就國際言，無利用之時機。果動兵抗命，中央只有撻伐，李白只有覆敗，此事實問題也。若謂將於失敗之後，爭曲直是非，則須知中國之大是非，惟決於誰能保中國，如何保中國，論結果，不論過程。倘李白掀起內戰，充其極，分裂國家，則以結果論，亦爲兩敗俱傷而已，李白固永無是與直之可論也。

第二：李白等須覺悟自已對於國家之負責精神，實不及中央當局。中國今日各界領袖人物，須爲眞愛國者。眞愛國者之態度，第一是負責，即對國家安危，須負責籌畫，動機純而用心密，勿有輕舉妄動。夫率瞰地方者，不悉國家全部情形。其見解之或不能與中央一致，此本不足厚責。然要當勉去私心，公平衡斷，由此以論，吾人願勸李白等應信任中央當局之負責精神，相與合作也。李白等，或以爲中央當局蓄意排斥彼等，而不知年來中央當局心目中，只有如何保障中國於不亡之一大問題，何暇，又何必，排斥李白？夫中國存亡之問題太大，個人如何之問題太小。李白多年，局促廣西，不見全國，因怨憤而蔽塞聰明，致認識時勢，衡量人物，皆不得其眞相也。

第三：李白或妄動領袖之大慾，以爲今日之冒險冥行，可轉爲將來之領導時勢，誠如是妄想，將爲嚴重錯誤。夫中國之危甚矣，其惟一出路，惟在一致團結於統一政府之下，刷新庶政，積極建設，由此國內進步的安定的局面，以鞏固中國國際上之地位。此誠艱難之長途，並無僥倖之捷徑。倘李白今日所圖謀者，可以成功，則共黨早成功於先矣。若謂外患不已，境處非常，則非常之應付，更須全國力量之集中。廣西一隅，充其量，綿延內戰，招致分崩，李白其奈此垂危之祖國何哉！

第四：吾人盛責李白之反省，但同時勸勉中央，務再儘量涵忍。此無他，內戰損失之總帳，國家負之，即政府負之。如廣西之事，武力解決並不難，然雙方之損失，皆政府之損失也。且損失不只在物質方面，尤重在精神方面。國家境遇如此顚危，而猶演內鬨之消耗，此足使一般國民痛心者也，吾深信中央當局之心理，與一般國民同，而深切尤過之。蓋以身負國家重任之人，更當應付艱難環境之際，其切欲保障和平避免內亂，自較一般國民爲尤甚也。最近李白情形，實多可慮。然望政府方針，仍止於防範。苟非被迫作軍事的自衛，應不放棄政治方法之協商。縱彼等抗命跡顯，猶宜多方勸誘，意者時日漸久，或可不需用兵而解決。吾人根本意見，爲祝禱中國人一齊成功，而惡見國家公私於此時再新受精神的物質的損失。翹首南天，不勝杞憂之感矣。

（錄八月廿二日大公報）

從整理粵省工業談到一般工業

分工合作，爲近代經濟行爲之主要原則，社會愈進步，分工愈精細。分工之說，有技術上，事業上，地域上之不同。在我國幅員遼闊生產幼稚之時代，地域分工，最感需要，尤以工業上之關係爲更切。同時經營工業之主體，亦應視其性質範圍，以別其孰宜民營，孰宜省營，孰宜國營，俾有軌轍可循。最近中華工業總聯合會，對於廣東工業發表整理意見，呈請實業部予以全盤考查，以定整個計畫，而前日蔣院長廣州演說三點：其一即爲整理工業勿與民爭利，此與工業界意見正相符合。按今春上海工商界組織兩廣實業攷察團，在粵考察工業時，見粵省工業多劃歸省營，深覺此項政策，未盡適當，且所謂省區自給自供之主張，萬一運用不當，將形成經濟割據之局面，影響於中國整個生產者甚巨。推原粵省工業之缺點：第一爲本地缺乏原料之工業亦在經營之列。如棉紡毛紡等在粵既無原料之供給，又乏相當之人才，乃亦設廠工作，欲與國內各地爲製造上之競爭，徒然消耗本省之實力。第二粵省有許多工業，既無特殊之力量，巨大之資本，又非國際貿易性質。乃亦一律歸入省營，使本省企業家無投資實業之機會，及自由活動之餘地。第三廣東所辦工廠，規模固多偉大，惟設計之初，頗有不甚經濟之處，機器之置備，或疊床架屋，或不切實用，開辦費之所耗，有占全廠資本百分之七十者，其於資本之周轉，當然不易靈活。第四辦理工業者雖多技術專才，顧主持人員，頗聞未能廉潔自矢，使所獲利益，涓滴歸公，地方上遂不免有民瘠官肥之歎。夫粵省爲我國華南工業之中心，生產與消費集中之區域，本已有各種工業之基礎。惟以地域之支配失宜，分工之計畫不當，民營省營之分劃未妥，與種種營業政策之未善，匪僅啓市場支配不勻之弊，且因限制民營過力，轉失工商界投資實業之興趣。中華工業總聯合會爲上海大工業之集團，主持人尤屬工商界之領袖，因鑒於粵省陳陳積弊，乃條陳意見：(一)凡某種工業在當地有豐富之原料，人力之特長，其製造品比外方優良者，應加擴充。(二)某種工業，在當地缺乏適當原料，工人技術更不及外方，且製造成本比外方爲高者，此項工業，應即放棄。(三)因經濟條件之差異，應研求各該工業本身之適合性，以決定民營與省營之原則。此三者，均屬切實扼要，茲値粵局奠定，主持建設行政者，又屬久司實業行政之長才，亟宜與中央商定整理方案，先就廣東現在已有之工業，全部或局部，予以整理，或官民合辦，或劃歸民營。尤盼中央設技術指導之機關，主持改進，並設出品檢驗機關，俾出品標準化，此不僅粵省宜如是也，凡國內工業繁盛區域，均應由中央設立工業試驗所，技術改進所，出品檢驗所等，負指導研究檢驗整理之責。故望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導之下，統盤籌劃，何省宜辦何種工業，何地宜設何種工廠，何種工廠，應由國營，何種工廠，不妨改歸民營，就全國爲分配，作系統之計劃，使原料有就地取給之便，出品有各就所長之利，即產銷區域之溝通，轉運貨物之手續，均可減少困難，此爲統制工業增加生產之入手方法矣。因聞將整理廣東工業，而推論之如此。先整理粵省，表現成績，尤工業界之所希望也。

(錄八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

附錄

所得稅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八月十八日行政院通過）

第一條　本細則依照所得稅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暫行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駐在中華民國境內各國外交官之所得，免予徵稅。

第三條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滿一年之外國人，其所得之來源，不出自中華民國境內者，免予徵稅。

第四條　前兩條之規定，以各外國對於中華民國有同一之待遇者為限適用之。

第五條　凡營利事業，本店在中華民國之外，分支店營業所在國內，或分支店營業所在國外，而本店在國內者，無論其資本是否與本店互為畫分，均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盈利之部份，計算其所得額，準用暫行條例第四條稅率課稅。

第六條　本店及其分支店營業所，同在中華民國境內，而其資本互為畫分者，應分別計算其所得額。

第七條　稱資本者照公司組織謂實在繳足之股金，或其他組織實際投入之本金有公積金者，得按其總額，以三分之一併入資本計算。

第八條　第一類甲乙兩項營利事業之所得，依各業習慣每年結算一次，其不滿一年者，就其營業期間之所得計算課稅。

第九條　營業年度變更時，依新舊年度交替期間之所得，計算課稅。

第十條　第二類所得，以星期計者，每月按四星期計算課稅。

第十一條　第二種所得以月計，不足一月時，就其所得之實數計算課稅。

第十二條　賣買與本業務無關之物品證券或金融貨幣，而其所得又不在本業務收入項下計算者，以一時營利事業論，非營業個人為前項之賣買，而不於約定期日，以現貨交割者亦同。

第十三條　非營業之法人或團體，而兼營營利事業者，視為營利事業。

第十四條　稱法定儲蓄金者，以政府法令規定之儲金為限。

第十五條　計算第一類所得時，應就其收入錢額內，減除營業期間實際開支，呆賬，折舊，盤存，消耗，公課及依法令所規定之公積金，以其餘額為純益額，依照暫行條例第三條規定之稅率課稅。

第十六條 左列各項收入，均屬第二類薪給報酬之所得，(一)公務員之俸給薪金歲費，獎金，退職金，及其他職務上所得之給與金，(二)自由職業者從事其他各業者，因職業及工作上之所受薪給年金報酬，及其他金錢之給與。

第十七條 計算自由職業者，及從事其他各業者之所得，如有左列各項費用時，應先行扣除，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一)業務所房租(二)業務使用人薪給報酬，(三)業務上必需之舟車旅費，(四)其他業務上直接必需之費用，業務人就其居所為營業所者，其房租應比例扣除之，但不得超過租金總額百分之六十，本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舟車旅費以受有報酬者為限，但不得超過其各個報酬額百分之三十。

第十八條 自由職業者及從事其他各事業者，設有兩個以上之業務所，各有其獨立之賬簿者，應分別計算其所得額。

第十九條 依本細則第十二條規定之營利，應於各個交易結數時，計算其所得額。

第二十條 扣繳所得稅者或自繳所得稅者，應依照暫行條例第八條至第十一條規定之期間，向當地主管徵收機關申報所得額。

第二十一條 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所得額，由其法定代理人依照前條規定，代為申報。

第二十二條 第一類甲，乙兩項之營利事業，因合併解散歇業，清理，經結算後，仍有所得者，應於結算日起，二十日內向當地徵收機關申報其所得額，受破產之宣告經清理後，仍有所得者，破產管理人依前項之規定，申報其所得額。

第二十三條 營業年度變更時，執行業務之負責人，應依照本細則第八條規定，於結算日起二十日內申報其所得額。

第二十四條 第一類所得之申報人，於申報當時應提出財產目錄損益計算書，資產負債表，或其他足以證明其所得額之賬簿文冊。

第二十五條 所得稅稅款，由財政部主管徵收機關，委託國家銀行，或郵政儲金匯業局徵收之，其當地無上列機關者，得指定其他銀行商號或處所代為經收。

第二十六條 各類所得稅之納稅期限，依左列規定，(一)第一類甲乙兩項納稅期限，應依各業每年之結算期，於每年三月一日起至五月末日止，或八月一日起，至十二月末日止，一次繳納之，丙項所得稅於結算申報日繳納，(二)第二類所得稅按月繳納之，(三)第三類所得稅於結算息金申報時繳納之，第一類乙項，第二類自繳之所得稅及本細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三條，應繳之所得稅於結算申報日起二十日內繳納之。

第二十七條 所得稅繳納方法如左，(一)屬於第一類甲，乙兩項者，由業務負責人自行繳納，(二)屬於第一類丙項者，如有支付所得之機關由該機關業務負責人代爲扣繳，如無支付機關，由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自行繳納，(三)屬於第二類者由直接支付薪給報酬之機關長官或雇主代爲扣繳，無支付機關或雇主者自行繳納，(四)屬於第三類者，由付息機關之業務負責人代爲扣繳。

第二十八條 扣繳所得稅者於扣繳稅欵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並將稅欵向當地經收稅欵機關繳納之，前項扣繳所得稅者，除支付無記名証券利息及存欵利息另以特種表式申報外，應開具各個納稅義務人所得額申報當地主管徵收機關。

第二十九條 經收稅欵機關於收到前條所扣稅欵時應掣給主管徵收機關規定之正式收據。

第三十條 扣繳所得稅者如能依照法定手續期限完成其扣繳之職責者，當地主管徵收機關得照其扣繳之總額給予千分之五元獎勵金，前項獎勵金於政府機關不適用之。

第三十一條 自繳所得稅者於接到當地主管徵收機關決定所得稅額之通知書後應各依納稅期限向經收稅欵機關繳納所得稅，前項自繳者，應向經收稅欵機關掣取主管徵收機關規定之正式收據。

第三十二條 財政部主管征收機關應制定各類所得人納稅額通知書，發交各地征收機關，依暫行條例第十四條之規定通知納稅者。

第三十三條 當地主管征收機關，應於收到申報人申報十五日內爲其所得稅額之決定，如申報人請求重行調查時，應自接收請求之日起，十日內重行決定其稅額。

第三十四條 當地主管徵收機關認申報人申報不實時，得指定期限要求申報人提示有關納稅額之證明文據，申報人對於前項要求怠不履行時，當地主管徵收機關，得依調查或其他方法逕行決定其所得額，及納稅額，並通知之，申報人受前項通知時，應依納稅期限納稅。

第三十五條 當地主管徵收機關對於扣繳之稅額，發現不足時，應責令扣繳所得稅者繳足之。

第三十六條 納稅義務人對於扣繳之所得稅，認爲應行減除者，得向當地主管征收機關聲請退稅。

第三十七條 財政部主管徵收機關，應製定各類所得額，申報表，發交各地征收機關，由申報者自行具領塡報，前項申報得由各地徵收機關委託當地行政機關商會，同業公會，郵政局，或經收稅欵機關存備申報者具領，並公告或揭示之。

第三十八條 各類所得額申報表不得附徵任何費用。

第三十九條　當地主管徵收機關應設置各類所得名簿，按照申報表及決定通知書之內容將納稅者姓名，住址，職業所得額，決定納稅額及其他應行記載事項分別記載之。

第四十條　所得稅額決定通知書應分所得種類編號登記。

第四十一條　扣繳所得稅者，自繳所得稅者，或代繳所得稅者，對於調查復查審查人員要求提示之憑證不得加以拒絕。

第四十二條　申報人對於明知不實之所得額故爲申報者，除依暫行條例第十九條罰金或論罪外，其有觸犯刑法僞造文書罪之情形者，主管徵收機關並應報請法院法辦。

第四十三條　徵收所得稅機關人員對於納稅人之所得額納稅額，及其證明關係文據，應絕對保守秘密，違者經主管長官查實，或於受害人告發經查實後，主管長官應予以撤職或其他懲戒處分，觸犯刑法者，並應報請法院法辦。

第四十四條　當地主管徵收機關依暫行條例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各款規定科罰時，應向受罰人送達處分書，對於繳納之罰鍰應給予收據，前項處分書及收據，應加蓋處罰機關之關防及負責人之名章。

第四十五條　股份有限公司或股份兩合公司發行股份時，應將股份總額股票種類，每股金額，營業年度，報明當地主管徵收機關，已發行之股票，應由各該公司於本細則施行日起一個月內，將前項應報事項報明當地主管徵收機關。

第四十六條　公司，商號，行棧，工廠，及營利之個人，應於本細則施行日起一個月內，將姓名，住址，營業資本，或股東實額報明當地主管徵收機關。

第四十七條　本細則所定各種書表簿冊單據格式，由財政部製定之。

第四十八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財政部得隨時呈准行政院修正之。

第四十九條　本細則施行日期自行政院核定之日施行。



茅亭茶歌　山萸

青城作夜春雷響明日茶芽一寸長隔山齊唱采茶歌
便有新茶來市上茶山最好是茅亭碧玉溪環簇簇青
幾姓人家疑石戶數叢靈藥吐芳馨絲茸紫筍殊標格
陰嶺陽崖認搴摘栽經宿焙過淸明已訖頭綱下山驛
自從北苑擅高名顧渚烏程又雪坑空教俗客愁三盌
誰識芳茶冠六淸（張景陽成都白兎樓詩）石花舊種蒙山頂七樹
苔欄圍露井湘綺歌成世始驚人間舜護皆凡品接天
玉壘萬峰開上有靈眞相往來畏擲黃泥不知數至今
雲葉光徘徊年年初夏催穀雨碧簪橫肩壓筐筥山人
一笑松風輕午睡驚迴看花乳活火新泉手試煎銅瓶
響罷意悠然洞天卅六淸都在樵采何年自入山

堯生寄詩詢近狀次韻報之　石遺

國風社選

隨身書局滯吳門書錄重編繼振孫（時正刻有藝文志存目尙損益）海
內來函紛雪片（海內詩人聞余將續近代詩鈔以書及詩稿至者甚夥）案頭積稿
若雲屯窮陰塞向燈然晝（天陰室晦終日不閉電燈）盛火圍爐炭滿
盆（匝月須燒煤一噸）多謝刊貲惠朋輩先將續集刻桑根

聞石遺到渝州遂望入山　堯生

渝州一水上嘉州況訪西南第一樓節趁黃梅初過雨
人思李白與同舟從來蕭寺偏宜夜此去花潭請薄游
向晚與君餐佛粥峨眉山月不須秋

陳劍秋精治家庖招飲用君自壽均即席賦贈　什公

眼中北勝抑南强人海輸君十畝桑鶴俸探支先貰酒
魚羹專美巧調薑蟠胸礧磈光宣事繞膝芝蘭大小郎
幾日春明花似錦相期曲水共流觴

丙子元夜無月獨坐有懷不匱翁延園時予亦寓居廣州東山　　榆生

待捧。銀。盤。盡。意。明。樓。前。又。報。海。雲。生。桂。花。舊。影。知。何。似。風。露。中。宵。倍。有。情。總。爲。憂。時。腸。轉。熱。乍。欣。鄰。德。夢。恒。縈。獨。憐。兒。女。酬。佳。節。諸。是。承。平。爆。竹。聲。

寄懷疚齋嶺南　　子威

如此。江。山。易。酒。悲。白。門。握。別。未。移。時。我。搴。蘭。草。湘。中。佩。君折。梅。花。嶺。外。枝。刻。燭。詩。闌。春。寂。寂。負。瓢。人。去。夢。遲。遲。晚年。差。喜。傳。衣。鉢。絕。學。當。今。奉。大。師。

車過龍泉驛乃至成都最高險處也山頂馬纓花白色北地所未見　　伯鷹

險道。盤。紆。破。翠。微。暮。烟。千。里。客。心。悲。初。凌。地。迥。天。高。處。忽此。氷。清。玉。潔。姿。舒。蕚。遙。浮。朝。旭。絢。託。根。峻。與。冽。寒。期。他時。叱。馭。龍。泉。驛。飮。露。披。雲。合。十。圍。

別雁山　　寥士

坡公。雁。宕。空。題。畫。謝。客。龍。湫。未。着。鞭。南。戒。圖。窮。靑。到。海。東維。山。卓。碧。擎。天。垂。虹。瀉。瀑。懸。崖。下。采。藥。縋。繩。峭。壁。巔。百。芙。蓉。題。不。盡。回。車。倘。有。再。來。緣。

奉懷纕蘅貴陽　　叔明

忽。憶。同。懷。子。心。驚。別。六。年。愁。連。三。峽。雨。夢。隔。五。溪。烟。天意。方。沈。醉。斯。民。正。倒。懸。南。中。多。美。玉。應。使。姓。名。鐫。萬。里。牂。柯。郡。巡。邊。六。月。過。火。雲。燒。斷。磧。瘴。雨。捲。奔。河。大邑。田。廬。賤。良。疇。草。木。多。平。陽。尙。淸。靜。知。已。去。煩。苛。

南溫塘夜泛觀瀑有懷觀槿菊生夢旦諸公　　纕蘅

花溪。風。物。最。幽。妍。乘。興。夷。猶。更。扣。舷。說。與。故。人。應。絕。倒。籠燈。犯。夜。看。飛。泉。（是夜無月）

眉州　　拔可

老翁。山。下。有。荒。園。聞。道。墓。頤。石。尙。蹲。姓。字。恐。敎。眉。倅。覺。不煩。父。老。爲。開。軒。

木蘭花慢　（丙子重上巳禊集玄圃淳秋爲拈得陳字久無以報暮春送孫孟晉還溫州即用其韻）　　瘦禪

扮榆。回。首。意。幾。人。物。似。乾。淳。只。連。夜。高。樓。夢。中。歷。歷。玉海。星。辰。（孟晉乃籀廎鄉前輩嗣君）銷。魂。謾。談。天。水。便。過。江。還。似。永。嘉。人。珍。重。南。都。燈。火。鵲。邊。杯。酒。臨。分。　湖雲。雖。好。亦。邊。塵。堤。柳。幾。新。陳。笑。心。事。年。年。校。書。馬。隊。聽。雨。鷗。羣。陽。春。待。賡。高。唱。奈。五。噫。已。倦。望。京。身。爲。報。謝。池。芳。草。明。年。歸。約。比。隣。（孟晉近寓永嘉謝池巷予亦新卜居傍池上樓）



淩霄一士隨筆

周作人「論八股文」，亦言之有物，爲研究八股文之體性者所宜一讀，其說云：

我查考中國許多大學的國文系的課程，看出一個同樣的極大的缺陷，便是沒有正式的八股文的講義。……我的第二個提議即是應該大講其八股，因爲八股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先啓後的一個大關鍵，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國文學而不先明白八股文這東西，結果將一無所得，既不能通舊傳統之極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動之起源。……這在我是十二分誠實的提議，但是，嗚呼哀哉，朋友們似乎也以爲我是以諷刺爲業，都認作一種玩笑的話，沒有一個肯接受這個條陳。……

八股文……永久是中國文學—不，簡直可以大胆一點說中國文化的結晶，無論現在有沒有人承認這個事實，這總是不可遮掩的明白的事實。八股算是已經死了，不過，牠正如童話裏的妖怪，被英雄剁做幾塊，牠老人家整個是不活了，那一塊一塊的却都活着，從那妖形妖勢上面看來，可以證明老妖的不死。……自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化駢爲散之後，駢文似乎已交末運，然而不然；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少長，至清而大成，實行散文的駢文化，結果造成一種比六朝的駢文還要圓熟的散文詩，眞令人有觀止之嘆。而且破題的作法差不多就是燈謎，至於有些「無情搭」顯然須應用詩鐘的手法纔能奏效，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的特別性質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藝也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說牠是中國文學的結晶，實在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價。……

……中國國民酷好音樂，八股文裏含有重量的音樂分子，……再從反面說來，做八股文的方法也純粹是音

樂的。牠的第一步自然是認題，用做燈謎詩鐘以及喜慶對聯等法，檢點應用的材料，隨後是選譜，即選定合宜的套數，按譜塡詞，這是極重要的一點。……做文的秘訣是熟記些名家舊譜，臨時照塡，且塡且歌，跟了上句的氣勢，下句的調子自然出來，把適宜的平仄字塡上去，便可成爲上好時文了。中國人無論寫什麼都要一面吟哦着，也是這個緣故，雖然所做的不是八股。……

……我們不能輕易地笑前淸的老腐敗的文物制度，牠的精神在科舉廢止後在不曾見過八股的人們的心裏還是活着。吳稚暉公說過，中國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黨八股，我們在這里覺得未可以人廢言。在這些八股做着的時候，大家還只是舊日的士大夫，雖然身上穿着洋服，嘴裏吃着雪茄。要想打破一點這樣的空氣，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趕緊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拏來與自己的大作比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絕了沒有，是不是死了之後還是奪舍投胎地復活在我們自己的心裏。……

總之我是想來提倡八股文之研究，綱領只此一句，其餘的說明可以算是多餘的廢話，其次，我的提議也並不完全是反話或諷刺，雖然說得那麼地不規矩相。

其所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三講『淸代文學的反動(上)——八股文』，於此更有剖析及發揮處，可幷參閱。(以上接第三十一期。)

前述于敏中暨張廷玉事，(見第二十二及二十三期。)昨承許霽英君由滬書告，知關於廷玉配享太廟一節，所引諭旨未備，特爲補述，並謝許君雅意。高宗於乾隆十四年十二月降諭嚴責廷玉，而對配享一節，仍謂：『恭奉皇考遺詔，朕不忍罷斥。』翌年(十五年)三月，復諭：『……張廷玉綸閣舊臣，宣力年久，今日陛辭之際，顧其衰耄，朕心尙爲憫惻，所謂善善欲長，惡惡欲短，茲仍特加異數，以寵其行，賜給御製詩篇手書二卷並御用冠服數珠如意諸物，起程之日，仍令散秩大臣領侍衛十員往送，用示朕優老眷舊至意。』霽威念舊，不獨配享可保，且有恩禮之加。會有皇長子永璜之喪，廷玉甫過初祭，即奏請南還，致觸高宗之怒，又起軒然大波，四月借端降諭云：

今日侍郎管太常寺伍齡安因額駙超勇親王策凌配享太廟

位次，開單條列具奏，朕已另降諭旨辦理。因詳閱配享諸臣名單，其中如費英東額亦都諸臣，皆佐命元勳，汗馬百戰，功在旂常，是以侑享大烝，俎豆勿替，即大學士鄂爾泰，已覺過優，於此益見張廷玉之不當配享，而其配享實爲逾分。在鄂爾泰尚有開闢苗疆平定烏蒙及經略邊陲諸勞績；若張廷玉，在皇考時僅以繕寫諭旨爲職，此嫺於文墨者所優爲。自朕御極十五年來，伊則不過旅進旅退，毫無建白，毫無贊襄。朕之姑容，不過因其歷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陳設座右而已。夫在昇平日久，固無櫛風沐雨躬冒矢石之事，可以自見，然亦必德業猷爲，有功社稷，方足當之無愧，張廷玉曾有是乎？上年朕許伊休致回籍，伊即請面見，奏稱恐身後不獲配享之典，要朕一言爲券。朕以皇考遺詔已定，伊又無大過，何忍反汗，故從其請，並賜詩爲券。夫其所以汲汲如此者，直由於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對天地鬼神，尚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謝恩不至，經廷臣議處，朕仍復加恩寬留原職，並仍准其配享，是在伊又當何等感愧？乃仍靦然以老臣自居，並不知感，且於陛辭之日，賜賚優渥，並令於起身時仍派大臣侍衛往送，伊遂心滿意足，急思旋里。適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甫過初祭，即奏請南還。試思伊曾侍朕講讀，又曾爲定安親王師傅，……不獨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尤非諸臣可比。……前於養心殿召對，奏稱：『太廟配享一節，臣即赴湯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則甘於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誼，則一切置之不顧，有是情理乎？使皇考仍在御，見張廷玉今日之行爲，亦將收回成命，則朕今日不得不明頒諭旨，以勵臣節。張廷玉非但得罪於朕，抑且得罪於皇考在天之靈矣。……配享一節，天下自有公論，張廷玉亦當有自知之明。……著將此旨並配享諸臣名單，令其閱看，自加忖量，能否與本朝配享諸臣比肩並列，應配享不應配享，自行具摺回奏。……

頓然又反面無情，決罷其配享矣。廷玉以「蒙皇上訓示，如夢方覺，既無開疆汗馬之功，復無經國贊襄之益，年衰識瞀，愆咎日滋，伏乞罷臣配享，並治臣罪」等語覆奏。此固勢所當然也。大學士丸卿奉旨議奏，請罷其配享，仍革去大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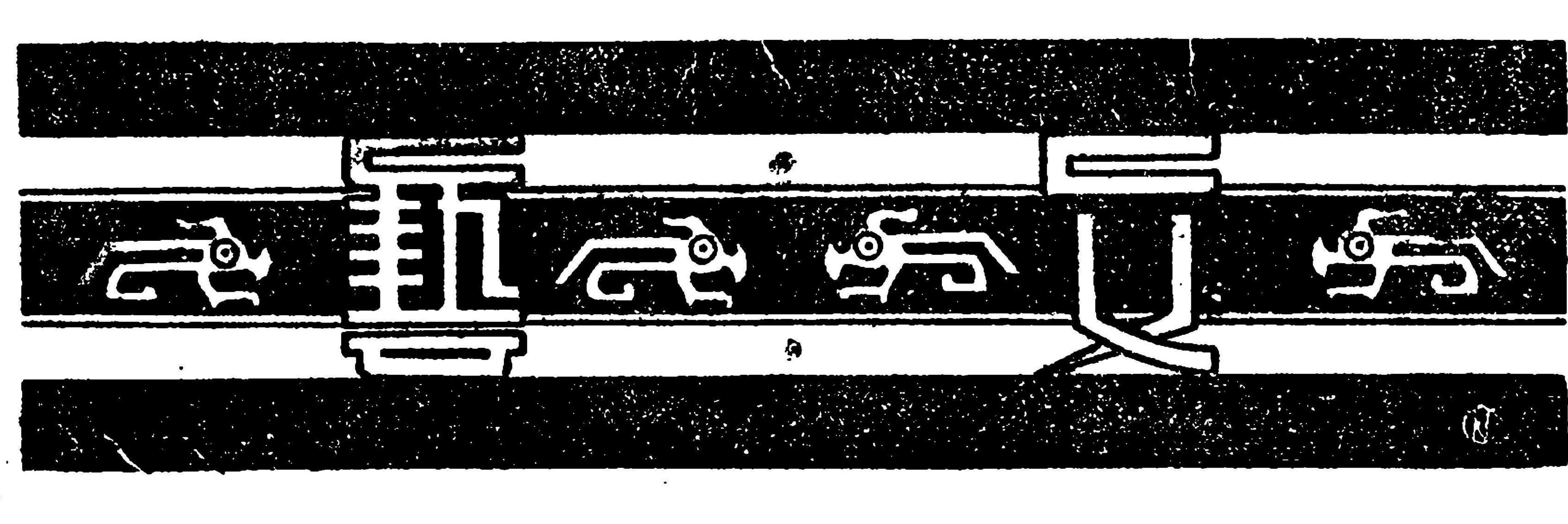
職銜，以爲大臣負恩者戒。此亦照例文章也，得旨：『……張廷玉居心行事若此，若仍令濫膺侑食，誠不足以服公論，不足爲天下後世臣工之勸，卽朕亦何以仰對皇考在天之靈？著照大學士九卿所議，罷其配享。至朕於張廷玉已格外加恩，所議革去大學士職銜之處，仍著寬免。……』是配享之榮，已被斥罷，迨乾隆二十年，廷玉卒，乃復以「皇考之命，朕何忍違」爲詞，仍遵世宗遺詔，准其配享。高宗之對此事，其經過如是。「春冰室野乘」於此節雖未道其委曲，而「撤其配享」及「下詔還之」，自不爲誤。至謂：『英主之馭臣工，眞有非常情所能測度者矣。』似未免將高宗看得太高，此事適見其性行褊躁，加膝墜淵之率意而已。（各諭全文，比而觀之，矛盾違理之語不乏，蓋愈辯愈彰也。）

「春冰室野乘」以于敏中未死而邀陀羅經被之賞，爲授意自殺之證，經以其後阿桂亦未死而賞經被，論此證之未可憑。玆更見乾隆二十年正月一諭云：『皇十四叔恂郡王，自復封王爵以來，甚屬恭謹，竭誠供職。昨聞患病，適御齋宮，是以先遣阿哥等往視，賞給經被。今聞溘逝，深爲惻然，著派三阿哥前往穿孝，賞銀一萬兩，料理喪務。俟逾祭祀之期，朕當往奠。』則又未死賞被，前乎敏中之例也。益徵數見不鮮，無足深詫耳。

× × × × × ×

【附答邱君】（一）承詢拙稿出單行本事，因牽於冗務，尚未實行，惟友朋及讀者，頗相敦促，稍遲當謀見諸事實，藉副　雅望。（二）孽海花新本，係眞美善書店發行，共三十回，定價一元五角。（以下尚有數回，在「眞美善」發表後，未聞單印。）現在何處出售，不知其詳：上海福州路生活書店或有之。

【附答田君】承詢之書，不知現在何處可購。



校長

校長陶象華翻了個身。床『嘎吱』地叫了聲，搖了幾搖。

他還糊里糊塗被夢包着：督學們，參觀的，小鬼們——都不放鬆地往夢裏鑽。費了很大的勁才睜開眼睛，他把頭伸出被窩，呼了口氣。

『睡都睡不安靜！』他恨恨地咕嚕。

一陣冷風吹開了門，孩子們的吵架，玩笑的鬧聲，像潑水似的：『嘩嘩』地衝了進來——這聲音剛才還夾在他夢裏做佈景的——門又『砰！』關上了。

忽然他身體伸直，眼睛瞪着：記起今天行開學禮。督學說不定會來參觀。他面前閃動着劉督學那張老皺着鼻子的臉——好像聞見學校哪裏有貓屎臭似的，搖着頭說着：

『唔，——這個，總要……』

這位校長打了個寒噤，決計快點起來。想打被窩裏伸出手去拿棉袍，發現放衣服的椅子被搬到那邊牆角上去了，他只肩膀動了一下。

『邱武備這混蛋！——掃了地，椅子搬過去總不搬回來！』

他抬了抬身體，想起來拿衣服，可是他軟軟的攤在床上。他想督學第一天總不會來，上午馬馬虎虎算了。可是——誰保得定呢，這些督學們大概是多看了施公案，彭公案之類，專門好乘學校不防備的時候來找個小岔……

轉頭看看桌上鬧鐘，短針才站在六跟七之間，一下子弄不清牠走不走了。他似乎聽見答地響，看看秒針

——那只像個灰色圓塊。

外面脚步聲。

一定是邱武備這混蛋。他鼓足了一胸口氣想開口罵，可是跨進門檻的是周老師。他有種給人奪去了什麼似的感覺，呼了一口氣，恨恨地皺皺眉，仰天看着屋頂上掛着的一條被蜘蛛絲串成的黑灰，隨着風晃着。

『你昨天什麼時候回來的，睡到這時候？』跑進門的往書桌上一坐，桌子癲了癲，叫了聲：工冬！

『昨天回來得眞晚，劉督學替他父親做壽，』陶象華覺得心頭靈活了些，一面使勁不叫得意形色放在臉上，只冷冷地說着，『黃督學他們硬拉着我打牌，辭又辭不掉……』

他正做着個沒奈何樣子，瞟了瞟周老師——那傢伙可沒聽見似地看着門外。他有點後悔了：說給三年級級任趙老師聽，趙老師會睜大眼睛羨慕着，對面這傢伙却一直自以爲了不起，不在乎什麼督學不督學的。于是記起昨天黃督學那個又像發脾氣，又像挖苦的樣子：

『陶先生當眞這大架子！』一把抓着自己膀子。

他覺得膀子一痳，似乎黃督學的手還抓着沒放。他下意識地用左手摸摸，床鋪冷笑地叫了聲。他心裏像害了一顆瘡：

『早知道辭不掉該不辭的，』他對周老師斜了一眼。又想：『這個傢伙眞无聊，老坐在這裏做什麼呀！』

他越是看着對方，越是覺得生氣：這傢伙從頭到脚都是無聊的！——頭髮梳得溜光，手裏總夾着本教科書，一天到晚挽到這裏，走到那裏的。現在還裝着個俏皮樣子，歪着頭，張大了眼睛，用不高明的國語說：

『幸虧我沒當校長，不然我大學還考不成哩！』身體一面顚呀顚的，桌子就埋怨地直響着。

陶校長感到胸脯裏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漲着。他想着實反攻一下，就學着周老師剛才樣子，張着眼睛說：

『幸虧我沒有要考大學，不然我……』他嘿嘿嘿地笑斷了話。一下子又記起昨天兩點鐘散局時候，不光是把本來贏的錢輸完，連預備還邱武備的十幾塊都輸得只剩回學校的車錢。于是又拉長了臉：

『你有什麼辦法！他替老子做生日，你能不去！替爹做生日，替媽做生日，兒子滿月了，女兒抓週了，弟弟妹妹又訂婚了，話知道你眞的假的！反正有禮收，有頭兒抽嘛！』

周老師大聲打起哈哈來，臉對右邊一轉，好像有什麼東西不值得他看似的：

『反正是教育界敗類！所以我本來想考理科現在打算考教育了——回家辦中學去。……』

陶校長煩燥地想：

『又來這一套，又來這一套！……無聊極了，老對人說着一樣的話！』

可是忽然——坐着的那個拍了下大腿：

『我問你：什麼叫「九點圓」？』

陶象華冷冷地看對方一眼：

『哪個知道你物理上東西！』

那個大聲叫了起來：

『物理？哈！幾何上的——經過三角形的……』

躺着的這位不耐煩地看着牆上那一塊黃黃黑黑的霉印：那上面已經長了一點點的綠色，白色的細毛了。

不知道因爲別人不理他，還是怪別人不懂幾何，周老師把手裏的書往膀子下一挾，跳下桌子，預備走了，可是又回過頭來：

『哼，還不起來開會，督學來了又有好看的！』——『督學』兩字說得特別重，似乎是引用別人的話。

陶象華吃一驚，心裏又煩又恨，報復似的：

『督學來你大概也沒有什麼好處吧。』

『反正我不是校長，大概沒有多大關係，我又沒有權力下命令打不打鈴的。』周老師做了個鬼臉就跑了。

一經別人提到督學，陶象華心裏更不順序起來。

『呸！』他使勁一轉頭。『全仗着祖宗幾個造孽錢，一天到晚儘吹！』

可是這還是不能把心裏那塊似乎缺了的地方補起來。

『唉，這些督學眞難侍候！』

發狠地坐了起來，床經不起地叫着。全身像凍成了一層冰殼，他打個寒噤，又鑽進被窩裏。

眞奇怪，偏偏揀這麼個大冷天開學！

他打了呵欠，轉轉頭 ，叫眼淚在被窩頭上擦掉。接着狠狠地嘆了口氣。

被窩上那股霉味不知道還是沒洗乾淨的便宜肥皂氣味——直刺到了他鼻孔裏。他莫明其妙地聯想到陸長炳的瘤痢頭，于是他感到被窩裏有很多短毛刺着他，他翻了個身。

『嗨，義務小學教員什麼病都會被傳染的。……』

一陣風吹來，夾着周老師罵人的聲音。他皺皺眉，把頭往被窩裏一縮。

『又來了，』——他似乎看見周老師拉着個小鬼的耳朶，大聲罵着，受罰的孩子就哭哭啼啼的，四週圍了好多又害怕又想看熱鬧的小鬼，『要打乾乾脆脆打一頓，哇啦哇啦叫得神鬼不安！』

他閉着眼睛，迷迷糊糊的覺得被很多東西壓着擠着。這又是那些本子！——在他面前堆得尺來高，一堆堆的。他糊里糊塗的圈着，改着。本子上那些歪頭歪腦的字向他做着鬼臉。從頭到尾盡是一塊塊的黑圓斑，那是被蘸了吐沫的指頭擦成的，有的簡直被擦成個圓洞，底下一頁的黑斑閃跳似的露出臉來。他使勁霎着眼睛，想要看清楚些，一面發着氣，恨不得立刻把那些作者的頭齊頸子咬下來……

忽然那邊一張怕貓屎臭似的臉又在對面鑽了出來：

『唔，……這個，錯字太多！』

他吃一驚，感到這是做夢，于是竭力往夢外掙。——外面 Tita tita 的，一聽就知道是邱武儒拖着鞋子走路。他清醒了，頭伸出被窩，睁開眼睛，那個校役已經走到他床跟前了。

陶校長想到夢境，又生氣，又生怕別人看出自己虛驚的神氣。他把臉轉向裏：

『幾點鐘了？』

『十點多點。……外面有人找你。』

校長像被床舖彈起了似的，坐了起來：

『什麼！……把那邊衣服拿給我，快！椅子搬過去就不搬回來——弄得這麼遲！來的哪一位？……快點哪！』

那個被他着急的樣子嚇得反而停住了脚步，對他張了半天嘴，才說出來：

『米店裏的，他說他老板……』

他咬了咬牙，橫了邱武備一眼：

『沖水去！』

放下了心，但立刻又被別的事情麻煩着：米賬，煤賬，這學期立刻要的紙張費——店家在月底結賬，教育局偏要在八九號發錢，……可是還有邱武備工錢呢？……他覺得有很多東西在心裏鑽着，又像是有很多繩子往各處拉着。加之記起剛才校役面前露着那麼個狼狽形，就更生氣：

『怎麼進進出出老不關門，弄砰呀砰的！』他從校役手裏接過衣服來。

邱武備走過去睜起滿佈着紅絲的眼睛看着門的開闢，用手轉得吱呀吱呀地叫着。輕輕把門關上，用力按着，然後乘他不防備似的猛地一鬆手……風却警覺地把他吹開了。

他發狠地點一點頭：

『嗨，再也關不上！』又轉回頭來，『我跟米店的講你有事了？』

『這個混蛋！』床上的人狠狠地盯着往外面走的人的背影。懶懶地穿衣服，床像存心逗人似地搖着響着。

邱武備送臉水來了，站在靠門口的桌子跟前，桌上臉盆漱口杯被弄得丁丁噹噹的。

『輕點不行麼！』校長走過來拿牙刷蘸了牙粉。看見那校役站着老不走開，想到這傢伙一定是想討工錢了。他臉紅了紅，忽然覺得腦門有股氣膨脹着，總要設方法發出來。他看看門，看看椅子，去搜尋似地把視線掃開去。眼睛一溜到桌子上，他大叫起來。

『看，冲的什麼水！盡是黃泥，能漱口嗎！』

那個歪着頭瞧瞧那杯水，又沒找到別人出氣來由似地看着他。

『小心點！』校長叫着，簡直要跳起脚來。『留神你頭髮上灰掉到臉盆裏！』

一想起收了一寒假沒有動用的十六塊，送壽禮的送壽禮了，輸的輸了，腦門就更發漲。心口似乎一陣收縮，又心痛，又氣憤，看看別人——總像是副討債的臉色。忽然他希望別人開口——一開口就給個釘子碰碰。可是邱武備只是看着他老不放開嘴的牙刷，猜出別人心思似的狡猾地霎着眼睛。

他隱隱感到失望，氣憤憤地拿起牙刷在嘴裏使勁刷了兩下，牙花感到有點麻辣辣的痛，抽出一看：粉紅色，一個個小泡沫在破碎着，似乎還聽到『泊，泊』的聲音。他用力把牙刷一摔，憤憤地叫：

『混蛋！』

那個迷惑地看看校長，看看桌上，彷彿想猜出別人在罵牙刷還是牙粉

校長忽然有所心得似的：

『老站在這裏，沒事做麼！』

邱武備像是被人罵老了，人家罵老了，人家罵他時只是好奇似地看着

別的臉。——

『我是要問你可要搖鈴開會。』

『開會?』陶象華身上發一陣冷。他想起以後每個星期一都要站在黨國旗，總理遺像下面，對着那些黑煤球似的小鬼頭叫——

『所以……所以……小朋友們……所以小朋友們……一定要……』

他把嘴裏水噴掉：

『搖什麼鈴：打鐘放掉！……吵死了！』

校役發怔似地看看這位像要找人吵架似的校長，自己走了出去。

放掉麼?校長心跳了跳。督學一來呢?——『唔——這個……』

『喂，停停再打鐘，鈴也不用搖！』

邱武備回過頭來，用像要發問的臉對着他，立刻又像對別人什麼秘密心思有所領悟地點點頭。……門又怎樣一來——砰！

他洗完臉倒了杯開水坐在桌子跟前，眼睛瞟到書架上。他把鏡子拿下來照着：臉色有點發青，眼球滿佈着紅絲，跟邱武備的一樣。他又吃驚又覺得受了侮辱。

『唔，是睡眠不足。』他對自己解釋着。

突然後面有個嗓子：

『很漂亮吧，哈哈哈！』——又是周老師。

他竭力叫臉色不變，用左手食指挖着下巴上的一塊肉，回了回頭。

『生了個東西，』他說。可是他覺得臉上有點發燒。

周老師沒有看到別人的這些。他往床上一坐，用食指敲敲手裏那本破亮書，用着埋怨口氣：

『唉，現在還要讀這倒頭課本！……假如的話，我大學倒已經念了一學期了……』

『哼，又要開始背那套了……』校長肚子裏罵。

那個可還擺出付了不起神氣，祇顧往下說着：

『你看，我白耽誤一年——就是因爲家鄉沒有高中，只有師範科。裏又不放心出去念高中，不然……唉，當小學教員眞沒有一點出息！』

這傢伙明明對面挖苦人！陶象華像被別人揭破瘡疤——全身皮膚一緊，出了陣冷汗。臉紅着：

『小學教員不是人當的麼?』

『人當的，人當的，』那個用鼻孔哼了聲，『你看看三年級趙駝子！』

陶象華心頭一緊，像有鹽滷還是酸醬醃着。趙駝子，唉！——十八九歲起，教私塾教小學教了二十幾年，據他自己說他的學生有的已經做了縣長，他自己……

將來他陶象華會比趙駝子好些麼?

趙駝子那個咳得比平常更駝，額上露起青筋的樣子——在他眼前做着個乞憐形相。

周老師恐嚇別人似地點點頭：

『人當的！他的學生倒做了官了——他總不會吹牛吧！他呢，一串子四五個癆病鬼兒子，千把度近視眼，還有——趙駝子的「駝子」！』周老師得意地重覆自己的俏皮話，『趙駝子的「駝子」，趙駝子的「駝子」……

……』

陶象華太陽穴一陣陣的痛，彷彿被『駝子』『駝子』敲着。他將來比趙駝子多些什麼發展？他就像趙駝子那麼沒有出息！……

那個似乎看見別人心上有着疙瘩他就够舒服了，夾着書，帶着很滿足的神氣往外走。

當校長的回頭把那個出門去的背影下死勁盯了一眼。他像被那傢伙剝奪了一切前途希望似的，在肚子裏罵：

『家裏有錢給進大學又怎樣呢，考得取考不取還不知道呢！』突然想到自己是被人叫做『師範花子』的，他似乎有點羞愧，立刻又被氣憤掩蓋了，『這種人念書也念不出什麼來！』

看見書架下的鋼板，他這才記起徽章費的收據該印了。今天下午到明天大概能够收齊，那他不妨暫時借用一下。

他喝了兩口開水，把東西搬上桌子，覺得心裏平靜點了。於是他擺出一付辦正經事的派頭坐下去，上身向桌上一伏。桌子怪叫了聲，往他這面一斜——一杯裏水跳出來洒到了臘紙上。

『這桌子；』他用袖子輕輕擦掉臘紙上的水，茶杯給放上書架。把桌子推遠點，拉近點。牠可反抗似地亂叫着，總沒有安安穩穩站好。

一陣風把門吹開，臘紙下了地，門又玩笑地『砰！』的一聲關上。陶象華呼了口氣，揀起臘紙來壓在鋼板下。眼睛四面搜索着想找個東西墊墊桌脚，他想抽屜裏大概有。一拉開——嘎！前面那塊板跟着靶子脫了下來，拿在手裏重甸甸的。他楞了一下，使勁往地下一摔。

『這教育局發的什麼東西！』他壓着嗓子叫。接着又替自己抱不平的想：『說起來——上學期的東西給短期小學，義務小學發新的呢……哼，新的比舊的更不能用。壞了呢，校長包！』

不過徽章費倒是馬上可以到手的。他小聲兒噓一口氣，把椅子拖一下，輕輕抹抹臘紙，寫着：

『今收到……』

筆頭畫上去滑溜溜的。他不放心地把臘紙對窗子照照：只有個乳白色的印子。看看鋼板——光得很，像泡過的；除了靠邊上地方還毛毛的。

『沒有一樣好東西！沒有一樣好東西！』

他使勁把筆一摔。立刻可又拿起來，用摸自己傷口的神氣摸摸筆尖子，輕輕把牠放在鋼板上。身體往椅子上一倚，膝蓋撐在桌邊上，呼呼的從鼻孔裏出着氣。

錢收到，還是先還掉米賬好叫米呢，還是先在順興園叫飯吃？——他

們也不肯再掛賬了。……粉筆跟紙張還沒有買來。……家裏也該寄錢了。

隨手把書架上前天家裏寄來的信拿下來，看見一弟寫的那歪歪倒倒的字，他又嫌煩的一摔——反正是要錢，看什麼呢！

『眞是前輩子欠了他們的債！』

他打了個呵欠，眼皮有點黏上了。喉嚨裏癢癢的，『呃哼！』他要起身去吐痰，腦前現着辦公室裏趙老師棹邊地下綠一塊，黃一塊夾着紅絲的痰，他吃一驚，不自覺地『咕！』喉嚨口那塊東西滑下了食道。

忽然後面悉悉率率的聲音，他想看看，可是懶得回頭。

『陶老師！』——背後一個發抖的聲音。

又是告狀！

他把脚落下地，猛地尸頭：

『什麼事！』

兩個大概是二年級小鬼——被他嚇得退了一步。走在前面的一個拿了一根木條跟一塊方方的木板。那個拖了個三根木條做成的馬蹄形的東西跟在後面，眼淚巴巴的。

拿木板的那個遲疑地看看老師，回頭看看那傷着心的同學：

『稟老師：高先達把我位子抽屜弄壞了。……等下周老師要以爲是我弄的了。』

『我沒有，』那個拿空着的手抹抹眼睛，沿着眼睛畫上了一個黑泥圈。『不是我弄壞的，我想關關看看的……牠就散了。』

『都是混蛋！』陶校長一跳起來，從前面那個手裏奪過木條來就往他頭上敲。他看着快敲近別人頭上的板子，怔了一下，這樣怕會打出麻煩來。他把板子歪了歪——『骨拓！』拍到了別人肩膀上。他像沒聽見看見兩個小動物的叫喊跟掙扎。似乎不是他自己運動這板子，而是什麼地方有一股氣作用着牠——在兩個小鬼身上替換的，接二連三的敲。

『都是混蛋！都是混蛋！……跪到那裏去！……』

他用力把板子往門外一摔，看着兩個小鬼走到門邊跪下去。

他長長吐口氣。坐好了，把臘紙對窗子照照，又放在鋼板邊，回頭看了看兩個抽咽着的學生，專心一志地在『今收到』上使大勁描了起來。

月夜

方殷

𩗗風捲去了黃昏的霞朵，整個原野又漸漸地陷到夜海里去了。幾顆疎落的星斗在蔚藍的天空里閃耀，光綫微弱得象幾隻田野間的螢火虫。海岸邊這時傳來了一片淒麗而嘹亮的歌聲，在澹淡的星光下，浮出了三五個一羣的漁夫們的影。

漁船一艘一艘的在海岸邊停泊着，象給鐵鍊串鎖着那樣密密地結成了一個連環。高聳的桅杆直揷入天宇，緊接着蒼茫的星空。海浪低聲地舐着岸邊的小草，沙鷗似乎也伏進蘆葦叢中打睏了。

歌聲漸漸地向村莊里移近了。——那里是一片濃密的樹林圍抱着的漁伙，高大的樹身把村莊里的屋宇通通遮蔽了。遠遠望去，只有四周的砲樓角還可以隱約地看得見。村莊的后面是一座小山崗，隔了一個山坳，向左邊去就是一座險峻的匪窠鶴嘴山了。

漁夫們背着一個竹簍，喝呀喝的走近了村莊里來。青蛙也在路旁的草堆里閣閣地叻與。從海那邊輕輕地拂來了一陣帶着海水腥味的風，把樹叶刮得嗦嗦地響。在這一羣漁人之間，居然也有人被這一口風吹得打起冷戰來。「吃支！——」「吃支！——」的打着噴嚏。

「媽的，這[illegible]風——」話還沒說完，接着又是一陣海風襲擊過來了。

大家頓時把歌聲收束了起來。有人走近路旁的大樹那邊去，避着風勢來燃着了一口旱烟。

「老郭，還有熟烟沒有？借口把來讓你老子抽抽。」一個高大的影子湊迎老郭那邊去，手上握了一個旱烟斗。

走在前面的回轉了頭來，一個青年個子似乎是在打俏，又似乎是罵「猪玀，顧抽烟，明兒王地統增加了烟苗稅，烟價漲了起來，看你們還抽個鳥？連飯和魚骨片也沒得你吃！」

但是沒有誰去理睬他，也許是沒人留意到他在說什麼話。驟然給一陣靜默的空氣乘機竄進了來。幾個人的腳步聲在這時突的鑽進人們的耳朵里去了，聲音是沉重而且淸晰的；但是不久之后，這腳步聲却又被一陣樹叶的呼嘯所掩沒了。

老郭抽過了兩口旱烟，精神頓時興旺起來，張開大咀巴又唱着一些蹩腳的時調，聲音沙啞得象宰猪似的。高個子老岑似乎也耐不住這長久的靜默，咿咿唔唔的唱起一些京曲來了。前面走着的幾個人，聽見后面有人哼着小曲，大家象是故意打斷了他們的吭唱，昂然地以洪亮的嗓子合唱出一支熟習的漁歌來，跟着，后頭的幾個人也就合着在一道唱了，這一片歌聲

掩蓋了一切的風聲，田野的虫聲，以及海濤的呼聲。……

歌聲由昂揚而低沉，漸漸地好象有些散亂了，在歌聲中雜着一些嘻鬧的笑聲，人影與路面上的樹影交織成一個美麗的網。

鶴咀山那邊終於有一線白色的光放射了出來，輪盤似的月亮從山背后伸出頭了。路慢慢彎曲下去，轉了個彎，那兒是一些不大不小的田畝，田畝的一角是接連着村邊的。有一個人從田隴下邊突的伸出個頭來，把走在前頭的老章嚇了一跳！

「誰？——」

大家回過頭來愕然地相覷了一下。

「媽的，有鬼用？怕鳥！」老岑從后邊跑了過來，昂然地就走到老章的前面去。田隴間的人似乎沒察覺后面有人走近了來，只顧埋頭在田徑間搜着一些什麼。

老岑快步地走了過去，一把揪住那人的臂膀：「成三，你在這兒幹什嗎？……你這臭忘八，險些把咱老章的魂魄也嚇走了，我眞的以爲有什麼鬼在這兒攔路討冥錢。老子明兒得給你燒香！」

成三回轉臉來對老岑望望，似乎帶着些怨氣的樣子：「媽媽的，好一隻大青蛙，給你一嚷嗦就跑丟了，你還猪，還鬧什格玩笑？今天晚飯還沒吃哩！……」

「哈哈，老弟，」老岑把成三的臂膀捏了一把，「你老子難道又吃了晚飯麼？剛剛才收手哪。好兄弟，老子們在海上晒了一整天了，誰象你在田邊釣青蛙那末來得寫意？……好，老子今晚留下一條魚跟你晚上宵夜，喝喝酒，怎麼着？」

成三笑了笑，沒回答，老岑提了腿子，又打算走了。

風呼呼地吹來，人影在田隴間一上一下的躍動。月亮慢慢地往上爬，村莊里的四個砲樓角漸漸在月色之下顯得清晰了些。一走近了村邊，人們的步子就格外走得起勁。

「拍——啦！——」是鎗聲，急疾而響亮的。

「拍——啦！——」，走着的人們這一回眞的給牠駭住了。

成三從后面失魂地走來，連釣竿和竹簍都丟在田塍間了。氣息在喘急着，悼悼地張開了嗓子問：

「那里響鎗的？哪——哪里……」

老張駭得脚也發軟了。大家靜了片刻，好像沒有主意，老岑催着大家加緊脚步朝村里走。只留陸青落在后面朝四周溜着。

「老郭！山坳那邊象是有個影子。」陸青用手扯着走在前幾步的老郭的衣袖。

老郭掉轉了頭，朝鶴咀山那邊望去，那邊果然有一個糢糊人影，漸漸地似乎又多了一個；陸青于是確定鎗聲是從那兒傳來的了，立刻就喝住了大家：

「不怕，不怕！鎗聲離這兒遠呢，山坳那邊響的哪！」

眞的，大家給這麼一喝，心神果然鎮定了許多。老章抖着咀巴說：「一，——一……一定又是打單嚟！」

行盡了田塍，踏上一條廣闊的泥路上去，就平坦得多了。穿過一列樹林，那兒有兩個團丁在鵠立着，朝南的閘門虛虛的掩着半邊。

「老鄉，剛才槍響哪，聽到嗎？」老岑向兩個團丁招呼一下，意思似乎

是要他們提防鷄咀山那邊來的匪。

「剛才我們才派隊登砲樓呢，槍聲離得遠，想來是不妨事的。」

進了閙，大家就舒了一口氣。老章給陸青拉了一把：「失魂鬼，魂魄沒給嚇走了嗎？」

大家望着老章笑笑。他好象不在意的樣子：「總是小心兒好，一家子的生活都靠在老子身上哪。」之后，又喘了一口氣：「什麼嚇走不嚇走，槍響也好不驚？……」

老岑忙着要找成三，看看他好象不在后頭，就提高嗓子叫了一聲：「成三！——」

成三在遠遠的巷角里答了一聲腔。老岑立刻趕到前邊來，一邊走一邊喝着：「幹嗎走得那麼快，有鬼追趕你的魂魄走？……今晚宵夜你忘記了麼？有肥大的青蛙就好順手帶兩三隻來，好得送酒嚼。」

「什麼？青去里蛙田？到找好啦，老子連釣竿也丟了！」

后面的人似乎沒理會到老岑和成三，漸漸地散開，各自回家去了。月亮已經爬上了砲樓角，輕薄的雲塊在天空里團團地飄動，村莊里這時已經異常靜默了，但不時仍有一兩聲的狗吠。家家戶戶都閉上了門，街頭和巷里的脚步聲，顯得非常沉重而單調。

老岑和成三分了手，成三就轉到另一條巷子里去，但是當他的影子快要隱隱地潛滅了時，老岑卻又在後頭喝了一聲：「老弟，你好快點趕來，不要讓老子久候了」！成三只是「唔——」地答應着可沒回轉頭去看他。漸漸地，他倆之間的脚步聲也就距離得遠起來。

摸摸索索地走到了一家矮小的屋子的門前，成三停住了，用手推推着門板，里面靜寂地沒有一些兒的應聲，他於是用粗大的鑰匙開了進去。里面是一片無底的黑暗，他繞着右邊的墻根走，「乒——」的一聲，是碰倒一隻洋磁面盆，他沒理會，逕自走到祖宗神位前把油燈燃着了。

他好象沒有什麼主意似的，把桌子上的東西收拾了一下，又轉身到廚房里去，鍋子是冰冷的，他順手揭開鍋蓋，鍋子里還盛着半碗今天剩下來的舊飯，於是他隨手拿來塞下肚子里去。

他在屋子裏胡混了一會，就反手把大門關上了，預備轉到老岑那邊去，那知剛出巷口就碰到了老岑，步子走得很急促，面色也很有些惚惶。

成三一把拉住了他！「什麼事？老岑。」

「媽的，老子正打算找你」！他歇了歇拖着成三回到他原來的路上去，意思好象待回到家裏再說。可是不一下子他卻又開口了：「你的哥哥還沒回來嗎？」

成三心裏一悟，面色就立時變了，口氣也喘息起來：「難道剛才在路上出了岔」？

「完了……！不是他還有誰？」老岑極力把聲音低沉下去：「剛才我轉入巷子時聽到有人在那裏竊竊私語，我慢慢的把脚步放輕下來，……你說那人是誰？……媽的，正是跟販烟苗的作對頭的流氓，那個王地統的馬弁覃狗那高個子！……我只聽到他們說『響了兩槍，』其餘的就什麼都聽不見

。成三，你想是不是你哥哥這回給他因抗烟苗捐的事私下結果了？我們老早就得了風聲，你忘了麼？那天挺好月色的一個晚上，我不是曾經跟你在渡頭上說過的？……」

成三愕了一會，面色變得更難看，他幾乎想哭，但是可沒有流出淚水來。默默地兩個人終于在巷口又站住了。

「怎麼辦？天色又是晚了，要是白天還好些哪！……好趕到山坳那邊去麼？路眞不好走！……」

成三年紀輕，越急越是沒辦法。老岑還繼續地說：王地統他們預計暗算的還不止是老成一個人，……也許今天出事的不是他也說不定，只是奇怪的就是老成每天回來決不會這麼晚的，而今天爲什麼卻老是不見他回來，……而且，那個人的口氣也好象指老成說的，莫非？……最後，他又懷疑到是行刼，安慰了成三一頓：「且到明天再打算吧，橫直什麼事都是命中註定的。……」

驟然，遠遠的好象有脚步聲，把他們倆驚覺了，老岑拉拉成三的手：

「還是到我家裏去吃過夜飯再說！」

脚步漸漸移近了來，是三個人，一轉向橫街就閃過了；老岑眼快，認得正是覃狗他們。

兩個人正要朝街外走，成三猛的好象記起了一些什麼：「你先回去，我且去看看嫂嫂再來」。于是他就轉向王地統那邊去。

他拍拍那扇象鐵板一樣厚而且冷硬的大門，狗在里面吠着。門里有人問，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你找誰？」

「成大嫂，幫工的成大嫂哪，我，我是成三！」

里面似乎沒答應，狗吠聲又把他的聲音吞噬。他再拍門，里面仍然是沒有回聲。過了一刻，才聽到沉重的脚步聲從里面走出來了，接着是粗啞的聲音問：「你到底是找誰的？這麼晚」！

經過了好些沉悶的問話之后，門才打開了，里面閃出一個粗大的男人的黑影。他跟着這個男人進去，門隨着又閉上了。

在大廳里，他被安排站住了。里面傳出來一片女人的騷笑，他似乎覺得這聲音很熟，而且非常刺耳的；是男人的聲音了，混合着一些褻瀆調笑。但不一會，聲音就靜止下來，男人的聲音在怒喝着！「誰？三更半夜還找她幹鳥？你說她睏了好啦，有事白天才好來！」……

喝罵聲一止，里面又繼着是一片淫樂的嬉鬧，成三漸漸地覺得耳朵有點發熱起來，臉上是醜憤憤的一種怒態。慢慢地，剛才那個男人的沉重的脚步聲就移近廳前了。他好象老早在腦子里安排好了似的，不等那個男人的回話就一直奔向大門外邊去。

街上一樣是冷寂的，晚風把衣角拂拂地吹着，月亮已經竄上半空了。孤獨的影子陪伴着啾啾的虫聲，在冷落的巷子里消失下去。

第二天，老岑和成三一清早就在山坳間出現了，太陽還沒起來，草叢中橫陳着一個滿是血跡的屍體，成三帶着淚跡的臉在抽咽着，老岑却緊緊地執着一條遺落在草地上的布質的臂章，上面縫着三個白布的字：「烟苗局」。

在城市裡（九）

張天翼

第六章

十一點才敲過，那位丁壽松就到他自家人家裏來了。溜嫂子一瞧見唐，老遠地對他招手。她嬌弱地斜靠着門框，把新貼上兩片頭痛膏藥的腦袋往右邊歪着。臉上堆着笑，上唇翹呀翹的，彷彿她挤要包住那排發亮的烏光牙齒——可又包不住。

『啊唷噯我的大爺！』她埋怨地斜了他一眼『怎幹到這時候才來的嘎！』

於是她把他拖到沒有人的客廳裏，貼着他耳朶談了好一會。

丁壽松拍拍他那凹進去的胸脯：

『好，包在我身上！』

他似乎怕別人看他太慷慨——反倒叫人疑心他靠不住，他就詳詳細細說了一番理由。

『我看不過，我！』他奮激得連左眼都瞪了起來。『我不能望着我家姑奶奶吃人家的虧！嗯，眞是的！家裏人不帮哪個帮！——家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唐老二這一個混蛋！說起來：哦，孝子呢，又是待嫂嫂像娘一個樣子呢。其實啊——混蛋嘛！……』

這裏他第二次拍胸脯。

他全身有泡在溜水裏的感覺。這件事叫他來幹，那可眞——嗯，奇怪，她們好像老早就知道他有這一手本領似的。

『這個眞是！嗯，這麼點個小事，』他擺了擺腦袋對自己說。他覺得溜嫂子實在不必小題大做，談得那麼——又認眞，又小心，竟彷彿在計議打天下坐江山的大計策。

右手摸摸扁平的後腦，又拿來抹了抹嘴。他決計把自己那套看家本事拿出一點兒來——祇要一點兒。他在家鄉什麼事都打聽得很明白。他動不動就小聲兒對別人說：

『呃，你曉得雷八嫂家那個閹雞是哪個偷的？……』

看見別人張大嘴巴等他往下說，他可又賣起關子來，祇微笑着霎霎眼睛，肩膀聳了一下。

鄉下有什麼蹩扭他總頭一個知道：連貓子在羅漢谷遭到了攔路神，收來的二十來塊錢給搶光了。還有趙家跟他們親家打了一架，趙瘸子竟氣得要把新定的媳婦退聘。至於那幾位區董呢——

『這點個小事他們管不着：他們曉都不曉得。』

於是那些鬧糾紛的人家請他松大叔去評評理：這位姓丁的在安徽一個

縣衙門做過官，跟老爺們向來有來往的。丁壽松這就挾着把雨傘走到他們家裏去，費點兒唇舌，拿別人五百文折轎錢。

『唵，就這個樣子好了，』他對他的當事人莊嚴着臉色。『我曉得，我曉得。明兒個我去找莫九爺——把這個話告訴他。我的話他倒肯聽的。』

那些人放心地透過一口氣來。松大叔跟莫九爺原是老交情：他在衙門裏當承發吏的時候——莫九爺正在那里當科長。他常常談起莫九爺的做人：他認爲有錢有勢，又那麼有好心的，世界上祇有這麼一個。

可是他好像還嫌不够，還老是打莫家的長工那里打聽那位大脚色的日常生活。隨後又到靠河那些店家裏坐一會，跟別人小聲兒計議一些什麼交換一些什麼。

他想：一個人祇要把情形弄明白了——什麼事就都不難對付。

『這回祇要把唐家的打聽好了……』他嘴角抽動了兩下，很舒服的樣子閉着左眼——給他將來的日子描下一個模糊輪廓。他感到他會歇在一所大屋子裏辦公事，比縣衙門講究到不能比的大屋子。可是他想像不起他怎樣拿着筆桿去弄那些公文：那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裏的玩意，可是他一走進了那裏——就有鬼神差使那麼讓他幹得停停當當的。

這天他在丁家顯得更加自然，更加活潑。他跑到這裏跑到那裏，看見人就扯談幾句，對什麼小東西也都表示很驚奇的樣子。

『怎麼，煎鯽魚也要放薑米啊？……唉，這個是怎麼攪的——這棵槐樹還不開花！……』

什麼事都引得起他的興味，連高升的自言自語——他都覺得好玩。他知道別人嘟噥着的跟他不相干：這公館裏誰不敢看不起他這個姓丁的。並且——姑奶奶有大事託付他他才來的。

接着一連三天，他不斷地來這公館裏跟他們親近親近。溫嫂子一問起他打聽得怎樣，他就滿不在乎笑着：

『唉，你這位嫂子！——茅厠還沒造好就要挑大糞肥田！』

他看見溫嫂子盯定了他，有種信他不過的神色，他臉上畫成弧線的皺紋就漸漸拉直起來。他嚥下一口唾涎，看看四面，於是小聲兒告訴她：他要等唐老二回來了再着手。

『那天丁唐老二就跟我談過。他啊——哼，如今對我們丁家的人才客氣哩。……他倒相信我。他說他錢不够用。他說——他說「我有好多少事情要拜託你帮忙」。拜託我帮忙，嗯，好極了！——找鬼看病。……』

然而兩天之後——他一聽說唐老二就要回來了，他忽然感到有個冰冷的重東西壓到了他身上。

他知道他那位親戚在省城裏歇不久。起先他一直望着別人早點到家，讓他早點把這件事辦好。到底還要多少日子呢，十天還是一個禮拜？……可是他莫明其妙的感到心頭一陣緊，好像想到了什麼禍事似的。他祇是去模里模糊想像一些好情形，似乎他祇要在唐老二書房裏坐那麼一兩分鐘，大老爺審案子那問幾句，他馬上就可以趕到丁家去報告的。這里他還打了個切實點的主意：這回要到丁家去，那他得叫一輛黃包車——快得多。

由於他沒看見唐老二在他面前，祇是轉些不落邊際的念頭叫自己這麼快活，這麼輕鬆，於是他說的唐老二那些拜託他帮忙的話——他自己就也彷彿覺得眞有這麼回事了。

現在——他可不得不想得實際些。他兩手叉着托着後腦，横躺在老陳

床上。眼睛對着天花板，那上面有幾個小黑點——似乎在那里爬行着，又似乎一點也沒移動。

『怎麼攪的呢？』他皺了皺眉。連自已都不知道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唐老二那張臉子浮到了他眼面前：看不起人似地掛下了下巴，面部就顯得更加長，簡直像一匹馬。兩隻小眼睛隔得遠遠的，各自在牠的位子上閃着亮——要瞧穿他的心事那麼盯着他。

怎麼，這麼一位脚色——叫他丁壽松直接去跟他打交道麼？

他困難地爬起來，好像他的腦袋很重似的。他走到廚房裏：雖然他明白從桂九那里聽不到什麼，可是他還是跟那個廚子談到二少爺。有個人跟他有商有量地說幾句話——他總覺得放心些，不管對手是誰，也不管說些什麼。他用種很不在乎的神氣開了口，表示他祇是來談着散散心的：

『二少爺要家來了哩。』

『嗯，』桂九兩手使勁在圍裙布上擦着，擦得發了紅。『怕是十老爺找他有什麼事。』

『怎麼呢？』丁壽松眼睛裏閃起光來。

『我不曉得。我祇看見十老爺來過兩趟，跟大太太談了一陣子。昨兒個發了封快信給二少爺——寄到黃包車公司裏的。』

一提到十老爺，丁壽松就失悔地想到——他這回竟沒去看看唐家這位叔太爺。唉，眞是的。有許多熟人他都沒去拜訪他們：他這幾天着實過得太忙；太沒有工夫了。

彷彿爲了要補過，他帶着十分牽掛的樣子問起十老爺：據他猜來——他老人家恐怕已經老了許多，唉。他還記得他三四年前到十老爺公館裏去的時候，他老人家正在跟十太太吵嘴，發着脾氣。要不是二少爺在旁邊勸住了他，他怕會暴躁得吐血。於是說話的人又嘆一口氣，搖了搖頭。一下子他又把聲音放得很低——換了一個題目，擺着一付很熱心的臉嘴：

『呃，這回二少爺到省城裏去——一定是爲他那個黃包車公司的事。』

『我不曉得，』那個不在意地答。

丁壽松把對方瞧了會兒，忽然他心裏釘上了一個什麼東西，叫他着急起來。他給攪得有點煩躁，就拿一肚子脾氣發到了桂九身上：

『哼，他不過是廚子呀！——什麼東西！……』

晚上他靜靜想着各種門路。他覺得他一輩子沒碰到過這麼煩難的事，可是這個對他又這麼重要，這麼吃緊，他將來的日子就在這里卜着卦——好呀歹的就在這一下子決定。

結果倒是滿意的。嗨，二少爺大少奶奶都不在家，小侯就成天在小營喝茶聽說書，因爲見不着面，他丁壽松就竟沒想到打這車夫身上找線眼了。

自從唐啓昆一到了家，小侯可更加見不着，一天到晚拉着二少爺在外面奔。丁壽松這就成了一艘陷在沙泥裏的破船，誰也不理會牠，讓牠歇在那裏爛掉。他老實想到他自家人那裏去走動走動，不過——唉，那位溜嫂子眞是！她總是性急巴巴的要催他！另外一些熟人家裏呢——慢着罷。他覺得有些要緊事情巴在他身上，這幾天他簡直跑不開。

那位十老爺又來過兩趟。他老人家臉上那些皺紋深了些，就是心平氣和的時候，也看見他眉心中間的幾根條紋。雖然他年紀比他的二姪少爺還小兩歲，可是他顯得老些。一到了二少爺書房裏——照例一來一回地踱着，反着兩隻手，肩膀聳起點兒彷彿他使着全身的力氣在跨着步子。

隨後房門就訇的一聲關上，叔姪倆在裏面談起話來。

『嗯，有了苗頭，』丁壽松想。

他輕輕地往書房那裏走去，可是在院子裏打了頓：五二子正在廳子上——拿耳朵貼着板壁在偷聽着：她一瞧見有人，於是裝着沒那回事似的用手指在板壁上畫呀畫的，一面把雪亮的眼睛瞥了他幾下。

『孫小姐一個人在這塊玩啊？』他吃力地笑了笑，用很忙的步法穿過這廳子到廚房裏去。他感得到後面那雙圓溜溜的黑眼珠子還釘着他，脊背上彷彿流着一道異樣溫度的水——說不清到底是熱的還是冷的。

（未完）